

龍虎鬥三湘

鄭證因著



鄭證因著

長篇武
俠小說

龍虎鬥三湘

上集

萬有書局印行

國民三十八年十月重慶初版

龍虎鬥三湘

每冊銀圓定價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鄭證因

出版者：上海正氣書局

印行者：萬有書局

發行所：重慶民生路一〇九號
萬有書局

(支店)民權路西大公司內

分發行：

成都祠堂街 光明書局
西安南院門 大中國書局
昆明光華街 昆華書局
貴陽中華路 羣智書店

武俠長篇小說

龍虎鬥三湘

上集目錄

第一章 奉師命瀟湘訪舊友

第二章 試義僕竹林困苗成

第三章 驚厄耗羅刹女備戰

第四章 天南盜尋仇綠雲村

第五章 護金鷺避禍洞庭湖

武俠長
篇小說

龍虎鬥三湘

鄭證因著
吳蘊心校

第一章 奉師命瀟湘訪舊友

湖南省湘江流域，是最富饒之區，湘江，是合瀟湘、澧湘、蒸湘、而得名，稱爲三湘。瀟湘在衡陽道境內，這一帶最擅山水之勝，更是魚米之鄉，土曠肥沃，農產最豐，在承平時代，這三湘七澤間，終日的帆檣相林，沿江一帶，亘着那太平的歲月。在瀟湘米岸，背山面水，有一處小小的村落。這個村子因爲正臨江口，是風景最佳之處，地名綠雲村，全村不過百十戶人家。因爲地勢曠，林木多，散散落落，竟自然的闢出好幾條道路，有的通着江邊，有的直達小道，有的通到水田，有的直達茂林深處。這地方氣候更溫暖，景物得幽。住在這裏的人，雖沒有富商巨賈，只是些農家漁戶，也顯得那麼秀麗標緻的，絕沒有粗暴野戾之氣，看起來山水秀麗之地，頗能變化人的氣質。

這綠雲村裏的百十戶居民，半是農家，半是漁戶，圍着村子一片片桑林，長的格外茂密，村中的婦女們，大半是養蠶織絹，有那手頭稍笨，也要下田裏去操作，這小村中男耕女織，捕魚採桑，沒有空閒的人，全是很安心的操作着，安安樂樂按時的完糧納稅，與人無悔，與世無爭，這綠雲村尤如世外桃園，人間樂土。

後來這村中來了一戶人家，不耕不織，單在村前起建了幾間房屋，一座小小的竹樓，蓋得更爲纖巧，別具匠心。幾間茅草的房子，院中栽種着山花野草，佈置得那麽雅靜整齊，這小小的宅子中，住着一家人，他們家與村中人素無來往，而這宅中的主人不斷在江邊閒眺，這人年約四十許，長的像貌清癯，氣度文雅，衣服整潔，態度安詳，村中人有時從樓窗或樓門也不斷看到他，有時在竹樓上推窗遠眺，賞鑒這瀟湘遠景，有時看到他捲吟頌，認定他是讀書士子，那種不輕言笑的情形，更認定他是一個食古不化的文人。可是有時候他也許到小村中散步，看着那村中的小姑娘們，倒戴織絹，走到田邊，和那兩腳站在稻田裏的農人，搭訕幾句，說話的情形，倒也和鄰近人，可是他不想說話時，無論走到什麼地方，一語不發。就是和他說過話的，招呼他一聲，他也僅有點頭而已。

這小村中人看慣了他這種情形，誰也不再去理他。他家中尚有四個人，也十分奇怪，一個中年的婦人，眉目十分秀弱，衣服是那麽樸素乾淨，那種神情頗像大家的婦女，不像久在這小村中的人家，還有一個女孩子，年紀只有十二三歲，生得眉目清秀，臉的輪廓和那婦人相似，這是竹樓中常見的人。還有一位老婆婆，兩鬢如霜，看那情形是有七旬以外的光景，可是他舉動上却不像這般老年的人，兩眼開闔有光，行動矯健，不帶一絲龍鍾老態，他住右竹樓後面三間草屋中，除去這兩人，尚有一個有年歲的僕人，足有六十上下，生得像貌十分醜陋，滿臉疤痕，左耳已經剩了一半，屢遭有些竊，說話非常的直爽，可是性情十分暴躁，稍有不合，就要和人動武，這村中人雖是見他們在這住了好幾年。僅僅的知道這家主人姓商，究竟他們從前是住在哪裏？由什麼地方遷移來？就全說不清了。在大家眼中看着，僅知

道他們是上流人，所以物以類聚。歷來是那一路人和那一路人說得來，這綠雲村中人，對於這一家人，有些冰炭不同，氣味不投，話說不到一處，漸漸的愈形生疏，誰也不再理會誰。這日正是一個月白風清之夜，萬里無雲，皓月當空，瀟湘的水面上，這份夜景，美妙無邊，皓皓的清波往東流去，水面上被這月色照着，水浪的波動，反射得月光，如萬道銀蛇，沿着岸邊，散散落落的停着漁舟三五，因為月色十分皎潔，所以漁舟上全不願意再點燈火。等到夜已深了，綠雲村中，全因為操作了一天，雖然月明如晝，他們絕不留戀，全早早的睡下，全村中沒有一點聲息。村前這座竹樓上，反倒門窗大開，竹樓上的主人他和中年婦人，同坐樓窗前，一邊讀着古詩，一邊望着瀟湘夜色，在這綠雲村只認為這竹樓中主人，是個讀書種子，那女的也夠得上是個大家主婦，那又知道這竹樓中主人，和那中年婦人，在十幾年前，全是武林中成名的人物，風塵中行俠作義的奇人，現在住在這竹樓中，鋒芒頓斂，這村中人那會看出他們的行跡。

那男的姓商名和，在十幾年前天南一帶提起天龍劍商和來，沒有不知道是一位驚天動地人物的，他身邊那婦人名叫柳玉蟾，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在兩廣一帶，駕着一隻小船，沿兩廣一帶水面上的綠林，不知給除了多少，尤其後面住着那老婆婆，也正是這竹樓主人商和之母，在三十年前，兩州一帶，綠林側目，婦孺知名，提起羅剎女葉青鸞來，無不知名。到這時年歲已然老了，但是有時間依然傲不住他那俠女的鋒芒，那個小女孩子名叫金鸞，正是這主人天龍劍商和的愛女，那個守門戶的醜陋僕人，名叫苗成，是隨着這家人一道來到此地，不止於他對外人那麼粗暴無禮，就是對於他自己的主人，他有時十分傲慢，這其中定有

原由，絕非無故，不過不是外人可以知道的了。

這時竹樓中紅燭高燒，外面的月明如畫，瀟湘的水流，如一條銀帶，鋪在大地上，趁着兩岸上綠茸茸高矮不等的田疇，美景如入繪畫，這主人正坐在竹樓內的窗前，他的夫人柳玉蟾，正在一旁侍候着他，窗明几淨，月色已透進半窗。那天龍劍商和却看着一本書籍，正在入神。他的夫人柳玉蟾給他烹了一盞香茶，放在他旁邊，柳玉蟾更把一隻古銅的檀香盒子拿過來，放了一盒子萬字檀香末，用紙捻子就着紅燭上燃着了，俯身在案邊，慢慢把這盒子萬字檀香燃着了，收拾好，把這青銅的香盒子也擺在燭台旁，立刻從那古銅的香盒裏冒出一陣陣的輕煙，裊裊上昇，這股子檀香的氣味，散佈在竹樓內，給這竹樓中平添了一番詩意。

那天龍劍商和，一邊看着書，一邊把那盞盞碗端起，呷了一口香茶，抬頭向他夫人看了一眼，忽的微微一笑，向他夫人柳玉蟾道：「我們今夜樓中的情景，頗有些詩意呢，此情此景，倒像那『紅袖添香夜讀書了。』」夫人柳玉蟾也微微一笑道：「你不要糟踏那麼好的詩句了，你看着我這幾年，因為在江湖奔波，遭遇到那些痛心的事，我已老得像什麼樣子？我要再往田間操作去，簡直就成了村婆一樣了，還說什麼紅袖添香，不如說黃臉婆子侍讀，倒還名符其實。」天龍劍商和又復一笑道：「你雖然自覺老了，我看你風韻不減當年呢！」

柳玉蟾兩道劍眉一蹙，微含愠色，向天龍劍商和道：「你今夜是怎麼了？這麼好的興緻，竟拿我打趣起來，這要是叫母親和金鶯看見，你我這麼大年紀，情何以堪，你何不到外面賞玩賞玩月色，好景不常，月圓則缺，你怎麼這點道理全昧住了嗎？」天龍劍商和被夫人說的才把容色一整，向夫人柳玉蟾說道：「我今夜頗思小飲，只是我怕老母知道又要責備我

呢？」柳玉蟾一旁答道：「你不要胡鬧了，莫因為這些小事，惹得老人家又生起氣來，再說叫苗成看見，他又該着像瘋狗似的，向你狂吠一陣，我們何必惹他呢！」天龍劍商和原本是很高興的，和夫人柳玉蟾言語無忌，此時忽然心情上似有所感，雙眉一皺，立刻他青癯的面目上籠罩上一層愁雲，長嘆了一聲，把手中的書本子往書案上用力一擱，却朗吟道：「恨未消兮志未酬，無情歲月付東流。」這兩句吟完，滿面淒涼，激起一腔怨憤。

夫人柳玉蟾對於他這種喜怒無常的情形，似已看慣，知道他把新愁舊恨，又湧上心頭，遂在一旁說道：「你看窗外的月色太亮了，碧藍的天空，高掛起這輪明月，在萬籟俱寂之下，這種景色可是實在難得，咱們快到外面看瀟湘江的月夜美景，管保你胸襟立時疏暢。」柳玉蟾也不管他願意不願意，拖着他的手兒一同走了出來，並立在樓欄杆前，賞玩這無邊的美景，雖然天龍劍商和竟把那愁懷遣去，柳玉蟾是成心把他的憂鬱心情，想給他消散消散，指着遠近一處處在清輝籠罩着的景物，說說講講，天龍劍商和正在不時的答應着婦人所說的話，忽然「咳！」向柳玉蟾說道：「你看那是什麼？」

柳玉蟾聽到他這種驚詫的口吻，知道他另有所見，順着手指處看去，他所指的地方，正是瀟湘江心一帶，驟然間柳玉蟾還看不見什麼，那江心中清流奔放，沒有一點別的異樣，可是知道商和決不是粗率的人，隨便說話。竭盡目力仔細觀查，這才看出在江心中白浪翻騰之下，有一件黑色的東西，隨波逐流而行，走的很快，漸走漸近，這辨出來是一隻輕舟，順流而下，遂點點頭說道：「這倒好叫人疑心，月夜江流中，竟會有人泛棹，這真是怪事，這條船倒是十分札眼，他走的時候太不對了，這麼深夜裏真是拿性命當兒戲，與情理上太不合了

，你看出這隻船是怎樣來頭麼？」

商和微把頭搖了搖，仍然目注着江心不少瞬，對於夫人柳玉蟾的話隨口的答了聲，也沒說出所以然來。船走的快，在他們夫婦注視之間，這隻船已然過去好遠，漸漸的又成了小黑點，拖在波心上，慢慢的消逝了牠的跡象。天龍劍商和目注良久，這才扭過頭來，向他的夫人柳玉蟾道：「午夜行舟，情實可疑，但是江湖上離奇怪誕的事何止萬千，我們不過是適逢其會看到眼中，這不過為瀟湘月色，多添一點景物罷了。」這時月色愈明，微風陣陣，院中種着的幾片竹子不斷被風吹得竹葉發出沙沙的響聲，這綠雲村在這種時候，他這一對賢伉儷仍有這種雅人的興緻，在這種深夜中竟不肯走回樓內，依然在這欄杆內瀏覽着江村美景。

不過這時夜已漸深，露已漸重，江風吹過來，頗有些夜涼似水之意，柳玉蟾說道：「我們今夜實因為太晚了，你若高興，我們明晚何不踏着清涼的月色，到瀟湘岸上找一隻小漁船，我們也到江心去遊玩一番，豈不更是暢快？」天龍劍商和點點頭道：「很好，美景不常，花無常好，月不常圓，人生及時行樂，古人尚要秉燭夜遊，我們藉着長空的月色，何妨一學古人，玉蟾，夜太深了，你還不去歇息麼？」

柳玉蟾點點頭才待回身，無意中又往江心那邊望了一眼，柳玉蟾很驚詫的一推天龍劍商和的左臂，低聲說道：「今宵怪事多，這真奇怪了，怎麼方才過去那條小船，說是適逢其會，現在從上流又下來一隻，你看，衝波逐浪，疾走如飛，我不信有這種巧事，他這裏邊定有蹊蹺！」天龍劍商和他夫人柳玉蟾，這一猛然招呼，他往江心注目時，果如她所言，從上流頭見一隻小船，衝波逐浪，船行如箭，把那江心的水花，衝起一條白浪來，走的非常快，

雖然離着不是很近，但是在這皎潔的明月之下，那遠逝的開商和他們夫婦之目，這時商和也迅速稱怪，向夫人柳玉蟾道：「我們往後退。」隨着這夫婦二人往裏退了兩步，撤到竹樓的欄杆裏，背倚着樓窗，仍然仔細張望，那條小船眨眨眼間，已來到正對着綠雲村這一帶的江心裏，那條小船竟在這時，有些放慢了，船走這一慢，天龍劍商和也想着趁勢看看駕船探舟的全是什麼樣人，但是竭盡目力，也看不清什麼，這個船走的各別，是不是方才過去的就是這隻船，還是另有其人呢？這件事是不敢斷定，只看到這條小船，船身並不大，不過船的形状和裝設，雖是看不十分清楚，可是大致也看出來，這隻船不是本地的。小小的船艙，和船身前後那種輕巧的情形，在長江上流走有這種輕快的小船，牠吃水又輕，走的又快，船上的裝置十分精巧乾淨，凡是在長江上游一帶稍微講究的客人，全願意坐這種船，既舒適，又省力，能走順風，能走逆流，船頭和船尾全翹起來，在多險的水程中，全可安然來往，輕意出不見水手，只在船尾舵那裏，似乎坐定一人，因為他身軀矮下去，更着不真切了，船慢慢的從這一帶過去，天龍劍商和便注定了這隻船的去向，目不少瞬，靠江岸這邊竟有一座古塔，離著江邊雖不很近，但是遠遠看去，這古塔聳立着如同在波心一樣，這隻小船經過這個地方，剎那間已失了這小船的所在。

天龍劍商和越發的疑心，用手一拍柳玉蟾的肩頭說道：「我們到樓中去講。」柳玉蟾也覺着有些可疑的地方，遂隨着丈夫天龍劍商和走進樓中，天龍劍商和把那窗門掩閉，向柳玉蟾道：「你看今夜的事怎樣？我看這來船不大妥當，莫非這裏頭真個與我們有關？或是爲我

體面來？」

柳玉蟾眉峯深蹙，向天龍劍商和道：「所見這兩船的情形，是一是二。尙不得而知，反正不是什麼好現象，我敢斷定的。你在樓中少呆片刻，我想到江邊查看查看。」

天龍劍商和搖了搖頭道：「月夜荒江，有這種怪異情形，我倒要查他個水落石出，也倒安心，不過還是我去爲是，你一個女流還是暫不出頭爲妙，我去去就來。」柳玉蟾也不敢過於攔阻，遂向商和道：「來船沒有判明他來意之前，千萬不可莽撞，你要一切謹慎，我仍然在這裏瞭望着。」天龍劍商和仍然是長衫便履，走出樓門。從暗影中飛躍下樓去，輕如落葉，着地無聲，他從黑暗的地方。飛躍出院落，天龍劍商和直撲江岸，他可是一路上檢那可以潛身的地方躍越如飛，柳玉蟾若不是親眼見丈夫出去，這商和的一身輕巧的功夫，憑商和這種輕快的身手，絕不會被人發現的，這商和好一身輕巧的功夫，貶眼間天龍劍商和，已到了江岸邊，柳玉蟾再想細看，可就看不出一點來。

這天龍劍商和到了江邊，往西北轉去，也正是那座古塔前所在，這座古塔當年起建時頗費匠心，七層直聳着，有數丈高，可是歷被風雨剝蝕，那古塔已經快要坍塌，天龍劍商和從塔後繞過去，反倒把脚步放慢，查看江邊的情形，這一帶沒有船隻，也看不見方才那隻小船的去向。天龍劍商和好生詫異，知道這條船絕未走開，可是現在的踪跡，一些也找不到，這真是怪事，靠這一帶的江邊，非常寂靜，並沒有船隻在這古塔前停泊，有幾艘小漁船，還離着這古塔有十幾丈遠，全是靜靜的停在那裏，船上的漁家大半多入睡鄉。這條怪船，縱然他操舟術精熟，但是除了這座古塔能隱蔽牠，只要把這座古塔過去，牠就是和小漁船停在一處

，在樓上也能早早的發覺，何況來到近前。天龍劍商和在萬分驚異之下，自己就不信會有這種怪事，好好的一隻船，眨眼間會失了蹤跡，這不是過分的離奇麼，自己站在古塔前，背着手兒仔細的想着，這怪船失蹤的情形，頗覺得今夜的事太出乎意外，難道世界真有什麼精靈鬼怪麼？天龍劍商和正在十分疑懼之下，猛然聽得身後似乎離着自己不遠，發出一聲冷笑，似乎聽得有人說：「回去吧！」這種語聲天龍劍商和聽的一驚！急忙回身查看身後，絕沒有一點異狀。天龍劍商和並非是一個平常讀書人，他是一個狹一身絕技，縱橫武林，以堂中一口天龍劍，也會雄視過江湖，他對於江湖上一切勾當，知道的比別人更不少。轉過身來，先看眼前一帶，更注意到這古塔中，是否有人匿跡潛踪。

這座古塔雖然是行將傾頽，可是在天龍劍商和眼中，知道這上面尚可潛形，不過古塔因為快倒塌了，過于危險，所以沿江附近住的人，恐怕有那莽壯人還要上去，倘生危險，豈不徒傷性命，所以把下面的門完全封閉，上面的窗子依然擋不住武林中的能手，商和細看上面雖是沒有形跡，可是不肯甘心，不過自己出來身邊器械暗器全沒帶，一伏身從地上拾起一塊石子，一抬手向古塔的第三層的窗口打去，因為只有這個窗口，可以武家輕功出入，石子落在裏邊絲毫沒有一些反應，商和真是胆大包天，雙掌在胸前一錯，左掌在前，右掌在後，一掌護身，一掌應敵，隨着雙掌一錯之勢，身軀往前一登，已經飛登上古塔的第三層窗口。雖然他這麼冒險而進，定要看着裏面是否有人潛伏，可是自己也加了一番慎重，憑着一身輕巧的功夫，往窗口上一落，用右掌將窗口的右面，右腳原本就沒跟上去，全身反往回下一帶，右腳貼着窗口外，往那風雨剝蝕凹凸不平的磚牆上，脚尖一着牆，全身貼在窗口外的右邊，

防備暗中有人潛伏，自己就可以借着輕功縱法的精純，飄身而下。

天龍劍商和，才把身軀撤過來，方待探首向塔中查看，突然在這時從左耳旁，暗器風聲忽到，天龍劍商和這是萬想不到的，會有人從塔下襲擊。不過按自己的功夫造詣，量遠不會被他所傷，往外一甩頭，如是把身軀翻轉來，用脊背貼牆，可是這種危險的停身所在，若不是內家功夫有了火候，可不敢這麼施展，商和一甩頭，左手已撤過來，預備撥打暗器，可是暗器已然到了，兩點寒星，已穿窗打進去，並不是向他發的，這雖是在剎那之間，天龍劍商和倒辨的清楚，隨着暗器打進來，下面已有人發話，「你也太以冒險了，」商和一聽話聲，竟是夫人柳玉蟾，可是隨着發話的聲音，如一縷輕煙，衝上古塔的窗口，可是柳玉蟾却是挾着利劍而來，先把劍身探進窗口，毫不遲疑的，翻身落在塔內。

天龍劍商和，又是恨又是愛，恨她只責自己冒失，却不管別人停身的地方多麼危險，自己也跟着翻進塔內，似譏似笑的說道：「有勞夫人保駕，可是你怎麼竟跟蹤趕到這裏？」柳玉蟾答道：「我越思索這種情形越覺可疑，可是你竟這麼疎忽，一點防身之物都沒有，現在我們雖是脫圍是非場，可是眼前既有這麼怪異事，就不得不慎防一切，驕敵者必敗，你素日很能誦戒人，怎麼臨到自身反倒這麼不愼起來了。」天龍劍商和冷笑道：「索敵未成，反招得夫人與問罪之師，我們不怕暗中有人笑話嗎？」

柳玉蟾道：「敵在那裏？我們今夜真禱的起庸人自擾了，這古塔只有這一層尚可看腳，大約這真不至於被奸人利用匿跡潛形，我們不必管他了。」商和剛一沈吟，外邊的月色皎潔，這天婦二人全是有很好的武功，目力又十分足，這座塔中，土圍塵封，蛛絲遍結，是可以

看到這裏是沒有人來過，天龍劍商和道：「我們原定是明夜，飽覽瀟湘月夜的美景；可是事情的變幻無常，叫人難以捉摸，想不到我們此時反是到了這裏，所以說，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我們可以踏月而歸了。」說到這裏，柳玉蟾仍是頭一個越上窗口，飛縱下了古塔。

天龍劍商和自然也是跟蹤而下，在他身軀剛剛的脫離窗口，離着地上尚有丈餘，耳中聽得身後有人用輕微的聲音說：「有勞賢位駕。」天龍劍商和耳中雖然聽得語聲，但是身軀沒法施展，也無法回頭查看，身軀已落到地上，一掃身回頭再向塔上望時，依然是清涼的月色，莊嚴的古塔，靜蕩蕩臨風矗立，漫說人跡看不到，連一些別的影子也看不到。天龍劍商和，驚詫的嘆了一聲，厲聲向塔上喝問：「是那位道中人駕臨瀟湘，垂青於我商和，我已來此多時，何妨示以真面目，我這裏候教了。」只是任憑商和怎麼開口向塔中發語的人招呼，但是決沒有人答話，柳玉蟾是先下來的，在商和從古塔窗口縱下來時，柳玉蟾正在目注在那裏，也沒看出一點形跡來，這真是怪事，夫婦二人決不信有人能隱匿在古塔裏，難道說世界上真有鬼魅嗎？依着天龍劍商和，要把劍拿過來重上古塔，再行從頭查看一番，柳玉蟾一旁攔阻着，不叫他那麼辦，因為準知道裏面沒人，去也無益，遂向天龍劍商和說道：「此人若果是爲我們而來，我們倒無需乎此時非見他不可，他自會前來找我們，」天龍劍聽到夫人這麼說着，也只好罷手。但是今夜怪事重重，自己幾乎不能忍耐下去，更對於那怪船失蹤，尤其不能釋懷，向柳玉蟾說道：「塔中作祟的情形，我們只好聽其自然，我們何不到江邊走走，倒是看看那隻怪船的來踪去跡，究竟牠隱匿到那裏。」在說話的時候，尙是臉對着古塔，才一轉身，耳中突聽得嘩啦啦的水聲連響，響自江邊，這夫婦二人越發驚異，趕到注目看

時，靠江邊不遠，一片蘆草叢生之下，竄出一條小船，如飛的向下游而去。天龍劍商和喝聲：「你還往那裏走，」一縱身追趕下去，柳玉蟾也緊緊跟隨撲到江邊，那條船已經把風帆揚起，航行如箭，向下游逃去，江面又寬，這船早已走到江心，天龍劍商和，任憑他走的多快，只不肯捨却牠，沿着江邊追趕下來，可是徒勞他夫婦追趕一程，那隻船驀然間轉進一條岔子，剎時間船身隱去，皓皓的清波，再沒有一點別的跡象。

天龍劍商和十分懊喪，夫人柳玉蟾知道他又動了真怒，趕忙的一旁勸解着，叫他回轉綠雲村，這夫婦二人踏着白茫茫的月色，緩步向綠雲村走回來，這時月明星稀，只有遠遠的犬吠之聲，看天上星斗的情形，大約三更已過，這夫婦二人僅僅剛到家門，柳玉蟾却落後了。他這裏那個跛腿的苗成，却不知他怎麼曉得，竟自在門前等候，一眼看到主人回來，緊迎上前來，向商和招呼了聲：「主人，你怎麼這麼高興，三更已過，還要到江邊去遊玩，你的興趣真不小呢！」

天龍劍此時心裏正煩惱着所遇。不願意和苗成多敘話，只向他說了句：「你怎不早早去歇息？坐在這裏作什麼？」苗成一聽主人答自己的話，所答非所問，心說：我問你深更半夜往江邊跑什麼？你反倒問起我來！這苗成對於他這個主人有特殊的情形，歷來是不受他主人的頤指支使，像奴僕那麼馴順，何況後面的那位老太太，還是處處替他說話，天龍劍商和也奈何他不得；此時苗成碰了他主人一個釘子，心不甘服，柳玉蟾夫人因為已到了家門口，因為注意到一處林茂木密的地方，所以落後幾步，這苗成還沒看見他的女主人也隨在後面，却把那醜臉一揚，帶着不滿的口吻說道：「主人，你不要以我老苗是吃飽了會睡覺，我那一夜

也得出來幾趟，竹樓中，我是時時留心着一切，從前的事我能忘，我這滿臉的傷痕，半隻左耳，還時時在疼着呢！」

天龍劍商和，今夜所遇的情形，已叫他十分憤慨，自己在十年前，仗天龍劍遊遍江湖，也曾鬧出個名姓來。自從遭到挫折，一切的事措置失當，鑄成大錯，後悔已遲，來到綠雲村，藏鋒斂跡，自己決不肯甘心就這麼忍耐下去。可是在這一節自己決不敢多走一步，行事上稍有疏忽，閉門思過，練劍讀書，今夜無端的江心上有這怪船出現，還算小事，可是暗中竟有人，以戲謔之語相加，這是最難堪的事，怪船再現，又被他脫逃，幸而自己在閉門思過的時候，這要是在江湖道中，真教商和置身無地，自己是滿懷憤怒，一腹牢騷，到了家門，這苗成討厭的東西，竟和自己這麼任性起來，天龍劍商和，在這種情況下，也有些忍不住怒氣，並且聽苗成這種話竟拿當年的舊事來挾制自己，也恨聲說道：「你的傷痕痛，我的餘痛未已，忍辱含羞，存身在這裏，我決不是這麼苟且偷生，我自己的恥辱，我不能不雪，你為我家，幾乎斷送了性命，我也沒敢忘，我商和恩怨分明，有生之日，我決不會作負恩人，苗成你記着了我的話吧！」

這時柳玉蟾已來到近前，商和最後的兩句話，她已聽見。在月光下，更看到苗成的臉色不對，知道這兩人又說僵了，忙向前說道：「老苗你知道我們出來了嗎？」苗成一看主母也在後面，把他那股子怒火，只好往下強壓了去，可是心裏不快的情形，那能一時全下去，遂向柳玉蟾說道：「主母，我苗成在主人家中，沒有一時不把主人的安危放在心上，所以我時時在主人面前敘叨，惹他的不快，這種情形我也知道，一個作奴才的，按理不合，只是江山

易改，秉性難移，我也沒法子管我自己了。」

這時天龍劍商和，已經匆匆的走進門去，柳玉蟾是多麼聰明的人，不用細問，從這一言半語中，已知主僕又在口角，索性也不問他因為什麼？只得含笑說道：「老苗，你心中不要難過，主人的心情太亂，這幾年把他鎖在這綠雲村中，外邊看着他馴若綿羊，你是知道的，他可是這樣人嗎？強自收斂着性情，忍着一腹的怨恨，實沒有發洩的機會，他沒有人敢惹，只好拿你和我出氣呢！我對着天說話，我決不拿你當用人看待，我把你也看做骨肉家人，你一切就不必和他認真了。」

這苗成被夫人柳玉蟾說得把頭低下，這時柳玉蟾一抬頭，竹樓中人影幌動，正是商和已到了樓上，自己也長噓了一口氣，才待往裏走時，這苗成又把頭抬起來，柳玉蟾見他兩隻眼角中掛着兩行淚，向柳玉蟾說道：「主母，任憑你們待我怎麼樣，我沒敢忘了，我是什麼身份，不過我這人是死心人直性子，有話不能放在心裏，我是非說不可，我因為他今夜又到江邊去，叫人太以擔心，我問他話時，他又不好好回答我，我才說出不願耳的話來，其實我還是一番好意，我告訴他，我的傷痕還痛，我那半隻耳朵，也整天忘不下，我正是爲着幫誠主人，告訴他我們禍根未淨，還要處處留神，不想他竟錯會了意，說什麼一生恩怨分明，頗有對我苗成必要報恩的意思，主母，這不屈死我的心嗎？我明天可以跟老太太說說，讓我走吧！別在這裏給主人生氣。」

柳玉蟾聽苗成說出這種話來，嘆息了一聲，慘然說道：「苗成你可不許這樣，主人對你的心的，也決沒有改變，他方才正在煩惱中，所以說出這樣話來，共生死患難的人，難道還介

意那些小事嗎？」遂把江邊所遇說與苗成，可是對他說完了這話，又再三的囑咐他，要你事留神，時時謹慎，可不能疏忽，我們在綠雲村是避禍，不能再招出禍來。苗成聽了柳玉蟾這一說，立刻睜眼說道：「怎麼，竟有這種事嗎？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是怎麼一個來意，我們這一家人被人害的江湖上不能再抬頭，他們也就足可以算稱心如意了，難道還要斬盡殺絕，找尋到這裏嗎？主母不要怕，我們常年還是稍有顧忌，現在還管他些什麼，任憑他什麼人來，我們只可放下手來勸他，人不容我，我們難道真就任憑人家把我們斬盡殺絕，全消滅盡了嗎？」

柳玉蟾此時好生着急，自己知道這些情形不必和他說，只因他主僕之間，已生誤會，不把這種情形和他說明了，這種怪脾氣，怕他再鬧出些什麼來，更叫自己束手無策，只好把所經所見，說與他聽，果然他這種怪脾氣，立刻就發作，只好竭力的解釋着，告訴他事出偶然，江湖上竟有些異樣的事，那會真個與我們有關，你還是聽我的話，萬不可作出冒昧事來，你要把我一家的安危放在心上，就是在綠雲村，我們不許出一些事。

苗成被主母這麼說着，只得答應着，柳玉蟾囑咐他關好門戶，自己也回到竹樓上，見天龍劍商和正在倒揸着手，來回的走着，凝眸似有所思，柳玉蟾更看出他餘怒未息，自己輕輕走到裏面，把天龍劍還在鞘中，掛在牆上。

這裏天龍劍商和抬起頭來，向他夫人柳玉蟾看了看，恨聲說道：「苗成這個東西太以可惡了，我們一再的容讓他，他近來越發的放肆了，我們決不寬恕負義之人，我們全家，上自老太太，下至金釵，對於他，誰不讓他一步，他可是越翻越不像話了。你是沒有聽見他今

夜說的話，叫我無法忍耐，我們對他未曾負心，待他如家人骨肉，只是他的身份不同，來到綠雲村，我未嘗不想着把從前主僕名份去掉，我以弟兄看待他，叫他和我一樣的過活下去，但是來到這裏，我稍露鋒芒，幾乎把他急哭了，他說我們那樣對待他，他只好離開我家，重入江湖，任他去幹，若是拿主人一樣看待他，等於把他放在荆棘上，他倒一絲沒有舒服的日子了，過不了那樣生活。我看他急的那樣，知道他是放肆慣了的，實受不了一管束，所以任憑他在家中替我照管一切，他素日的情形，我就不便理他，何況我偶然的談到他無理的情形，我們這位老太太尤其是袒護他，口鋒中也是怕我忘了舊事，所以我倒一字不敢提了，近來的情形，尤其是可惡，無論大小事，只要是他想這麼做的，就不準你攔阻他一句，只要你說出一個不字，好似逆了龍鱗，這種情形，不上不下，不主不僕，我倒也不好和他爭執，不過今夜的話，他說的未免叫我商和太以的刺心，慢說他的情形我不敢忘，我本身這種隱痛，又何嘗一日去懷，我的舊恨未消，奇恥未雪，大恩未報，壯志未伸，我死不瞑目。他對於我家雖然沒有救我全家性命之力，可是遇到事的時候，他能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這在讀書明理的人，全是難作到的，老苗他不過一個江湖道上粗豪漢子，能夠身受好多處的傷，生死須臾，他能夠把一顆鮮紅的血心來護主，叫我商和怎能不把他這種情形，不放在心上。我商和是一生不作負恩事的，他方才簡直的說我要把當年的事忘掉了，他滿臉傷痕，半個耳朵還痛，這個話太可怕了，叫我好生的傷心！分明是譏諷我把他給我家賣命的情形忘掉了，你是明白人，我能受這種話嗎？我現在最痛心的事，我無法報他的恩，我現在怎樣報他的恩？只他這一件事，叫我盤旋在心中，我從今夜今時起，任什麼全不能夠管了。——商和說到這憤怒十分

，那情形是不能忍耐下去，背着手，低着頭，在屋中來回走着，柳玉蟻暗黯着急，心說，這可糟心，這兩個人的情形可把我難死了，自己知道苗成是決沒有那種情形，粗豪成性，語言上不會檢點，話更不會婉轉着說，胸無城府，有一些不快，立刻衝口而出，今夜他算趕對了時刻，他正懷着滿腹憤怒回來，兩下裏竟自相左，這件事還深怨自己，在綠雲村外落後了幾步，才鬧出這件事來，自己要 and 商和一同進門，決不會容他兩個人起這種誤會，想到這裏，自己反十分抱恨，不過一解鈴還得繫鈴人。」無論如何，丈夫在這種威怒之時，必須把他的憤怒平了，免得在這種忍辱偷生中，家中再起了意外的波瀾，後患更不堪設想了。遂走到天龍劍商的身邊，把他的手拉着，強把他拉到椅子旁，叫他坐下，自己也搬過椅子來，緊靠他身旁坐下，柔聲說道：「你先把氣往下捺一捺，你和老苗完全是誤會了，一個仗劍走江湖，成名的俠義道，竟這樣極不能容起事來，豈不叫人笑話。你聽我把這種情形說明，是與不是，任憑你自己思索，我柳玉蟻決不願作那平常人做的事，一息事寧人」四字，那不過是一種平常勸解人的方法，不願意兩下裏起風波，不管事情的對與不對，只能把風波壓下去，至於將來也就不管了，我柳玉蟻雖也是女流，歷來最不願意那樣去作，也不願意作那種好人，凡事有個理表，事情的好壞禍福，那不是一再忍耐就能徹底解決的，老苗他的爲人，我們是盡知，在江湖道中不能不說他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有良心的男兒，不過江山易改，秉性難移，任憑誰也不容易把性情改變改變，他在我商家，不是一年半載，這些年的人了，他是絲毫沒有改變，就是那種怪脾氣，我們有什麼法子呢。不會說話，一句話出來，能像利刃一樣，能把你的心穿了，可是他的良心絕對沒有絲毫惡意，他更沒有爲他自己，這種情形，真

們怎好不擔待他，我們飽經憂患，久歷江湖，不敢說高人一等，可也算明白些事理吧！我們不許剛愎自用，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有做錯了的時節，也得反躬自問，自己檢點一下，那麼才不愧義俠兩字，江邊搜尋那怪舟，古塔中又遇見那種怪異事，我們今夜實在算是又遭人戲弄，但是任誰遇見這種情形，也是無可如何，正在你心情不快，遇上他這麼個形如怪誕的人，你們兩下裏怎麼會不鬧出意見來，方才我已問過他，他已經把他的心意說明，對我家死不生二心，慢說現在在綠雲村還是安居樂業，任憑走到什麼地步，他那一身所有，完全付與我商家，粉身碎骨，亦是甘心，他對你講那些話，不叫你忘當年的事，正是因為你在這深夜中又到江邊去，他認為十分不當，他是時時擔心，我們仇家尚在，隱患尚伏，願意你時時謹慎，不可疏忽大意，他認為你今夜出去，完全是任性任性，太不檢點，一時着急，說出不叫你忘却當年的舊事，心是好心，話可叫人太難受了，這種人可叫我們有什麼法子呢？我想你千萬不要多想，他沒有恃恩要挾，用這種刺心語故意的和你為難，我敢斷定他絕沒有那種意思，你何必那麼多想呢？」

天龍劍商和被夫人這麼勸着，怒氣略消，長歎了一聲道：「我現在在任什麼話不講了，一個人萬分得意下，不要受人的恩惠，就說是施恩不望報，可是受恩的人，一個力量不足，不能酬恩報德，能叫你終身遺恨，現在我對於苗成的身上，正是此情，夫人你叫我說什麼呢？」天龍劍商和說到這裏，滿面淒涼，生出無限的感慨，夫人柳玉蟾也為之黯然，相對無話，默坐了半晌，村中的雞鳴陣陣，將近五更，柳玉蟾說道：「夜已深了，難道我們還坐待終宵嗎！江邊的事，我看並非對我們十分有惡意，江湖中儘有奇人，風塵中更多異事，或許有知

道我們行動的，路經此處，故意相戲，也未可知，我們現在只好把這件事拋開，聽其自然，真要是事情臨到頭上，到了這般地步，還有什麼怕的嗎？」

天龍劍商和悵然站起，向柳玉蟾道：「江邊的事，我不認爲偶然，我看定了有意而來。我倒要以全力應付，細查此人的究竟。」方說到這裏，窗外竹樓上的欄杆上，微微一響。這座竹樓是建築的十分纖巧，也十分的堅固，這是江南竹工匠人的一種特別手藝，換一個地方，決不會蓋這種竹樓，不過任憑怎樣好，只要風稍大，脚步一重，樓上所發的聲音，是沒法去掉的。天龍劍商和，素日問和夫人柳玉蟾暗中在這上面下了許多功夫，鍛鍊這輕功提縱法，要叫他在這樓上行動時，樓身不發出聲音來，這種功夫隔不住日子常，這夫婦兩人數年間，除了平常走這樓上時，腳走逐漸輕巧，有時趕到夜靜更深，這夫婦兩人，更在這竹樓上下鍛鍊實縱術，功夫一長，任憑從下面翻到欄杆上，或是窺升樓頂，全使他沒有多大聲息。

此時忽然一聽到樓窗外有些聲息，天龍劍商和掌風輕輕往外一揮，把案上的蠟燭搗滅，柳玉蟾也認爲外邊有了人，手底下一按桌案，已縱到樓門口，天龍劍商和猛然間，把已關閉的樓窗打開，探身往外張望。

柳玉蟾這時也把樓門推開，這時往下面看，全看得清清楚楚，院中決沒有什麼形跡，不過天龍劍商和，在樓窗一開之間，眼角中見了一條黑影，從這竹樓欄杆的東頭，往旁邊廂房的屋頂上落去，不過如一縷青烟相似，究竟是什麼形跡，天龍劍商和是一點也沒看清。天龍劍商和，這次可加了一番慎重，回身一縱，到了後牆下，伸手把天龍劍摘下來，一反身腳下一點，挾着利劍穿窗而出，落在樓欄杆上。騰身越起，也往東廂房縱去。夫人柳玉蟾，眼睜

而出，可是翻到了房上，再找那人踪跡，已經渺然不見，天龍劍那肯就這麼甘心，仗劍跟趕下去，把自己的宅中轉了一週，見毫沒有跡兆，在屋頂上往外查看，白茫茫的野外，也沒有夜行人的踪跡，回頭看夫人柳玉蟾也追了出來，且不願意驚動了別人，見柳玉蟾沒有帶着兵刃，向他一點手，夫人柳玉蟾飛到他的近前。

天龍劍商和低聲問「暗青子合着了沒有？」柳玉蟾點點頭，天龍劍商和用手向綠雲村西邊一指，自己復往東邊一比劃，低聲說：「搜索全村。」一身隨語聲中已經蹀起，飛縱出院去，柳玉蟾也恐怕這夜行人，或者在綠雲村中匿跡潛形，所以也不敢遲緩，施展開輕功提縱術，縱越如飛，往綠雲村中搜下來，一個從西一帶圍着，往北搜索，一個是沿着綠雲村的東邊，村中的屋頂上，搜索下來。這夫婦兩人，環村轉了一週，穿着綠雲村的中間，由一處處民房翻過來，仍然回到村口，只是那夜行人的蹤跡毫無。

天龍劍商和同夫人柳玉蟾，全是十分憤怒，怎麼今夜竟自連番遇到了江湖的能手，遭人家這樣的戲弄，這夫婦兩人那肯甘心，從村中翻出來，又搜索到村前樹林一帶，直望到江邊去，毫無跡兆，這夫婦兩人，現在全是一樣的心情，此時可認定了暗中是有人故意爲難，只是任憑怎麼搜尋，那人隱跡後，就再找不着他一點形跡，這夫婦兩人既覺羞愧，又不甘心，可是這種情形下，任憑你有天大的能爲，也叫你無法施展，柳玉蟾忽然想起情形可疑，遂向天龍劍商和一點手，叫到近前，低聲說道：「我們莫年捨近求遠嗎？莫非他仍然隱匿我家中，我們那可有些失着了。天龍劍商和乍一聽夫人說出這樣話，也是一驚，可是略一思索，微微搖了搖頭道：「依我看來，還不致這樣，我家中不是容易被任何人涉足的地方，後面老太

太那裏是不容人窺視的，前面的老苗亦非弱者，只有我們出來，這竹樓中任他出入，可是我商和，除一身之外，沒有可以任他染指之物，他把我們人誘出來，又有何圖？」柳玉蟾聽了他的話雖覺有理，終不放心。向商和道：「綠雲村搜索已畢，村前野外，又沒有跡兆可尋，我們何妨回去看一看呢？」

這夫婦一前一後，返回自己的宅子，這時還是防備着暗中來的敵人，全是輕身縱越，隱避着身體，天龍劍商和頭一個躍進宅中，正經過苗成的屋門口，見他屋門開着，一盞油燈，尚未熄滅，從門口露出一點昏黃微光，商和落到他屋門前，稍一停身，往屋子查看他，是否還在睡着，可是探身查看之下，屋中並沒有他的踪跡，街門尚還關着，還疑心在夜間走動。

柳玉蟾也跟蹤進來，落到商和的身旁，見他停步不前，又看到苗成的屋門還開着，就知道有異，輕輕一拍商和的肩頭，用手往屋中一指，低聲問：「他怎麼樣了？」天龍劍商和不敢夫人的所問，壓劍回身，向院中用沉重的聲音，招呼道：「苗成！苗成！」只是連呼了兩聲，並沒有人答應，柳玉蟾這時走進苗成所住的屋門，往裏面看時，這種地方用不着仔細察看，柳玉蟾不止于知道他不是院中去方便，更知道他定有意外的舉動。

第二章 試義僕竹林困苗成

苗成原有一柄厚背鬼頭刀，是他最得手的傢伙，平日就在他的床旁邊牆上掛着，自從來至綠雲村，天龍劍商和諄諄的囑咐他，我們住到這類地方，行爲上應當十分謹慎，我們這家人，自己不懂得怎樣，在綠雲村居民的眼中看着，就顯得十分札眼，何況你又生得這樣，武勇

凶暴的像貌，再若是儘自舞弄這種重兵刃，豈不教村中人更要多想我們的來路可疑？柳玉蟾也是這樣和他說過，那苗成不肯聽主人的吩咐，但是他偶爾遇到夜間的月色好，天龍劍商和夫婦睡了之後，他把鬼頭刀提出來，自左耍右院中砍他一趟，莫看這苗成地位雖低，可是他一身的本領可不差，他所會的功夫完全還是武林正宗，名門名派，他不肯把功夫攔下，自己不斷偷偷的練習它，所以這把刀隨着主人隱居綠雲村中，這幾年不用它了，依然擦得雪亮，磨得鋒利，在他那支皮刀鞘中，藏鋒斂銳，待時而動。

此時柳玉蟾一眼望到他的人沒在屋中不要緊，刀也沒有了，就知道非出事不可了，慌忙間輕身來向天龍劍商和說道：「這可真糟，天到這般時候，他提刀出去了，難道他因為我方才提到江邊古塔，所遇的賊人，老苗也不肯甘心，背着我們前去搜索麼？果然如此，我們還得趕緊追趕他去，他那種性情，遇見敵手是難免吃虧。」

天龍劍商和聽了夫人的話，微搖了搖頭道：「只怕未必是，方才那人暗中一路行跡，倏已失蹤，此時想起來，我們綠雲村中搜索之時，只怕就是苗成遇事的時候，玉蟾你隨我來。」天龍劍商和，認定了苗成這一定是恐怕有極大的事非，所以絲毫不敢放鬆了，腳下一點，已經騰身躍起，飛登屋面上，更不往後面的綠雲村一帶查看，只往江邊一帶盡目力所及，往前面仔細的辨別江邊的情形，但是在月夜中想找一個人的踪跡，那太不容易了。略一瞻望，身形跟着縱起，直往瀟湘江岸這一帶搜尋過來。綠雲村附近一帶，桑朴野樹，竹塘土埠是多的，到處有隱蔽行跡的地方，這就很難了。天龍劍商和和夫人柳玉蟾一前一後，把左右林木全仔細搜尋着，可是毫無跡兆，竟不見那苗成的踪跡，天龍劍商和暗暗着急，正在離開附近一

帶的樹林，經過一片竹塘時，耳中聽得一點各別的聲音，這就是素日他們江湖上行道時所得的經驗，聲音雖然不大，也能辨別出來，絕不是風擺竹竿所發的聲音，天龍劍商和壓劍停步不前，向竹林一帶查看時，跟着聽得有喝罵之聲，在這月夜江村前，這種聲音慢說是身臨切近，就其在隔開半里地，也容易聽出來。

只聽竹林中竹竿子一陣劈拍亂響，從竹林裏往外撞出一人，他一邊往外闖，口中却一邊罵着：「你這老鬼，這種行為算得什麼江湖道上的好朋友，我苗成雖不是你的敵手，不過我絕不服你，你有本事能把老苗的這條命要了去，我苗成死而無怨，如今你這麼隱隱藏藏，說什麼你有好生之德，不肯要我老苗這條命，我絕不承情。你要是好朋友再出來和老苗走上幾招，不然的話我從今夜起，定要罵你到臘月三十，我罵不死你，也教你心驚肉跳……」他這麼胡言亂語已經闖出竹林。

乍一從竹林出來，大約他的眼光還沒有看得眼前的事物，猛然看見了天龍劍商和正在林邊，一個「惡虎撲食」，連刀帶人一塊撲過來，向天龍劍商和就刺，他這一手可是真够楞的，天龍劍商和一撒步，往後一仰頭，鬼頭刀從商和面前劈下去，這一來把柳玉蟾倒嚇着了，腳下一點騰身躍過來，已撲到苗成的身邊，輕叱聲：「苗成你要瘋麼？」

苗成這一刀下去，他已然看得眼前正是主人和主母，驚呼了聲！脚步蹣跚的倒退出去，立時顯出十分狼狽的情形來。

商和在月光下見苗成此時的情形，可太難看了，身上熱氣蒸騰，衣裳全被浸透，並且混身上沾了許多泥土，天龍劍商和驚問道：「苗成，你怎麼樣了？莫非身上受傷了麼？」柳玉

蟾也看到他這種情形，一定是遭人暗算，也向前問他，「你爲何來到這裏！你和什麼人動了手，快講。」

這苗成臉映着月光，一臉的疤痕在被汗跡一洗，兩眼更如血球相似，原本是赤紅色的臉，現在全成了青色，真是形如鬼魅。這份醜惡真不敢教人正眼看他。他氣喘吁吁，主人主母這麼追問着，他少緩了一口氣，這才答道：「主人主母，我苗成出生入死，什麼凶狠險惡的事情，全闖過來，想不到今夜我在這綠雲村活不下去了。我現在實在沒有面目再見人了。」

天龍劍商和忙喝叱道：「苗成你瘋了麼？胡講些什麼，我們來在綠雲村中，一家五口只是一條命，你活不成，難道我們還能活下去嗎？只要我天龍劍尚在掌中，我還能應付一切，你倒是爲了什麼？可是身上受了傷麼？」

天龍劍商和這麼疾聲厲色的問，那苗成嘆息了一聲，向商和道：「我沒有受傷，可是現在已經要把我累死，要把我氣死，今夜這個恥辱不能報復了，我實不願意再活下去。」

此時柳玉蟾看到苗成這種情形，聽他口中所說的不能再活下去，他的刀尚在手中，丈夫商和又是這麼急怒交加的追問，回頭向自己家中看了一眼，這才帶着十分安慰的口吻，向苗成說道：「苗成，你不要儘自往死路上想，咱們家中沒有人照顧，老太太不知信息，那好儘自在外面耽擱，你還走得動麼？咱們慢慢走着，把你所經所見的情形，說與我們，多少也可以給你拿個主意。」

苗成聽到主母的話，嘆息了一聲，點點頭道：「我還走得了，今夜我所遇的事，到現在依然把我糊塗死，我不知的這老鬼儘情逼迫我是何居心！」

這苗成一邊走着，一邊把自己所經過情形說了出來，天龍劍商和跟柳玉蟾一聽見他所遇的情形，也是驚慌萬

狀，詫異十分，但是對於苗成這麼至死不生異心，忠誠護主的情形，把這夫婦感激得幾乎落下淚來。

原來苗成和主人天龍劍商和，言語衝突之後，經過主母柳玉蟾好言安慰，他也道方才和主人所說的話，雖然是自己問心無愧，絕無惡意，可是話也說得太不檢點，自己也是頗生悔意，回到屋中，輪在自己那座牀上，思前想後，一時倒睡不着了，心中煩悶之下，把自己那柄厚背鬼頭刀摘下來，撤出刀鞘，想到外面練他兩趟刀法，把精神疲倦之後，回來也就可以睡着了。他提刀往外走，趕到一推門，抬面往竹樓中看了一眼，見燈光未熄，自己又退回來，主人主母未曾睡，自己在院中若是一操練刀法，少有聲響，定把主人驚動出來，自己要少待片刻，把鬼頭刀放到牀旁，又躺在那兒歇息，工夫不多，耳中聽得院中有些聲息，苗成也是久在江湖上闖的，聽出外面的聲音不對，伸手攞刀，輕着脚步到了窗前，把紙窗搥破一些往外看時，月明如晝之下，見主人提着天龍劍正從樓上飛墜下來，主母也跟着出來，苗成心裏也在懸繫着，江邊古塔中的事，可是主人主母已經翻出宅院，苗成就知發現了外人，來到宅中窺探，自己趕到屋門口，才一伸手推門，門已自己開了，當門而立，站着一個一身短衣，赤着雙足，穿着草鞋的老者，手中可是任什麼沒有，右手拈着額下的白髯，微微含着笑，向苗成低聲說道：「姓苗的，你要是江湖上的朋友，隨我來，有話外邊和你講，怕死你就別出來！」

苗成是個多麼暴的性子，那肯聽外面來的人這麼輕狂。厲聲喝叱，你這老兒有甚麼驚人的藝業，來到你老子面前這賣賣狂，你先接傢伙吧！——他手底下現成的刀，猛然的向這老人的胸前戮去，那老人撲哧一笑，身形依然在原地沒動，只把上半身微往左一抻伸左手駢二

猜，往苗成的鬼頭刀上一點，已把鬼頭刀給盪開，這老者好快的身形，低喝聲：「你有胆量隨我來。」苗成那肯含糊了，竟自撇刀追趕下來，那老者竟自撲奔前面門首，他好似輕車熟路，連那門頭上房不往下落，騰身一躍，已到了門外。這苗成雖是性急，粗暴，但是他在江湖上也有了很豐富的經驗，很豐富的閱歷，他一見這老兒這輕縱法，就知此人是江湖上一個能手，只這輕功胆量。自己和他比較起來，就差的太多，不過此時既已和他較量上，就不行的也不能含糊了。自己這柄厚背鬼頭刀上，也不是好對付的，我倒要看看你這老兒是怎麼個路道？這苗成此時一步不肯放鬆，竟自追趕下來。那老人竟自己直撲綠雲村外，斜奔那片竹塘，苗成任憑把夜行術盡力施展出來，只是始終距離着那人兩丈多遠，把苗成急的只恨自己身邊沒帶着暗器，要是身邊帶着暗器，怎麼也先給他一下子。好在這一段路程並不遠，那老人直撲那片竹林，苗成一看不好，要被他逃進了竹林，自己就算白白的被他戲弄了，再不肯忍耐下去，厲聲喝叱道：「你這老匹夫還是要把你老子引到那裏去？這裏就是很好的所在，不站在我可要罵你了。」

那老者却略一停身，回身喝叱道：「醜鬼，你要死也不要這麼等不得，這就到你葬身之地了！」那老人竟自湧身一縱，躍進了竹林中，一條小道。苗成本知道這江湖上的習慣「遇林莫追」，此時自己被牠囉嗦的火起萬丈。再不肯守什麼江湖禁忌，竟自跟踪追趕下來。這座竹林中竟有一片空地，直通着江岸靠東北一帶的一片葦塘。外面月色甚明，只是這竹林中却倒是陰影甚暗。那老人已竟站住，苗成怒罵道：「你這老匹夫找了這麼個葬身之地，苗老子別教你白費了事！」往前一縱，鬼頭刀照那老人的頭上就劈，老人却往旁一躍，閃身避開，向苗

成厲聲喝叱道：「你先不要忙，這還不是已到了你最後之日麼！你等我把話說明，你再死不遲。」

苗成攔刀說道：「老匹夫，我苗成就是沒把這死生兩字放在心上，講個明白也好，我和你這老匹夫素昧生平，你找了我來，是什麼意思？大約江邊古塔中也是你這老匹夫作祟，你就敢到綠雲村，這麼找我來，定是受那惡魔彭天壽差派，你既來了，也休想離開這裏了，老匹夫你叫什麼名字？」

老者微微一笑，向苗成道：「你不用張牙舞爪的這麼張狂，我既然來了，我的事不辦了結了我絕不會回去的。醜鬼，你不用自己搗鬼，瞎猜測我的來意，江邊古塔中我是另有其人，不關你的事，醜鬼老夫的姓名現在還不願意告訴你，也用不着你問，即或我提出來，你也未必知道，你們主僕，全會的是成名的人物，像我們這種無名之輩，那還放在你們眼中，醜鬼咱們好好的講一件買賣，拿你的這條命，換一件東西，你自己可要思索一下，醜鬼你不要以為你從來不惜命，不怕死，不過這次老夫既已找到這裏，你的命就不許你管了，不是老夫對你說句狂言，你的死生兩字，完全握在老夫的掌中，不過我這人作事來明去白，你還放明白些，一個人只有一條命，你這醜鬼任你不怕死，我却不大相信，螻蟻尚且貪生，人沒有不惜命的。你從天南把這條命逃出來，今夜才有這個人，不過一個人一生去了年幼無知，和衰老病廢，中間不過數十年，任你施為。可是在這短短的數十年中，一個人要是不能成名立業，困頓在江湖上，低首下心的，仰人鼻息，這樣苟活一生，老夫看來，這種人活個什麼意思，醜鬼，你常常自命是英雄，素日以任俠尚義自居，不過據老夫看來，你滿錯了，大丈夫作事，不留芳

千古，就得遺臭萬年，那才對呢。你這醜鬼空學了一身本領，依附人的鼻息下，這麼把你一生斷送了，你這個人這一世就算白來了，老夫也不知道你是那位師傅教下來的門下，你依靠姓商的門下，你肯替他賣命，到現在你又該如何！老夫我和你也沒有見過，不過很有些人告訴我，你只是一條漢子，我們不願意教你這種有作爲的人，白白的斷送了一生，這才不顧一切的找到綠雲村，把你引到這裏，以良言相勸，教你醒悟了過去的錯誤，指你一條明路，教你往後能夠揚眉吐氣，在江湖道上多少也得教你佔些地位。其實這種事你要是稍明白的，不用老夫多費話，你只要聽從老夫的話，離開綠雲村，隨我到天南一帶，能給你找一個極好的安身之地，作一個江湖道的領袖，也把你這身本領施展施展，不過你可聽明白了，我們不是非借重你的力量，我們所去的地方，並不是非有你這樣的人物才能長起字號來。人家那裏有本事的人多着呢，我提一個人，量你也有個耳聞，南海漁人詹翼詹四先生，連他那種成名的人物，也歸附那個地方，其他的人也就可想而知了。老夫是懷着猩猩惜猩猩，好漢愛好漢之意，一番好意思把你引到成名露臉的道路上，不過你也得有進身的功勞才能收錄你，連老夫此來也要了斷一件事，你的心意如何？趕緊和我說痛快話，我沒有功夫和你耽擱。

那苗成那聽得下去他這番話，分明來人是一個匪徒，想用威脅利誘教自己離開主人的門下，自己是強按着怒氣，要聽明白了他的來意，可是聽了半天，他的話還是含糊其辭，沒說出個結果來，怒叱一聲：「你這老匹夫是一派胡言，我苗成生來的命苦，我沒有開山立業的本事，也沒有領率江湖弟兄作那沒本錢生涯的福份，就是依靠人的門下低三下四的慣了，我命中造定了是這樣，我早認了命，何況我這人天生來的一條道跑到黑，絕不回頭，姓商的自

幼把我恩養起來，我認定我這一身皮肉骨血全是姓商的，任你擺上功名富貴，你老子絕不會動心的，你是枉費唇舌，你相在麻煩了半晌，據我看你是白費了心機，我教你晚死片刻，我是想知道你真實的來意，看你年歲很老，你竟是一肚子狼心狗肺，可惜你這點年歲，怎麼活來的，老子沒有功夫和你糾纏，你這樣人我留你不留你沒用，還是早早的打發了你吧！」

苗成早把力量蓄足了，腳下一點地，揉身而進，身軀往這老者面前一落，掌中的厚背鬼頭刀劈胸便札，這老者冷笑一聲：「醜鬼你想動手不行，我的話還沒說完呢？」在他答話的中間，苗成的刀已經遞了兩式，這老者只用閃、展、騰、挪、封、攔、格、擋、身形巧妙，苗成這把厚背鬼頭刀上，刀法十分厲害，一動手就沒想留這個老者，想把他當時料理了，以除後患，無奈這老者的動手情形，十分厲害，連着折了他六七招，苗成這把刀全是遞不進去。那老者突然身軀往起一縱，退出兩丈去，厲聲說道：「醜鬼你先等一等，想不要命不至於這麼忙，反正你放心好了，今後你休想再回綠雲村，我老頭子已經伸手的事，任憑他天王老爺出來也得依着我的主張，我有兩句要緊的話在你臨死前，要說與你，現在你的生死也就在這一箇時辰內，我再容你想一想那天龍劍商和，跟他那女人柳玉蟾在江湖上雖然小有微名，不過我們沒把他放在心上，老夫此來還要借一點東西，你這醜鬼能把這件事辦了，也可免得你一死，就是天龍劍商和他的母親羅利女葉青鸞，這個老虔婆尚活在人間，他身邊有一件東西，必須借我們一用，就是那「五雲捧日攝魂釘」這件東西，醜鬼你不會不知道，你能把這件東西得到手中，不僅能買你的命，還能換你後半生的無窮快樂，也不用你再在江湖上寄人籬下，恢人生活，你也能吐氣揚眉了。不過這件事老夫既已說出，你若不能作到，你就得隨着

老夫走，這件東西我們自會派別人來取，這兩件事你敢全不答應，醜鬼，老夫要教你逃出掌下，我就枉叫鐵……」底下一個字沒說出來，在北面的竹林中，似有人輕輕咳嗽了一聲，這老者把低下的話完全頓住，不再講下去。

那苗成哈哈的一聲狂笑，隨口罵道：「你這萬惡的老匹夫，我早就看出你是姓彭的一黨，用這種甜言蜜語引誘我上你們的圈套，鬼使神差，教你把來意說出，你們是懼怕商家的老太太「五雲捧日攝魂釘」的厲害，不敢遽然前來動我們，想出這種下流的主意來，想引誘我苗成賈主求榮，你這老匹夫眼睛了，心也瞎了，你既是江湖道中人，你耳中也該有個耳聞，姓苗的雖然是商家的奴僕，但是論起品格來，比你們這羣狼崽子高着三輩，我已經告訴你這老匹夫，你這齷齪哄騙別人或許被你們所誘，總然你有天大的本領，你能取姓苗的這條命，姓苗的這顆心你拿不走吧。」在苗成這番話一落聲時，竹林的前面被風吹得刷啦啦一響，在這竹竿互碰的聲中，似乎有人說了個「罵得好」三字，不過這三字的聲音被風擺竹林擾亂得聽不真切，何況苗成此時已預備和這老者一死相拚，那還顧得到別處。竟在這時躡身一縱，撲了過來，掌中的厚背鬼頭刀，用劈閃單刀的刀法，如暴雨狂風向這老者下手。

苗成這把刀曾受過名師傳授，頗見功夫，這來人已露出口風，是勢不兩立的彭天壽的黨羽，懷着惡意而來，可此人雖然赤手空拳，但是兩下一遞子之間，苗成已知此人本領比自己高的多，自己把這把厚背鬼頭刀上的本領，完全施展出來，他這趟劈閃單刀，也真下過功夫，崩、扎、窩、挑、刪、砍、劈、剝，這趟刀法上有驚人的造詣，招數勁疾，砍出來的刀路子頗具十足的威力。但是這怪老兒竟自赤手空拳的來對付苗成，他依然是進退起落，翻若

驚鴻，身形巧快的各別，飄然若風。行前忽後，行左忽右，苗成容得他動手多時，才辨識出這老兒竟施展是截手法，苗成一認出這老者施展的功夫，自己身上立刻見了汗，因為這種截手法，是江湖武林中一種絕技，以這種功夫來對付拳術，尙還可說，若是用這種輕功夫來進兵刃，拳功沒有上乘本領的，誰也不敢這麼施展，只怕自己今夜不易再逃出了他這趟拳術了。

這怪老人這趟拳術，施展開挑、砍、搗、切、封、閉、擒、拿、矮若遊龍，猛如獅虎，來如疾風驟雨。去若飛燕驚鴻，這種身子，任憑苗成這兩刀怎樣施爲，也照樣一點邊沾不着人家，反倒盡避了些空招，漸漸的刀法散亂，身上已見了熱汗。這怪老兒一邊動着手，還是不住的夾着戲謔譏諷的言辭，使苗成聽到耳中，實不能禁受。動手應敵，這一把氣浮躁起來，已經算失着，何況苗成身上這一見了汗，漸漸的身形步眼全失去靈活，越發處處露了空，自己這一刀法散亂，身上連番的被老者襲擊，苗成越到了形勢已然分出強弱，完全不是怪老兒敵手時，更把死生置之度外。口中連連喝罵，這怪老兒却也絲毫不肯放鬆，一邊動着手，一邊喝叱着：「你這醜鬼，你是自己找死，老夫本有成全你的心，你反倒這麼不識好歹，太可惡了！你只要現在拋刀認罪，老夫還念你素日尚無大惡，把你帶走，你只要敢這麼信口醜罵，老夫要先把你活活累到快斷了氣，我再擺治你這醜鬼，我要教你嘗嘗這新鮮的死法！」這老者這時手底下，可實在是不肯留情，苗成被他連番襲擊，左挨一掌，右挨一指，可是雖沒有重傷，只是些不礙命的地方，肩、背、臀、膀、肉厚之處。可是這一連番被打，身似火燒，雖還禁得住，可是苗成一看這種情形，自己就是勉力掙扎下去，也無非是早晚毀在此人手內。看

這情形，他是安心逼迫自己投降在他手內，作那背主求榮的勾當，自己焉能惜這一命，怒吼一聲：「老匹夫你苗老子作鬼也饒不了你，」猛然向那怪老兒狠砍一刀，一翻身倒縱出來，自己一咬牙，橫刀自刎。那知刀才往上抬，右臂上被人一擊，一條胳膊完全麻木，再也抬不上去，嗙嗙的厚背鬼頭刀竟自落在地上，這苗成怒罵了聲，「老匹夫，苗老子已是自裁報主，你敢阻攔我。」用左手抬刀，轉身來察看時，那還有那怪老兒的踪跡，靜悄悄的一片竹林，只有那叢雜的竹梢被風擺動着。

螻蟻尚且貪生，誰不惜命，苗成被人家武功逼迫之下，憤而自殺，在當時是一個被迫侮辱，不這麼辯也絕逃不開那怪老人的手下，現在看那老人踪跡已失，空林寂靜，苗成絕不會再尋死路。江湖上的事，歷來是惜名勝于惜命，和平常人尤其把這個名字看得特別的重，苗成竹林受辱，可是絕無第二人看見，這是他能惜命的原由，當時雖用左手把刀拾起來，他再不肯往頸子上抹了，不過像苗成這種人，實有至死不屈的特性，這也就是他忠心護主的特長，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不過這種人可十分難惹，他認定了這件是對的，任憑你說個天花亂墜，他就能百折不回，意志輕易不被你搖動，苗成現在不想死了，他可口裏不肯閒着，對着空林大罵了一陣，到了這種時候依然沒有怕死貪生之意，罵了半晌，沒有人答應，這時右胳膊已經緩過來，照樣的能動作了，苗成被侮辱個淋漓盡致，精神頹敗，狼狽十分，對空罵了這麼一陣，那老兒定是走了，可把自己氣死糊塗死，跟着主人在江湖上也闖蕩了十九年，什麼恩怨仇殺也全見過，只是今夜這個事太以離奇！就不明白這個怪老人，他究竟是怎麼個來意，在先威脅利誘，想教自己作那喪盡天良，出賣恩主的事，那情形是作不到絕不肯罷手，似有把自

已置之死地的情形，忽然間他這麼飄然隱去，這種事情太怪了，自己就是捉摸不出個道理來，又羞又恨，走出竹林，這才和主人天龍劍商和，主母柳玉蟾相遇。自己被這怪老兒侮辱的筋疲力盡，兩眼全有些模糊了，一出竹林，竟給了主人商和一刀，苗成今夜所遇的事幾乎氣死，被主人主母安慰着，一同往綠雲村走回來，遂把所經所遇說與了主人主母。

天龍劍商和跟夫人柳玉蟾，也全驚訝十分，彼此也想不出來人究竟是何路道，他這麼凌辱苗成，究竟是何居心，天龍劍商和遇到這種情形，也是又急又怒，夫人柳玉蟾看到苗成這種情形，一邊走着，一邊竭力的安慰着他，家門東望，柳玉蟾頭一個竄過門去，把門開了，這就是夫人心細的地方，因為一路走着，苗成頗有些步履蹣跚，愁眉苦臉的，他身上定有許多傷痕，這時再教他竄高蹠矮，當着主人面前，他絕不肯示弱，可是何必再教他受無謂的痛苦，所以柳玉蟾趕緊把門開了，天龍劍商和跟苗成一同走進大門來。

一進門先打量院中的情形，沒有什麼異樣，吩咐苗成回自己屋中去歇息，教他趕緊把治傷的藥服下去，柳玉蟾頭一個先奔裏面，她不上竹樓，却到竹樓穿過後面的小門前，聽了聽後院裏並沒有什麼動靜，自己放了心，這時天龍劍商和心中在思索着事，未免精神不屬，竟走上樓梯，柳玉蟾也從後面趕過來，見丈夫不肯再用輕功蹠上竹樓，現在他心情正在煩悶之下，自己不肯任意在他面前施展本領，也隨着他的身後從樓梯上來。趕到了樓上，轉過扶梯，天龍劍商和已到樓門口。

凡是江湖上不論是武林中的人，或是江湖道中人，在夜間出入全不肯疏忽，恐發生意外，就是自己常走的地方，門窗燈火全是十分留意，何況商和他們夫婦，今夜是自己有所遇，

絕不會那麼大意的，商和見樓門和窗上的燈光全和走時一樣，放心的往裏走，一腳踏進樓門口，猛見在他那書案前，燈光下，坐定一個俊貌奇怪的老者，一身短衣裳，半禿的頭頂，一絡山羊鬍子，手裏正拿着自己看的那本書，靜坐在那裏，自己這一進屋，這老人把書本子往書案上一放，神色自然微笑欠身，天龍劍商和在愕然驚懼之下，往後一撤身，劍已握到右手，左手一指，喝問道：「你是什麼人？」柳玉蟾是緊跟着商和的身後，這種動作太急，柳玉蟾也沒想到會再有意外發生，險些和天龍劍商和撞在一處，自己也驚得往後却步，這時那老人呵一笑道：「商大俠我冒昧登門，可稱是不速之客，我恐怕嘗了主人的閉門羹，故此這麼無理的攔阻竹樓，商大俠我應得何罪，儘管處罰，我只盼望賢伉儷，不要把老婆婆驚動出來，我就感激不盡了。」

天龍劍商和，跟夫人柳玉蟾在乍一見竹樓中有人潛伏，非常驚懼，這時察顏觀色，已竟看出來人沒有十分惡意，不過可沒有十分把握，因為一些看不出這人的來歷，更不認識他。夫人柳玉蟾身後也自戒備着，把暗器已扣在掌中，預備來人稍有動作，先下手為強，賞他一暗器，柳玉蟾更想到苗成所說竹林中那人的情形，頗像此人，遂也厲聲喝問：「既然承你不棄，來到綠雲村中相訪，我們夫婦定要竭誠的招待你才是，不過方才竹林中莫非就是尊駕麼？既肯現身相見，請示姓名？」那人這才慢吞吞的站起，向柳玉蟾道：「你所說的倒是不差，竹林中和那醜鬼相戲，正是我們辦的，你們賢伉儷要問我的姓名，我就是說出來，你們也未必知道，江湖上還有這麼個人，我現在題個人你們若是知道的話，我們一切事就好講了，南海漁人詹四先生，你們賢伉儷可認識他麼？」此人話一出口，天龍劍商和趕緊把掌中

劍交到左手，向來人一拱手道：「尊駕既提起這位詹老俠客，我想你和他定有淵源，尊駕莫非是從詹四先生那裏來麼？恕我夫婦無禮，我還是得向尊駕請示姓名也好稱呼。」

柳玉蟾這時聽來人提到詹四先生，不致再有惡意，更恐怕被來人發覺自己要用暗器，趕緊收起來，這來人聽到商和的話，這才說道：「賢伉儷既然肯承認我所說的人，量不致再疑心我了，何防先請到裏邊來，咱們坐下談談好麼？」天龍劍商和此時已細查來人身上絕沒有兵刃，遂向來人點點頭道：「我正要和尊駕細談。」跟着一扭頭向夫人柳玉蟾看了一眼，毫不遲疑的走向裏面，先把掌中所提的天龍劍往劍鞘上一插，返身向來人拱手施禮讓坐，夫人柳玉蟾却緊隨着商和的身旁，不肯離開。

這人容商和落坐之後說道：「商大俠，在下因爲是無名之輩，歷來無論走到什麼地方，輕意不肯報「萬」兒，這不是我的輕狂，正是我藏拙的地方，縱然丟人現眼，也可給師門稍微保全一些，不過今夜來在綠雲村，我不把我的來歷說清，咱們底下的話就不好講了，我姓雍名非，江湖上有個渾號，全稱我作鐵鷄子，在詹四先生門下，在弟子中忝居第一，我的話絕不假吧，無名小卒，未必入過商大俠的貴耳吧！」

天龍劍商和「哦！」了一聲，慌忙站起道：「我商和真是有眼無珠，雍二俠光臨寒舍，我幾乎當面錯過，今夜瀟湘水面，江邊古塔，村外竹林，寒舍俠影，全是雍二俠一人了，盛名之下無虛士，詹四先生的門下，果然不同庸俗，另具一番身手，我商和雖然也在江湖上混了些年，可是望塵莫及，教我商和拜服不盡，不過不知是雍二俠來此一現身手，我寧言多有冒昧之處還求原諒。」

那柳玉蟾也忙向前萬福施禮着道：「雍二俠鐵鶴子三字，我柳玉蟾在我娘家就已聽連我父親全仰二俠的掌法絕妙，一身的本領，武林中誰不敬仰，這些年無時不在存着之心，只是機緣不洽，空懷嚮往之心而已，真是意想不到，二俠竟自來到綠雲村，我們先不問二俠的來意，只憑今夜這一聚，這可將引用那句俗語，我們夫婦三生有幸了。」鐵鶴子雍非哈哈一笑道：「只憑賢伉儷這種文雅風流，誰又知道是十年前，名震武林的女俠客呢。」柳玉蟾道：「俠容兩字我們可實不敢當，雍二俠快快請坐，我去燒盞茶來。」鐵鶴子雍非忙說道：「你不要費事，我這疏狂成性的人，實在是不慣客氣，請你不必費事，我已飽飲清流，還不甚渴呢，今夜我過份的辛苦，頗感疲勞，我這麼闖進竹樓，也正是避着兩人，一位就是尊府上的那醜鬼苗成，和後面的老太太，這兩個我實不敢過份的招惹，可是我對於這兩位，倒是懷着瞻仰瞻仰他們，只是他們這兩位，性情與常人不同，我一個打算不好，還許白在他們面前討了無趣呢。」

天龍劍商和聽到他的話，不由的嘆味一笑，向這位鐵鶴子雍非說道：「雍二俠你這話我可認為言不由衷，那苗成已是雍二俠的手下，鋌羽而歸，他已飽嘗二俠的手法，只怕他羞憤難消，少時和雍二俠見面，難免有得罪之處，我得先向雍二俠面前告罪，我雖是他的主人，教你見笑，他頗有些不服從我的命令呢。」

鐵鶴子雍非哈哈一笑，向天龍劍商和道：「我倒十分喜愛他，只爲他性情各別，在天南一帶武林中全盛傳着，天龍劍的門下有這麼一個怪人，他是忠誠勇敢，百折不回，臨危不懼，寧死不屈，這種性情很是難得，只是江湖空白這麼傳說，我雍非還真沒見識過，這才故

意的把他誘出綠雲村，百般逼迫，盡情凌辱；果然這醜鬼天性厚，志向堅定，任憑怎樣威脅利誘，他是絕不肯背叛你的，商大俠只憑你門下有這麼個人，也足以自豪了。」天龍劍商和道：「這是老英雄的過獎，不過他的性情也真教人難于親近呢！……」雍非答道：「任憑怎樣，只看他這種忠心護主，也該讓他三分。」剛說到這，聽得門外嘎支嘎支的一陣響，柳玉蟾已聽出是那苗成脚步之聲，知道他若是一進門看到這個仇人，他焉肯甘心，自己才站起來，要往外迎着他跟他說明一切，那知那苗成正是爲這件事來的，突的見他湧身而入，一聲怒吼：「你這老匹夫，把你苗成子已經凌辱夠了，還跑到我門上來裝模作樣！」他提着刀來的身形縱起，往鐵鶴子雍非身上刺來。那鐵鶴子雍非早看見這個冤家對頭闖進屋來，和自己拚命，不慌不忙，神色自如，眼看着苗成連刀帶人一塊落下來，他兩手一按椅子的扶手，那身軀輕飄飄縱起來，已落在書案上，離着那盞臘官不過尺許，起落之間，那燭焰只擺了擺，竟沒被撲滅，這種輕靈巧快的身形，稱得起是武林中的絕技。

這時天龍劍商和也早已動手，沒容他刀往下落，輕舒猿臂，把苗成的腕子格住，用沈着的聲音，喝叱道：「苗成！不許你胡鬧，你有幾條命，敢和雍二俠動手。」柳玉蟾也趕過來，擋在他面前，伸手輕輕的把他厚背鬼頭刀接過去，說道：「苗成，你受了什麼委屈，既看來人能坐在這裏和主人講話，這定是一家人，你吃了什麼虧，也應該問個明白，這麼暴躁，豈不教人笑話，有話好好講。」

天龍劍商和這時已把苗成的腕子撒開，回身向鐵鶴子雍非道：「雍二俠我的話說在頭裏沒有，他這種性情太以難講話了，老俠快快請坐，一切事看我夫婦薄面，擔待一二，雍非哈

哈一笑，已落在地上，向苗成說道：「你不要儘自放不過我去，好在我這人還講理，打完了人我自己送上門來，殺刮存留，任憑尊便，我沒跑掉，總也對得住你了。」柳玉蟾趕忙攔着雍非的話道：「老俠客不要和他取笑了。」忙向苗成道：「苗成，你今日栽在這人的手內，認爲是奇恥大辱，憤恨難消，可是我若告訴你和你動手的人是何如人，大概你的氣就會平了，你大約總該知道的很清楚，這位是南海漁人詹大俠的門下，老英雄名叫鐵鶴子雍非，你會不知道吧。」

那苗成聽到主母說出此人的姓名，「哦！」了一聲，往後倒退了一步道：「怎麼？這是詹四先生的門下雍老英雄，啊呀！我苗成這種無名之輩，竟會承這位名震天南的鐵鶴子照顧到我的身上，我真有些莫明其奇妙呢？我不知道怎麼得罪過雍大俠，今夜這麼不肯相容，可是我苗成已是你雍老英雄的手下敗將！論我這點本領，再有兩個苗成也不是你雍老英雄的對手，不過你得教我死個明白，我什麼地方得罪了你這領率天南俠義道，你要講個明白？」苗成說到這，他雖是明知道來人是非常人物，但是他依然沒有一些懼怕，那種倔強的性情，絲毫不減。

鐵鶴子雍非已經落了坐，柳玉蟾也把苗成那柄厚背鬼頭刀立在牆邊，鐵鶴子雍非向苗成道：「你這老哥，先把怒氣往下消一消，殺人不過頭點地，我這人趕到這裏負荊請罪，不能算不說理了，咱們的事好說，這也用不着再攔他十年八載，沒了沒休，管保今夜就給一個了斷，你看如何，咱們坐下講。」天龍劍商和夫婦見這鐵鶴子雍非肅散自如，語言毫爽，不過苗成看不透他這類意思，並且他這種性情，你惹惱了他，任憑你是怎樣驚天動地的人物，他也

和你沒有完，也跟着向苗成道：「苗成，你不許心中再存芥蒂，雍老英雄是江湖成名的人物，此番光臨我綠雲村，深夜間趕到我們這裏，這實在是難得的事，適才竹林相戲，絕非無故，另有原由，我們還要向雍二俠請教一切，我們也是江湖道中人，那好這們一點不能容事，你要好好聽我們的囑咐，你要這麼一些禮貌沒有，教雍二俠就要見怪了。」那苗成一張醜臉還是滿含着怒氣，向天龍劍商和道：「主人！不是我苗成不識好歹，主人你不知道方才竹林中，人家頗有把我置之死地之心呢。」

柳玉蟾一旁笑道：「苗成你不要胡說了，雍二俠若是真沒有留你意，還容你活到現在麼，不要胡鬧，好好在這裏聽着講話。」那鐵鶴子雍非一旁說道：「商大俠你們賢夫婦請坐，苗老兄，你也坐下，聽我把我的心意說明，任憑你發落如何？」

那苗成依然是憤憤不平的說道：「你老英雄不用和我客氣，這裏沒有我的坐位。」鐵鶴子雍非道：「沒有那麼些講究，像苗老兄你這份肝膽任憑他怎樣成名人物，也應該青眼相看。」說到這裏復向天龍劍商和道：「商大俠你此後對此人不得再存主僕之分，這種忠誠，這種肝胆，江湖道中能有幾人，此後你們正該甘苦相共，禍福相擔，共存亡，共生死，爲患難弟兄，才不辜負他這樣的人呢！」

商和拱手向鐵鶴子雍非道：「二俠說的極是，我商和敬謹受教。」回頭向苗成道：「苗成你聽見了，雍二俠這樣吩咐，你就坐下，我們也好講話。」那苗成聽到主人這樣話，一張醜臉漲得通紅的，頭上的筋全暴起，向商和道：「主人你別管我，我坐立由我自己，你若這麼拘束我，我只好先到前面去了。」那雍非看着苗成這樣情形，微微一笑，向商和道：「商

大俠，你門下這位苗成老兄，果然名不虛傳，他這種情形，只好由他，我雍非往後要是得了機會，能和他一處聚會些時，我們倒可以多親多近，我就是喜愛這種性情的人，坦白爽直，胸無成竹，我雍非很願意得這麼一個好幫手，只是教我那裏去找第二個苗成？」方說到這句，外面走廊內輕輕的一響，鐵鶴子雍非，愕然起立，向商和問：「貴宅中這時候還有什麼人出入？外面有人。」天龍劍商和，柳玉蟾，也似乎聽出有人落在窗外的走廊上，商和方要答話，鐵鶴子雍非也要發動，樓門口突有一人湧身而入，口中說道：「是那位成名的俠義道，晝夜入我綠雲村，把我們苗成儘情凌辱，也過于渺視我商家無人了，我這老而不死的葉青鸞，倒要領教領教你是何居心。」

第二章 驚厄耗羅刹女備戰

鐵鶴子雍非一抬頭，見當門而立，是一位白髮蕭蕭的老婆婆，這種面貌要是在深夜中看到，實有些令人驚恐，瘦削削的臉，滿臉縐紋，兩眼深陷在眼眶內，兩隻眸子發出一種異光，令人不敢逼看，兩腮癟着，手中拄着一條拐杖，錚光利亮，看不出是木、是鐵？穿着米色衣裳，和他這種像貌，跟他這震懾人的神色，鐵鶴子雍非也不禁悚然起立，向天龍劍商和看了一眼，跟着却哈哈一笑道：「我雍非真是有緣，今夜把我所見到的人，全見到了，我斗胆的問一句，這位敢是二十年前名震兩川的女俠羅刹女，老前輩快往裏請，我雍非來到綠雲村，正是要向老前輩面前求教，只爲趕到這裏，時候太晚，不敢再驚動，老前輩請。」

這時天龍劍商和，跟夫人柳玉蟾，全迎了過去，向這位老婆婆道：「母親，怎麼知道前

面有客人到來？這位雍老英雄也是我們同道中人，母親不要誤會，他是奉詹四先生之命，到這裏來的，我們正在說着經過呢？」

這位商老太太看了看鐵鶴子雍非，點了點頭道：「既是詹四先生那裏來的，我老婆子倒不好說什麼了。」一邊說着一邊往裏走，向雍非點點頭道：「這位貴客，既是詹四先生那裏來的，你尊姓是雍，詹老俠客的門下，有一位叫鐵鶴子的，和尊駕同姓，我老婆子久仰此人。」雍非忙答道：「那正是我在下。」老婆婆含笑笑道：「這就是了，莫怪有這般好身手，把我們苗成戲弄個淋漓盡致，若是江湖上無名之輩，他也不敢到我老婆子面前張狂呢！老英雄請坐，我這遭逢禍亂，匿寄瀟湘，度着這種孤寒歲月，那些成名露臉的人物，誰還肯來一顧我們母子，老英雄肯這麼賞臉到寒舍，定有緣由，請明白指示，我也好作打算。」

鐵鶴子雍非聽到這位老婆婆的話，暗暗佩服他，果然這羅刹女葉青鸞實在不好惹，當年在兩川一帶，不論是武林中，以及江湖道，提起他的名字來，全有些頭痛，事隔這麼些年，他依然還健在，這種鋒芒，依然沒有收斂，話出來的真夠利害，我這還是頂着南海漁人詹老俠客的威名來的，他依然一步不肯讓，另換一個人來，只這老婆子面前，就不容易講下話去，不過惡人自有惡人懣，強中自有強中手，任憑你羅刹女葉青鸞多大的盛名，天龍劍商和是怎樣成名的人物，柳玉蟾在江湖上也揚過名兒，醜鬼苗成，更是難惹的傢伙，可是你的對頭人絲毫不怕你們這班人的利害，要以狠心辣手，暗地圖謀，只怕你們這步殺身大禍，足夠你一擋的呢。鐵鶴子雍非請大家落座之後，說道：「老前輩我雍非月夜泛舟，綠雲村午夜間作不速之客，正是有事而來，如老前輩所料，我此來是奉了敵師之命，到這裏看看，不過我話說

在頭裏，詹四先生爲的當年和老前輩全是道義之交，現在這件事他不能不多管，我的話說出來，請老前輩不要震怒，那彭天壽對於商家的事不肯甘心，他要再施展毒辣的手段，做斬盡殺絕之舉。這件事提起來，就是我們局外人，也有些氣憤難平呢。」

這位老婆婆羅利女葉青鸞點點頭道：「這很好，我老婆子不願意在今生中留下未了的債，就着我老婆子，還有這口氣在，我們兩下清算一下子，倒是很好的事，我們沒去找他，他反要來找我們，這真是反常的事，那彭天壽他的末日到了，我們匿跡瀟湘，綠雲村來度着這清苦的歲月，正爲我老婆子有難言之處，難到我真個怕他嗎？不過這幾年來，我們和江湖上就隔絕，這一班江湖上的朋友們，全已經疏遠多了，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他這幾年來的形跡，我老婆子就歷來沒探問過，我們打算和他的事，在我們重返兩廣，再整家業的時候，必要和他把過去的事辦理他個乾乾淨淨，我倒不願意給我這一家人留無窮後患，如今他倒不能等待，這倒很好，只是他現在落在那裏，怎又知道我們在這綠雲村隱跡，雍二俠不辭風塵之苦，千里迢迢，給我們送信，我老婆子感激不盡。不過不怕雍二俠你見怪，我老婆子雖到了這風燭餘年，依然把我少年時的性情去不掉，好強好名，這是我的短處，當年一敗塗地，何嘗不是這種原由，我老婆子頗有自知之明，可是我這一家人，全是同一樣的性情，連我們這兒媳婦外姓人，何嘗不是跟我們一樣，所謂江山易改，秉性難移，這種不好的毛病，我任憑受到多大的挫折，也不易改掉。雍二俠你千里送信，固然是詹四先生不忘當年舊義，還惦记照顧我們母子，雍二俠你爲我們這事受這麼大的奔波，我老婆子也承你十二分的人情，只是你對我兒子兒媳和我這忠誠護主的苗成，盡情的戲弄，這件事和雍二俠你送信來，不能並在一處講了

，我對於雍二俠這種舉動，實在不敢承認，要請雍二俠你把這種真意，明白賜教才好。」

鐵鶴子雍非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暗暗吃驚！好個難惹的羅刹女葉青鸞，莫怪我臨來時，老恩師一再囑咐，叫我謹慎一些，對這家人，千萬不可存輕視之意，雖然他們事敗逃匿，但是當年的事是另有一種緣由，他這一家人，決非易於觸犯的人物，我道不深信。好在我雖有些放肆的舉動，還把脚步站住了。不然只恐老漢字，我就不好擔呢。忙向羅刹女葉青鸞說道：「老前輩不要誤會，我雍非雖沒有瞻仰過老前輩，但是我恩師常常提起，我豈能存輕視之心，戲弄之意，江邊古塔是我自己不謹慎，早露了形藏，被兩大俠所見，我竭力的避匿，我正為的是要見識見識尊府上這位特出的人物，苗老兄，因為我在恩師門下，就聽得提起他當年以死命報主的情形，我們江湖道中，最難得的就是這樣人物，也是最敬仰的人物，所以我此次前來，無論如何，我要看看他這種特殊的性格，所以用盡了威脅利誘的手段，可是寧死不屈，令人可敬，老前輩門下有這種人物，定能化乖戾為祥和，轉禍為福，這是必然之理。我們只看這苗老兄這種忠實，這種肝胆，我們也要為老前輩的事，略盡些綿薄之力，老前輩我就是這種意思，難道不能恕我雍非的狂妄嗎？」

羅刹女葉青鸞聽到鐵鶴子雍非這番話，臉上才露出一絲笑容，點點頭道：「所以歷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為人人所敬，正因為天地中有這種正義在，所以我們商民遭遇雖慘，但是我這一家說句放肆的話，人人全有一颗良心在，秉天理順人情，主持正義，不畏強梁，雖然我們弄了個一敗塗地，有我老婆子這口氣在，任憑他怎樣磨折，我們絕不灰心，仇家怎麼謀我，我是絕無所懼。那苗成站在一旁，聽了鐵鶴子雍非的話，醜臉上怒意全消，向雍二俠說道：

「你雖無惡意，但是竹林中那麼照顧我，我苗成實有些力盡智窮，往後請你雍二俠別那深看得起我了，真那麼照顧我，我真想橫刀自刎，以免多受他人的凌辱。」雍非哈哈一笑道：「苗老哥！你不要心中再存芥蒂，往後盡在好處照顧你，並且也不容你死，把你這點血心，這副肝胆，全得好好的留着，你主人這裏正要用的呢！」那苗成聽了雍非這話，心裏才把一切的憤怒全消，不禁向雍非笑了笑，遂說道：「現在說明白了，你是客人，我得照顧照顧你了，我給客人燒茶去。」

苗成到後牆下，把自己那口鬼頭刀提着，匆匆走下樓去，鐵鷄子雍非，望着苗成的後影，點頭歎息道：「我雍非也在天南一帶，隨着恩師行道多年，可是像苗成這樣忠誠不二，百折不回的人，還沒有遇上一個呢！此次來到瀟湘，是我最痛快的一件事。」老婆婆羅刹女葉青鸞也慨然說道：「雍二俠，這苗成本是我商氏門下一個傭人，只是他從十幾歲中依附到我門下，他這種性情，若是換在旁人的手底下，或者也許埋沒他一生，也許早早在江湖上送掉了性命，他的性情非常令人難以接近，可是我們把他從那時收養在門下，就肯定了這人是心口如一，性情直爽，所以反倒另眼看待他了。他的武功本領，多半是在商和練功夫時隨着教給他的，直到後來，他的年歲漸漸長大，我這一家人，能和他說得來的，大約也只有我老婆子一人，趕到我們遭逢那場大禍，這才顯出來他的天性忠誠，全非江湖道中人所能有的，當日我那種情形，我都不忍再談，我小孫女金鸞那時才週歲，他竟會得保全這孩子，身受十幾處傷，完全一個人拿血洗過來，他以死命掙扎，帶着那麼重的傷，一夜間在亂山野谷奔馳了四十里，任憑什麼人，只怕也沒有這種義烈的情形了，後來我們找到了他，人已經是奄奄一息，

躺在一個獵戶的人家裏，完全是沒有一點希望，可是我的小孫女，絲毫沒有受傷，我老婆子從江湖行道，以至嫁到商家，我就是沒落過一點淚，就是那次，爲了這捨身救主的苗成，我算大哭了一場，叫我痛斷肝腸，爲我一生破例的事。只是他傷痕過重，流血過多，已經不易救治了，但是我老婆子看到他那種情形，我對天發誓，要盡我老婆子最後一分力，留他的命在。所以我和強敵拚鬥時，我自覺得還沒用到十二分的力量，可是爲了救他，我在一天的工夫，往返二百餘里，我給他找我方外的至友，雲開山鐵佛寺，太虛上人，取得續命靈丹，把我這義僕的命從鬼門關上奪回來，帶着他一同來到這裏。我的心意，本想着把他收爲義子，只是這斷的性情，太以的各別，他不但聽我這種安排，反倒叫我們不再提及當年的舊事，他自己說他把過去的事全已忘掉，若是我們有感激他的情形，另眼的看待，那簡直是不容他在我們身旁了。他自己說，衣食教養全是商家把他成全起來的，他的身體髮膚，不是他苗成自己的，他願意還給商家，這裏就是不能站了，他決不再投別的路，不是橫刀自刎，就是投江自殺。雍二俠，你說這斷怪不怪呢？又好杯中物，喝了酒，簡直沒人敢理他，我也只好任憑他去胡鬧吧，所以玉蟾商和夫婦兩人，對他全是退讓三分，不肯和他事事認真，事事計較。不過像我們這種武林中人，最重的是這種人，他雖不叫我們再提舊事，我老婆子對他待我家之情，我那一時不擺在心上，所以我對於我骨肉間實沒有比對他關心，雍二俠你要知道，這正是良心所使，叫人怎能不這樣擺在心上呢！

羅刹女葉青鸞提到這些事，頗有些感慨悲憤，鐵鶴子雍非，也十分讚嘆，對於這醜鬼苗成更加上了幾分敬愛之心，所以苗成二次脫難，何嘗不是羅刹女今夜這一席話所賜呢？這時苗成從新給燒了茶來，挨次的全都滿上，跟着退出

樓去，鐵錫子雍非，這才把恩師所傳來的話，向羅刹女葉青鸞說道：「老前輩，敝恩師以內家的修爲，得享高齡，近幾年來，他也是不願再惹牽纏，多造殺孽，所以近十年來輕易不肯再下山林，他雖然是一個俗家，但是近年來，他的武功頗近於道家，閉門靜養，倒也過着安閑的歲月，一個縱橫江湖四十餘年的技擊名家，臨到壽享這歷大的年歲，也就很難得了。所以敝恩師，常常的誥誡我們，我們這班門弟子，雖然各本着門規，在江湖上行道，總要把脚步站住了，按照天理人情去作，惟恐我們失足，更把自己做榜樣，諄諄的誥誡我們，能夠像他老人家，在江湖上闖蕩了一生，到這般年歲，能保得住頂上這類人頭，就算很足了，我們這弟兄幾人，雖然不常在他的面前，可是誰也不敢稍背老恩師的教訓，老恩師在江湖上沒洗手時，那種豪放的性情，老前輩們當還記得。可是這幾年來，誰再看見他，任憑誰也不信他就是當年名震川滇的南海漁人詹四先生，鬚髮如銀，道貌昂然，如閑雲野鶴，慢說是不肯再入江湖，連江湖的事輕易也不願提起，我們這班門弟子中，如逢有重大不可解的事，輕易也不敢向他面前去敘說，這種情形，他如同和這紅塵隔絕，再不肯問江湖上一切事了。那知我恩師何嘗不關心着他所願意關心的人，在上半年有一個武林舊友，提起此人，大約老前輩也許記得，不過在老前輩在兩川行道時，此人年歲還小，就是那鐵劍先生展翼鶴，大約老前輩在江湖上時，他不過才出藝師門，此人經過多年的造詣，更得着異人的傳授，劍術已到了爐火純青，在海南島一帶，不止於名震江湖，更能夠威服苗族，在苗族中，也有這鐵劍先生一席之地。」

羅刹女葉青鸞點點頭道：「此人還健在麼？他的年歲也不小了，我在兩川一帶，記得會

會過兩次，不過這人的性格十分古怪，在初見他的人，全認爲他是一個冷酷無情的武林名手，後來經過幾次看到他所辦的事，天性比任何人全厚，肝膽照人，熱腸俠骨我倒很愛惜他，只是我們的時機不巧，總未能聚到一處，我老婆子想起此事深爲遺憾呢，此人竟和詹四先生有交情嗎？」

鐵鶴子雍非點頭道：「做恩師和他是忘年之交，這次他到老恩師那裏，倒是關心着我恩師年歲已高，到那裏盤桓些日，無意中聽他談起來，那五虎斷門刀彭天壽自從那次和商家結仇之後，雖然用那最毒辣的手段，把商家害了個七零八落，離開川中，遠走內地，埋名隱姓，再很少有人提起羅刹女，和天龍劍商和兩人，只是這彭天壽，他知道雖然給了你母子一個痛創，但是將來的事情總算忒了，更擔心着老前輩緩開手，找他報復。我雍非口直心快，歷來不會奉承人，以彭天壽那種身手，當年在川中，要憑他單人獨騎，想動老前輩們只怕他絕不是敵手，只爲那次，一者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二來是他所約請的人，十分利害，可是他到了事後，他並不是不擔心自己，對於高大俠掌中的天龍劍，他還真沒有放在心上，只是對於老前輩那枝五雲捧月攝魂釘，是他彭天壽最畏懼之物，我聽恩師說過，當年對於老前輩下手時，以六樣暗器同時動手，他就爲的是，把老前輩的雙手打傷，不能運用這樣暗器，也正是叫他們能逞一時威嚴的原由，可是彭天壽在當年把你們母子滅掉，後思無窮他怎會不明白。所以在事發之後，他也趕緊匿跡潛踪，再也找不到五虎斷門刀的蹤跡。」

這些年來，一方面暗中派他的羽黨，探查老前輩一家人的蹤跡，一方面他設法投入苗疆，匿跡在苗墟裏，他竟練起一種毒惡的暗器，結識了幾個最利害的兇苗，練了七口苗刀，他

下了這麼些年的功夫，這七口苗刀上，已經有了非常的成就，近來他竟得着了一點信息，大約是聽說老前輩這一家落在湖南境內，但是準在什麼地方，他還知道不清楚。可是他已經知道老前輩還依然健在人間，這猶其是叫他不敢釋懷的事，所以他依然不敢往內地來，可是他已經計劃着，圖謀着老前輩，只是他雖然有七口毒藥苗口，但是他對於老前輩的獨門暗器。「五雲捧月攝魂釘」，還存着不是對手的打算，所以更另想下手之法，他勾結兩個橫行滇黔兩廣一帶的飛賊，竭力的連絡他們，收買他們，結爲生死之交，想利用他探探着老前輩的蹤跡，暗地圖謀，無論用多少時候，也要把老前輩的「五雲捧月攝魂釘」盜去，只要這件暗器一離開老前輩的手中，也就是彭天壽二次下手作他斬草除根，永絕後患的時候，那麼鐵劍先生展翼霄，在苗疆中也很得苗人的信仰，並且輕易不到內地來，這五虎斷門刀彭天壽，雖是出身綠林，但是他逃入苗疆之後，並沒有爲非作惡的行爲，鐵劍先生展翼霄，雖和他是水火不同爐，但是各不相干，也不肯無故的收拾他，驅除他，這彭天壽他對於鐵劍先生也沒有過份的猜忌，他這種圖謀，在苗疆並沒有什麼顧忌隱祕着，他認爲在苗民口中，吐露出去，也不過是在苗疆中能夠傳佈他的圖謀，內地中總不會透露出來，可是老前輩們，這些年形蹤隱匿起來，鐵劍先生猶其是輕易不到內地來，總然讓着這種惡念，也不至於一時叫他如願，所以這次鐵劍先生到老恩師那裏，提起這事，更向我恩師打聽老前輩這家人的下落，是否真個落在湖南境內，鐵劍先生的意思，雖是知道我恩師對劍困門，不喜過問江湖上的事，可是知道我們師兄弟，尙本着師門的門規，全在江湖上行道，耳目必然很重，總可以得着一些信息。我恩師聽見鐵劍先生展翼霄、說出彭天壽的下落，和他這些年的情形來，十分關心這事

，因爲他老人家雖說是，不願再管這江湖上一切恩怨，但是和賢母子是道義之交，更和老前輩是患難的同道，聽到這種厄耗，那會再放心得下。只是對於老前輩落到湖南省，也是僅憑傳言，是否準在這裏，不敢斷定，彼時只看我在老恩師的身旁，這件事只好放在我雍非的身上，老恩師這一來給我雍非算是加上了極重的罪名，很嚴厲的告訴我，叫我要盡全力打聽出老前輩這一家的下落，把這信息無論如何要送到了，也好早做提防，因爲彭天壽所打發這兩個，全是夜走千家盜百戶的能手，有偷天換日，神出鬼沒之能。我恩師明知你們這一家人，雖然埋名隱姓，也不會把彭天壽的事忘掉，定然存着和他一清舊賬的打算，你們的武功劍術，一定是各有成就，不過所來的人，任憑你多大能爲，也有些防不勝防。」

羅列：聽這話。

情形，我們可不須有放肆的話，不過彭天壽他不能死，留在人間，這

是置身江湖的人，恩怨未了，死不瞑目，他能等待我葉青鸞，

是得的事，說老妻子爲這件事，應該滿斗焚香，謝蒼

生最痛心的事，做個最後的了斷，這倒是

一交，數千里關懷我母子，我只感謝你們

，斷他，至於此番生死禍福，我老妻子

家老幼落個同歸於盡，倒也沒甚麼，

一筆了結，先落他個乾乾淨淨，豈

「魂釘」我老妻子可不是當着雍二俠

把他放在心上，只是雍二俠。可知道
答道：「據鐵劍先生說過，這兩個
偷天換日喬元茂，一個叫鬼影子方
人惦着把他兩個收拾了，可是終被他
做下幾樁巨案，官家調集許多公門中能

能立足，定要離開東南各省，遠走內地，

彭天壽賣命，彭天壽這次把這件事，交給他兩人，也正合他兩人
地來，所以做恩師才趕緊的叫我來訪尋老前輩的下落，至於他們究
竟是如何一門的人物，我們全沒會過，我看老前輩以慎防一切才是，誠如老前輩的話，和彭
天壽，趁着這次把以往的事做個了斷，倒也很好，我們這次已經略有打算，我恩師已是封劍
閉門的人，他雖然是關心老前輩的一切，但是他大致是不能來了，可是我們同道中，大有人在，
做恩師的意思，雖未向我明言，但是從口風中已經流露出來，無論如何，這次不再叫彭
天壽逃出手去，更想用老前輩把他誘出苗疆，約請一班同道，助老前輩除此惡孽，不只爲商
氏復仇，也爲江湖上除一隱患。他在苗疆養足了羽毛，倘若重入江湖，實是一個很可擔心的
大害！老前輩何必就做同歸於盡的打算，據我們看，

羅刹女葉青鸞慨然說道：「詹四先生對於我母子，
關心，我倒不好說感激的話
了，我們現在說句不近人情的話，我們隱跡瀟湘綠雲村，一方面爲的是，和五虎漸門刀彭天

壽怨仇未了，更因為我們一家人慘遭失敗，羞見故人，一些過去江湖上同道，我老婆子實在不願意見他們了，我老婆子自己的事，願意自己去了斷，決不願再帶累他人，至於同道們關心，慷慨仗義，我們母子婆媳，沒有不感激的。慢說是我，就是這管這種尋仇報復的事，明知道趕上就有殺身之禍，可是絕不顧及，這正是我武林中的道義，仗義道時行爲，事情倒不必這麼伸手，只有同道們肯對我母子家人，說出這種話來，『良言一句三冬暖』我們已經承情不盡，快慰十分，我不到最後關頭，可以請同道們不必伸手，這種情形，請雍二俠給我轉達到了，向同道們道謝，我恐怕我這般年歲的人，塵世上沒有多少時光停留，受恩太重，我怕報不過來呢？」

鐵鴿子雍非聽到羅利女葉青鸞這篇話，暗暗驚異，這個老婆子倔強的性情，真是與衆不同，他無論到了什麼地步，沒有輸口的地方，絕不肯服人的，任憑多大難關，他也要以一身去闖，這羅利女三字，真不可輕視。隨即含笑回葉青鸞說道：「老前輩這番話講得我雍非實在佩服不盡，本來一個人造于受人恩惠，是一件極不好的事，凡是在江湖上行道的人，全本着恩怨分明，身受他人恩惠，不能圖報，終身遺憾，不過受的人是這樣想，那慷慨仗義，拔刀相助，濟人之急，扶人之危，這是行俠作義的天職，我們全是此道中人，我們所作所爲，不過是求我心之所安，在當時或是事後我敢斷定說：誰也不會再存着收受恩惠的人要感恩圖報吧！老前輩不必把這種事放在心中，能爲你商家盡一分江湖道義，必是江湖中講道義的人，這一路的人，老前輩應該知道，你自己求到他面前，他未必肯答應，可是他自己願意這麼辦，也不是他人所能阻攔得了的，老前輩你想教我把你的話轉告武林同道，這些事我雍非

實不敢領命，老前輩也不要把這件事再擺在心頭。」

天龍劍商和一旁說道：「雍二俠家母並非是拒人於千里之外，對於江湖上一般同道，肯爲我商家幫忙，我們感激不盡，家母的心情，還請雍二俠原諒，他老人家正是在武林同道中深爲抱愧，我一家人忝列俠義門中，也曾仗劍走江湖，辦些除暴安良濟困扶危，作俠義門中應作的事。可是臨到自身，反倒無以自保，這是以太以慚愧的事，所以來到綠雲村，明知道這一帶也頗有當年的同道，他老人家絕不令我們少通聲氣，正是爲羞見故人，老人家這些年，也太以的可憐了，對於過去的事，一日不能去懷，時刻想到要親手解決這事，對於老俠客南海漁人，和鐵劍先生替我們多多致謝，對於他們這麼關心我母子，我母子感激不盡了。」鐵鶴子雍非忙答道：「商大俠也過於客氣了，我但願得這場事能夠把他了結完了，你這一家人能夠早日重返天南，我們多聚會些時，那才是快意事呢！」

他們這麼和談着，已經是很大的時候了，突聽得遠遠的一陣喔喔的雞聲，天色已經將拂曉，雍非忙的站起，向羅刹女葉青鸞道：「我只願儘自談話，幾乎誤了一樁大事，我還得緊趕一程，我若是能耽擱幾時，如若能在這裏多留連幾日，定要重來拜訪，我暫時告辭了。」鐵鶴子雍非說着話，已然站起，羅刹女葉青鸞道：「雍二俠你這麼遠的爲我母子奔波數千里，這才來了一些時，匆匆就要走去，難道不叫我們稍盡主人之禮麼？你何妨在這裏多談談，你莫要聽我老婆子口中那麼說着，不願意再和江湖同道見面，其實我老婆子對於武林道義之交，又何嘗一日忘下，日月不居，流光似水，十年來回首前塵，都如夢幻，我對於一般志同道合的同道中人，也是十分想念，尤其是對於令師徒這一派，更是非比他人，我老婆子

鬢髮如霜，落日餘暉，沒有多少留戀了，和我願意見的人多聚一時，也可以少減愁懷，在這塵寰中多留一面緣，不也是多一分快意嗎？」言下淒涼傷感，感慨無窮。

鐵鶴子雍非被羅利女葉青鸞，這幾句話說得十分心動，因為他自己也曾說過：「一生沒有流淚的時候，也正是他那種豪氣凌雲，雄視江湖，到了多危難的地步，也不肯自餒的特性。可是今夜和自己臨別，居然有這種淒涼傷感的話，這倒是難得的情形，鐵鶴子雍非遂用極誠懇的話，勸慰道：「老前輩，這麼重視我雍非，倒教我不敢當，老前輩的武功造詣，又有這十幾年的鍛鍊，武功上已到爐火純青，壽享遐齡，是必然的事，只要把眼前的事應付週詳，不難渡此難關，將來重返天南，定能和一般同道重行聚首，再聚海南，絕不是作不到的事，老前輩何必傷感，我雍非既已來到瀟湘，這綠雲村我或者不僅今夜來叨擾了，改日我還要到老前輩面前多聆教益，現在實不能再耽擱，我雍非二次登門，要叨擾老前輩一頓美酒呢！」說着話，更向天龍劍商和，柳玉蟾夫人，拱手作別，羅利女葉青鸞向雍非點頭說道：「既是雍二俠有事，我老妻子怎好強留，我這門中自從逃亡隱跡以來，除了我們這個苗成，我老妻子無法管他，對於酒，我這一家人立爲禁忌，如今我倒要爲雍二俠一破禁例，雍二俠幾時惠臨，我老妻子要敬酒三斗，以酬勞二俠在南海漁人詹四先生門下勞苦功高。」

雍非哈哈一笑，往外走來，連羅利女葉青鸞曾親身往外相送，到竹樓門口，鐵鶴子雍非回身，攔着不教再往外送，天龍劍商和，跟夫人柳玉蟾，全跟出樓門。雍非說道：「請老前輩，商大俠、商夫人，不要再和我客氣，我這人是放肆慣了的，我要省些事，不走扶梯了。」說着，向這母子三人一拱手，他竟一躍身，蹶下樓去。才往院中一落，那苗成是因爲聽見

竹樓的走廊下說話聲音，所以趕出來看，見鐵鶴子雍非，已落在院中，忙招呼道：「雍二俠，你走麼？我苗成還要酬勞酬勞呢。」雍非忙笑道：「你這份好意我今夜先不領，等我重來之日，我們暢敘一番，苗老哥，你我更是酒友呢，相見不遠，我們再見吧。」說罷一聳身形，竟用燕子穿雲的功夫，飛縱廂房，身軀再展動，已如一縷青烟，蹤跡頓渺，苗成望着房上，見雍非這種身手，又想起竹林相戲的情形，不盡暗嘆！果然南海漁人的門下名不虛傳。

鐵鶴子雍非去後，羅刹女葉青鸞看着苗成，把門關好，站在樓欄杆上，向他招手道：「苗成，你也要早早歇息吧，沒有事了，這雍二俠行爲上雖然有些張狂，但是我老婆子還沒饒他，你也聽見了，咱們娘兒們任憑他是天大人物，也不容他在我們面前這樣，他總算在我們面前說好聽的話了，苗成你不是最講究，忍受一口氣麼，雖然叫你吃了些虧，但是氣已足喘得過來了，苗成總得見好兒就收，原本他就是好人，跟他打出交情來，這不算咱軟弱呀，往後他來了，可不許你再對人家不起了。」

苗成仰着一張醜臉，帶有笑容，向羅刹女葉青鸞道：「老太太，不用囑咐了，我那能那麼不識相呢，這雍二俠倒是很有趣的，莫看我被他毀一個夥，我現在倒不恨他了。他還很好杯中物，我們還要作酒友呢。」羅刹女聽到苗成這話，扭頭看了看身旁站的兒子天龍劍商和兒媳柳玉蟾，微微一笑，向苗成說道：「好吧，你歇息去吧。」立刻帶着兒子兒媳回轉竹樓中。

羅刹女葉青鸞一進竹樓，吩咐柳玉蟾把樓門掩好，自己走向裏邊，在書案前落坐，招呼着兒子兒媳一同坐下，柳玉蟾給婆母倒了一杯茶，也在身旁落坐。羅刹女葉青鸞嘆息一聲，

向天龍劍商和道：「你已經是江湖成名的人物，不用我再過份的囑咐你，你應該把現在的事仔細思索一下，莫看作等閒，我當着鐵鶴子雍非，話不得不那樣講，我老婆子至死也不肯輸口的，我不能在雍非面前露出一些示弱的口吻，可是現在我母子婆媳就不能那樣講了，咱們得說真的。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實是個勁敵，未可輕視，何況彭天壽也不是當年的彭天壽了，並且這次他又買出兩個江湖大盜，綠林名手，這兩個人，我雖然知道的不清楚，但是耳中也頗有他們的大致情形，這兩個飛賊與普通的，更和我們道路不同，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這八個字我們還得算怕，他在暗處，我們在明處，你不能斷定他那時來，那時下手，這就是最難防的地方。何況這次僅僅是鐵劍先生得來的這點消息，可是信息絕不假，我老婆子倒深信不疑。這位鐵劍先生展翼霄，他成名時候，你們夫婦還沒闖出「萬兒」來，他很辦出些驚天動地的事情來，他曾仗掌中劍，助少林寺四僧下金陵，大鬧總督府，劍傷三衛士，助少林僧接引福王的叔父朱德崎入佛門，可是這場功德事，也正是為少林寺，闖下無邊大禍，朱德崎被接引入福建莆田縣少林寺，剃度之後，也就是名震佛門，武林宗仰的痛禪上人。可是番僧下莆田，火焚少林寺，雖是各有因果，但是一大半也算鐵劍先生展翼霄所賜的，幸得那時這位鐵劍先生，仗義助少林僧，那種胆大包身，俠肝義胆，平常的江湖道，在那番僧手底下，多數不敢抗拒，鐵劍先生竟敢盡全力和他周旋，絕不顧及自己的危險，在俠義道中也很難得了。至於他個人，遠走苗疆，更在海南島一帶久住，雖是他自說是一種圖謀，但是他那時，是避那番僧的惡毒手段，所以那時鐵劍先生，年歲雖然不大，但是所行所為，凡是俠義道中人，沒有不敬服他的，這種人我老婆子也十分喜愛他，這種操行肝胆，却比較平常的行道。

江湖的人高着一籌，我老婆子對於鐵劍先生往年在江湖路上不過只是一面之識，沒有深交，可是隱了這麼些年，他依然還能照顧我們，這是足見他是重道義，念友情，有肝胆，爲他人所不及的地方，所以他這種話是絕不會假。不過他所說的彭天壽所買收的，偷天換日喬元茂，鬼形兒方化龍，我老婆子想，恐怕還不止於只打殲這兩個來，難免另有其人，我們倒不好不仔細的打算一下，不可輕敵，嚴防一切，提防着他們，或者就在眼前，要發動起來，也未可知。你們夫婦兩人十分謹慎，十分提防着，我們這次倒比當年應該以全力對待他們，我但盼連那彭天壽早前來我們倒可把兩家的事早早了斷了，這次是我商氏門中最大的生死關頭到了，跟當年的情形又自不同，這惡魔彭天壽，既然要重清舊債，下手必毒，手段必辣，安着斬草除根之心，他焉肯少留一絲厚道之意，這次我們也許同歸於盡，也就許把我們大仇報了，宿怨消了，我老婆子在未盡之年，還許重回到兩廣，再整我商氏的門戶，往好處的打算，我可只有三分的指望，那七分就不敢保了。不過我的「五雲捧月攝魂釘」他們休想妄動一指，我老婆子只要有三分氣在，他們就別想稱心如願，只是他要用別的手段，非我等所能逆料，所以必須以全力來應付他們，我們倒看看他究竟有多大的力量，來圖謀我們。」

天龍劍商和答道：「惡魔彭天壽，他敢用這種狡惡的手段，這樣對我們，這未免輕視人過甚，他真敢前來，我們這次依然不願意假手於他們，用我們全力來把他留在，無論如何，也不叫他逃出手去，這正是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我們可少存忠厚，那真要世界上沒有我們立足之地了。不過據我想，惡魔彭天壽雖是這些年不知他武功鍛練，又究竟到了什麼地步，若僅是他當年的那點本領，我們在盡力防範之下，還不至於叫他妄逞兇焰，得意而去。」

現在的情形，和將來大有不同呢！」

柳玉蟾一旁說道：「你這話可不盡然，還沒見到他，難道就有個輕敵之意嗎？我們先不必管他，又鍛練了什麼功夫，有什麼驚人的造詣，我們只問我們自身，現在比十年前情形如何？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驕敵者必敗，你這種輕視之心，不可少有。」

羅刹女葉青鸞點頭說道：「玉蟾的話，實有道理，勿驕勿狂，爲我們武林中人必守的戒條，我們從現在起，各自戒備，不得稍有疏忽，我老婆子之事，不用你們管，明早玉蟾你和苗成去說，就提我囑咐他，任憑有什麼人前來，不準他多事，嚴厲的告訴他，現在這場事，我們力足應付，他實不是來人的敵手，他隨我們逃到這裏，活到這時，實不是一件容易的，將來還有重大事得用他，現在不必與他先跟着伸手，我們自身應付的事，那能再照顧他的身上，他若不聽我的話，告訴他就從此就不理他了。商和，你可不用對他說，他的一些事，你最好不管，你同他講不了三句話，反該多尋氣惱了。」

商和連連答應着，柳玉蟾說道：「母親也該歇息去了，金爺他這時睡着了嗎？」

羅刹女葉青鸞道：「他睡的好好的，錯非是今夜，從此後在他身上，倒得十分留意了。這個孩子，別看他年歲小，胆是非常大呢。」羅刹女葉青鸞一邊說着，一邊站起，柳玉蟾也跟隨着，往外送婆母，天龍劍商和走到竹樓的走廊下，這位老婆婆回頭道：「商和，你也該歇息了。」帶着兒媳柳玉蟾下了竹樓。柳玉蟾送婆母到了角門前，見門關閉着，知道婆母是從角門過來的，葉青鸞說了聲道：「你也回樓下歇息去吧！」話聲一落，這位老婆婆別看這般年歲，竟自肩頭微動，已經用「燕子凌雲」式飛縱進角門，連門頭上全沒落，竟往裏院中

把身形隱去。

柳玉蟾見婆婆已入後院，自己正轉身回前面，奔樓下自己臥房去歇息，耳中突聽得老婆婆「咳！」了一聲，竟招呼：「玉蟾你來！」柳玉蟾聽到婆婆的聲音差異，他本是未轉過身的，竟自從左往後一轉身輕靈的身軀，已然縱起，用「飛鳥投林」的絕技，斜穿着門角上，往裏院飛縱進來，後面僅有三間正房，一間平房，正房東間是老婆婆的臥室，西邊兩間，是老婆婆起坐的地方，羅刹女葉青鸞已經撲到門口，看那情形。正在仰着頭，查看明間上面的窗戶，這時柳玉蟾已趕到身後，不敢聲張，却在低聲問：「母親！怎麼樣！敢是有人嗎？」羅刹女葉青鸞不答柳玉蟾的話，身形往上一聳，已經騰身而起，却抓住上面的橫楣子下，橫過木的邊沿，右手已經把上面的橫窗打起，口中却招呼道：「金鸞！金鸞！你睡着了嗎？」這時東間裏頭却答了一聲道：「祖母！我沒睡呢，方才有人進來，被我打跑了。」這位葉青鸞縱身騰起，只那二尺高的橫窗，他只一縱身，穿越而入，口中却說着一聲「哎呀！可吓死我老婆子了。」輕輕已經落在了西外間的屋內，跟着把裏面的格扇門開了。柳玉蟾在外面已然驚的一身冷汗，知道此次連老婆婆那麼足智多謀，竟也失了着，他離開後院之時，倘若真個彭天壽的羽黨來到，女兒金鸞的性命豈不斷送了，此時羅刹女葉青鸞已然把屋門開了，柳玉蟾跟着進來，明間裏沒有燈，女兒金鸞業已口中招呼着祖母，拿着油燈從裏間出來，這婆媳兩人，見這女孩子已然無恙，全放了心。但是柳玉蟾借着女兒的燈光看到老婆婆臉上的顏色，已然全都變色，尙沒恢復了常態，自己趕緊把金鸞手中的燈接過來，羅刹女葉青鸞暫不看裏面的情形，向兒媳柳玉蟾說道：「有話先到裏間說，遂一同走進屋中，柳玉蟾把燈放在窗

前的桌案上，羅刹女葉青鸞先向屋中看了看，見沒有什麼變動的地方，僅僅是牀上金鸞睡眠的地方，凌亂了一些，這位老婆婆才放了心。拉着金鸞的手問道：「什麼人闖進我屋中，你怎麼不發聲喊叫？」

金鸞說道：「祖母出去時，我已經睡醒，見祖母走的情形，分明是有事，孫女沒敢招呼你，我一直的醒着，你走了很大的工夫，忽然我聽得外面的窗戶很小的聲音，有些響動，我疑心是祖母已經回來，我坐起來才要招呼，門帘一起，竟闖進一個老頭子來，我才待喊叫，他竟擺手向我說：小姑娘不必害怕，我是你父親的朋友，特來看望他，不想走錯了屋子，我到前面去找他，只是我告訴你，你祖母回來說與他，往後不要這麼疏忽，只你這一個小孩子，沒人照管，太以危險了，叫他們要好好留神吧！他雖是沒說什麼惡話，我因為他沒有招呼屋門，擅自闖進屋來，認爲他不是好人，我向他喝問：「我這家中不許人胡鬧，你這老頭子竟敢隨意出入，你先別走，我招呼我祖母，甚麼事你和他說完了再走。」這老頭子竟含着笑，向我說了聲：「小孩子家懂得什麼，我沒有工夫，」他說話間，把簾籠一甩，那簾籠竟自飛起來，他轉身已經退出屋去，我在情急之下，手底下沒有東西。把祖母拿出叫苗成買菜的那錠銀子，向他身上打去，大約是被他接了去，可是人已經奔上窗口，銀子也沒落在地上，上面的橫楣子一響，他說了聲什麼「銀子暫借，做那沽酒錠，改日奉還。」我再趕到外間屋，他已經走了，祖母想當時雖是不甚怕他，因為他也沒拿着兵刃，也沒說什麼惡話，更不知祖母出去是爲了甚麼事，所以不敢聲張，只在屋中等候着，祖母再不來，我要去找你呢！」

羅利女葉青鸞聽到孫女所說的這種情形，臉上由蒼白中反倒紅了，向兒媳柳玉蟾看了一眼，歎息說道：「慣騎馬慣摔跤」我想不到今夜竟自連番失利，這大約又是鐵鴿子雍非那老兒弄的把戲，雖然他這種舉動有些讓我葉青鸞臉上難堪，但是頗給我們一個警戒，這種情形，我們不得不承認，是自己疏忽，說不定狂妄的老兒，尙還沒走呢。」葉青鸞說了這話，轉身向外就走，柳玉蟾忙攔着道：「母親不必再去搜尋，鐵鴿子雍非，今夜來到綠雲村的舉動，實有些令人不滿，可是他那一件事，也沒有惡意，完全是關照我們，更看在南海漁人詹四先生的面上，也不便過分的和他爲難呢！」

羅利女葉青鸞被兒媳這麼攔阻着，啞然嘆息了聲說道：「我老婆子歷來的性情，不論他對我是多麼好的心意，這種舉動，我實不願意容忍。好，對雍非這種情形，我放着他吧，遇到了機會，我總要給他點顏色看，他別認爲我羅利女葉青鸞到了這般年歲，這般地步，就這麼容易講話了。」說罷這話，頗有些氣憤不平，柳玉蟾竭力勸慰着，把婆婆的臥具全整理了一下，叫女兒念鶯依就睡下，這才告辭出來，回到前院樓下歇息。

到了次日，這一家人，好似把昨夜的事，完全忘掉，天龍劍商和，依然和往日一樣，在飯後時到村頭散了會子步，更到江邊游玩了一番，暗地裏可是留神着一切，只到暮色蒼茫，才從瀟湘江畔。回轉綠雲村的歸途。

這時太陽已經落下去，遠遠望着綠雲村，怪樹迷離，從樹林的轉角處，隱約的尙可看見自己所住的竹樓一角，田地裏的農人，也在這時三三兩兩，荷鋤歸去，這江村風景，在這種時光，真是如入畫境，天龍劍商和，緩步往下回走着，離着自己家門，還有不到一箭地。見

從自己家門的左邊走過一人，這種衣着的情形，一看就知道不是綠雲村的人，是一位過路客，跑到自己門前，脚步雖然沒停，可是可慢了一些，扭着頭向竹樓上不住的張望。

天龍劍商和此時和平日不同，心中已在提防着時時有敵人發動，到綠雲村夾探自己的踪跡，索性身形一閃，用道旁的樹木，隱避着自己的形跡，倒要看看這人究竟是何舉動，是否懷着什麼心意，更要看看他的心意，只是這人並沒怎麼留戀，已從自己家門口走過去，更沒往這邊來，竟往綠雲村內走去。

天龍劍商和，始終沒有看見他的面貌，只有看到他的背影，這人身材瘦削，身量也不高，穿着件長衫，腳底下倒是薄底快靴，提着一個不大的包裹，他雖然沒緊走，腳底下很輕快，這時本來已經夠晚的了，天龍劍商和遂往前緊了幾步，但是這人，已經隱入綠雲村內，踪跡已失，天龍劍商和，雖有懷疑，但是也沒看出什麼差異的情形，也不能就斷定，此人就是來路不正，也只好把這件事放下，回轉家中，到後面看看母親，已和女兒金鶯在後面用飯。

天龍劍商和，也不敢在母親面前提起，這種捕風捉影的事，回到前面竹樓中，夫人柳玉蟾也正在等待他用飯，早已安置好，天龍劍商和把門外所見的那人，倒對柳玉蟾說了，柳玉蟾沉吟了半晌，向天龍劍商和道：「我們現在敵人暗地圖謀之下，不得不多加一番小心，從今夜起，我們要十分注意才好。」商和點了點頭，飯罷之後，苗成把碗盞收拾去，泡上茶來，問了聲還用什麼不用？

柳玉蟾說道：「苗成，我白天所告訴你的話，你可要牢牢緊記，老太太的話，你可不許不聽；從今夜起，無論有什麼事，不準你多管，這並不是不叫你管家中的事，倘或真應了鐵

鴿子雍非的話，五虎斷門刀彭天壽的黨羽，若是真個前來，這次我們不想再叫他們回去一個，老太太要以全力應付，他認定了這是他老人家一生最後的事。你想我們若是不聽從他的辦法，他老人家肯答應嗎？」苗成道：「主母！吩咐的話，我全記住了，尤其是老太太的話，我更不敢不聽，不過……」說到這一遲頓，柳玉蟾說道：「不過甚麼？」苗成道：「來人要是把刀擱在我脖子上，也不要我管嗎？」天龍劍商和一旁從鼻孔中「哼！」了一聲，嘴角微動了動，才要發話！那柳玉蟾，却向他微搖了搖頭，不叫商和再開口，免得再和他生些閑氣。柳玉蟾却也一笑的說道：「苗成，刀倘若擱在你脖子上，再不許你掙扎，我們家中沒有那種王法，你不要胡鬧了，這話要是老太太聽見，豈不招他生氣。」那苗成也覺得自己說的話太以無禮，一張醜臉，帶着滿面笑容轉身走去。

天龍劍商和望着他的背影，不住點頭，夫人柳玉蟾長噓了一口氣。含笑說道：「這種人跟他有什麼法子呢！最好是少理他，不要和他一般見識，無論他行爲怎樣悖謬，只是他赤裸裸一顆心，完全交與我們，怎好不擔待他一切。」天龍劍商和道：「無論心怎麼好，只是他這種情形，實在有些叫人難以忍耐呢！我看全是母親一個人，把他寵壞了，甚麼事全是各別的護庇他，才養成他這種狂妄任性的習氣，我現在真有些怕他了。」夫人柳玉蟾却正色說道：「你不要儘自這樣想，他無論怎樣不好，你在江湖道中，這種不學無術，知識簡單的人中，找這麼一個有肝胆，有良心，恐怕不易吧？」天龍劍商和被夫人說的，倒也點頭默認。柳玉蟾給商和安置了一切，自己也回到樓下歇息。

羅利女葉青鸞，對鐵鴿子雍非，此次前來所送來的信息，自己倒認爲這件事不得不好好

的預備一下。這老婆子，剛強性傲，不肯輸口，可是他心中何嘗不明白，現在又是厄難臨頭，稍一失當，就是滅門之禍。不過他着急是放在心裏，不肯露在面上。更對於鐵鶴子雍非，這次來到綠雲村，所有的情形，自己也十分不滿，今天到了晚飯之後，默默無言，不時的坐在那裏出神，小孫女金鶯每天晚上，跟黎明的時候，自己必要親自給他下些基本的功夫，因為天龍劍商和夫婦，只生了這麼個女兒後，遭逢到一場巨變，全是十分灰心，來到綠雲村卜居在這裏，在明面上看着他們是度着清閑的歲月，其實他們正是茹苦含辛，為將來的事時時在打算，所以這夫婦兩人，就算是隔離開，各自鍛鍊着自己的功夫，這十幾年的工夫，就沒有生養兒女。

羅刹女葉青鸞，對於這獨有的孫女，那會不十分重視起來，所以竭力的教授他武林正宗的功夫，滿從正規上下手，這老婆子的心胸非常的大，要把自己一身絕技，完全留給他這孫女兒，所以從去歲上，就在這孩子身上用功夫，那麼小的女孩子，叫他課武功，三年兩載是任什麼也看不出來，這全是教授武功的人本身的事，站樁，站架子，身上上操，調氣血，強筋骨，練眼力，傳授輕身和初步的練法，這些功夫完全和平常武林中傳授不同，三四年之後，這金鶯還是一點什麼不會，連一趟整拳不會打，這可不是他學不會，是這位羅刹女葉青鸞，絕不教給他。練這種基本功，非常的慢，可是自己知道能夠在手底下這樣把孩子教出來，他這身本領，將來的成就，能在自己之上，所以決不用天龍劍商和來管，有時倒許叫兒媳柳玉蟾替自己指點指點，可也是按照老太太的意思去教，決不敢稍違背他的意思。

今夜晚飯之後，這位老婆婆却有些不高興，金鶯是個很聰明的女孩子，祖母對他的疼愛

，他十分明白，他對於祖母也是十分得歡心，在眼前倒給羅利女葉青鸞解了不少的愁煩，現在看到祖母不高興的情形，金鶯話也不敢多說，只把晚間祖母所該用的東西，全給預備好了，更把屋中收拾的齊齊整整，乾乾淨淨，陪着一張笑臉，在祖母的身邊，也不多言，也不多語，只是遇到了機會，說上兩句給祖母開心的話。葉青鸞默坐了一會，向金鶯說道：「今夜你不用練功夫了，早早的歇息，只要我教給你的，任憑一句什麼不重要的話，你把他牢牢的記着，不許忘，那就不枉費我一番心機了。」

金鶯滿臉陪着笑，向羅利女葉青鸞說道：「祖母今夜身體不合適嗎？明天早晨再練功夫，也是一樣，你所說的話，我沒有一句忘掉的，不信祖母你問，隔多少日子所說的我全都記得清清楚楚，我給您背一遍，那句忘了，明天不給我飯吃。」

葉青鸞雖然是滿懷心事，但是對於這心愛的孫女，也不願意過於掃他的高興，只得也一笑說道：「傻孩子這又不是在學房裏念書，我說的話，還用你背一遍麼？不用胡鬧了，你好的記着就是了。」說完了這話，葉青鸞忽然觸起一件心事似的，把金鶯的手拉過來，撫摸着，金鶯是梳着兩個抓髻，紮的紅絲絨繩兒，有些鬆了，葉青鸞把他摟在懷中，把絨繩兒給他紮好，因為雖是到了臨睡覺的時候，這老婆子莫看那麼疼愛孫女，可是規矩極嚴，睡覺後，就不許他把頭髮滾散了，因為早晨是天黎明時就得起來練功夫，葉青鸞最怕把頭髮散亂了，因為每日全得功夫練完了，才許他到前面竹樓下他娘的屋中漱洗，這時把紅繩子紮緊，羅利女葉青鸞右手摸着金鶯的肩頭，左手却把金鶯的臉兒，抬的仰起了一些，自己仔細看，這金鶯見祖母，此時面色緩和了些，也有些高興，金鶯頰上的兩個酒渦兒，襯得越顯得十分欣

快，兩隻如同一汪水的大眼睛，襯着很長的睫毛，也正在注視着祖母。羅剎女看到孫女這種可愛的面貌，不知怎麼忽的臉上飛起一種悲慘的情形，老眼中幾乎滴下淚來，却把手放下，指着牀邊叫金鶯孫女坐在身邊，這一來把個聰明活潑的女孩子可鬧糊塗了，這位老太太忽喜忽怒，竟不知這祖母是怎麼個原故？今夜這麼怪，自己也把笑容盡斂，依着祖母的吩咐，緊依在身旁，坐在牀邊，却把祖母的手抓着，見祖母只是看着自己，不言不語。遂搖着祖母的手說道：「好端端的你老爲什麼又有些難過了，誰叫你生氣了，祖母你快告訴我，我不願你傷心呢！」

第四章 天南次尋仇綠雲村

羅剎女葉青鸞，「唉！」嘆了一聲，却用衣袖把眼角沒流出的淚水拭了拭，向金鶯說道：「傻孩子你懂得什麼，現在的事，我不能不着急，我看看你這可愛的孫女，更不會不難過，你雖然年歲小，今年已十二歲了，也應該略懂些事了，咱們家中人，那個敢給我氣生，現在我家遇到重大的關頭，有綠林能手，對我們不肯甘心，我到了這般年歲，沒有什麼留戀的，任憑敵人搬了什麼樣驚天動地的人物來，你這祖母毫無所懼，也並非是我有多大本領，全能應付得了，打發得了。到了這時，我絕不情命，我已經八十多歲的人了，人活百歲終須死，早晚也脫不過這個關頭，你這祖母絕不怕死，絕不會惜命。只是我不能放心的，只有我這一宗骨肉，和那義僕苗成，你年歲尙小，更是一個女孩子，可是在你父母眼中，和我的心，把你看作比掌上明珠還重，你年歲雖小，和你祖母一樣，全是劫後餘生，現在你才學到初

步的功夫，正要走上成就的地步，這時竟有這種情形，教我那能放心得下，只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厄運當頭，有時也無法避免，只好聽天由命，我們長話短說，萬一我老婆子要真脫不過這場大難，真要到了那個時候，別人全不要緊，無論如何，你要爲我商氏門中存留一脈，爲祖宗留半分的血食，那時候你要聽憑帶着你走的人，好好跟他走，任憑我們遭到怎樣慘酷的情形，不準你留戀，不準你多管，好孩子，你不用害怕，大約還不致於到了那種地步，難道我一家全會斷送在他們手內麼？你這祖母不是好惹的，也是不容易搪的，真要是我全無力迴旋，落到引頸就戮的時候，那來人的厲害，也就可想而知，可是我們必要盡力教你脫離魔手，逃得性命，你只要是能夠懂些事，你要把這場事記在心中，你武功練成之後，隨着救你的人，爲父母祖母報仇雪恨，那也就不枉我這祖母疼你一場，苗成九死一生的從天南把你救出來，這番事我們要是逃不過去，那苗成也絕無法逃生，他也一定同歸於盡，他對你可以說得起是再造之恩，你不論到了什麼時候，也不要忘了這醜鬼，妳不要忘了妳的命，是他拿血給你灌活的，沒有苗成，也就沒有妳今日了，他倘然這次同我們也同遭劫難，只要把這次事稍過些時，妳收殮他的屍骨，葬埋個好好的地方，妳對待他要如同對待骨肉親丁一樣，把他作義父看待，逢年遇節，要給他焚化些紙箔錢，也算妳答報他救命之恩。」

羅刹女葉青鸞說到這種話時，金鶯已經泣不成聲，這位老婆婆也是愴然淚下，不住的哄着孫女道：「好孩子，妳不要哭，妳要真是那種一派糊塗的孩子，祖母也就不和妳說這些話了，我不是和妳說過麼，事情不會到這樣，我不得不這樣早早的安排，萬一意想不到的妳這祖母真遭了意外，把我的心腹話不說與妳，我死難瞑目，妳是我最疼愛的孫女，我總然是身入九

泉，又怎樣能把妳放下，好孩子我這些話，你要好好記住，但盼全用不着，狂徒們真個前來，我們早早把他打發回去，我願意趁着我這老眼在，自己看着把你調理出來，連我們恩怨未了的事，我倒不十分介意了。」這時金鶯忍着悲痛，拉着祖母的手道：「祖母什麼人這樣厲害？我那阿爹阿娘全有一身本領，苗成全有那麼好的刀法，祖母的一條鐵拐杖，難道來人就不懼怕三分麼？」羅刹女葉青鸞哼了一聲道：「正爲他懼我三分，下手才更毒辣，他在暗中，我們在明處，我們任憑有天大本領，獅虎雖然厲害，他還有睡覺的時候，明槍易躲，暗箭難防，這點俗的道理，你不會不懂吧。」

金鶯又說道：「祖母不是還有種獨門暗器，是我外祖母家中一種絕技，難道還不能對付來人麼？」羅刹女葉青鸞又「哼」了一聲道：「他們懼我三分，並怕這暗器十分，唯其懼着我這個「五雲捧日攝魂釘」所以才買出能人來，來暗算我們。」金鶯道：「他們既取這樣，祖母也就不必再留情。只要他敢來，祖母就賞他一下，好歹也先讓他嘗嘗厲害。」

羅刹女葉青鸞嘆息着說道：「好孩子不用管了，你一個女孩子家，年歲還小，這些事你還有好多地方不明白呢，只把今夜的話牢牢緊記，你快快的歇息吧。事情的發現不一定在什麼時候，我安置一切，好孩子快快睡吧。」金鶯不敢違拗祖母的話，自己上了床鋪躺下去等待着祖母。雖說是教她早早的睡，金鶯此時那裏睡得着，兩隻晶瑩的大眼，躺在那兒仍在看着她祖母。

羅刹女葉青鸞，此時把身上的衣服整理一番，却從貼身的一隻皮口袋中摸出一件東西來，托在掌中，借着燈光仔細看了看，一邊向屋中又端詳了一下，忽的向金鶯說道：「金鶯你

只聽你娘說過，我有這種暗器，只是你並沒有看見過，祖母教你開開眼，你可不要害怕，因為已經有多年沒有用它，裏面的卡簧是否還應手，你看我向這隔斷牆上打它一下。」這金鶯聽到祖母，竟在屋中試她的這種獨門暗器，「五雲捧日攝魂釘」喜歡得竟又爬了起來，不肯再躺著，口中還忙答着：「祖母我願意看看，我不害怕，只是這屋中的地勢太小，全向那裏打呢？」

羅刹女葉青鸞道：「你不睡也好索性下來，也教你長長見識。」金鶯從牀上跳了下來，欣然答道：「祖母教我作些什麼事呢？我任什麼不怕。」葉青鸞看到孫女這種情形，更覺心驚！因為自己得到娘家這種暗器，名符其實的成了絕技，因為娘家已然無人，要不然這種暗器絕不容我帶到商家來，這是不傳外姓的功夫，所以名震江湖，誰提起這種「五雲捧日攝魂釘」來沒有不懼它幾分的。現在連這麼點的小孩子，她全對於這種暗器這麼注意，更教自己加了一番警懼，自己家中人全這樣，江湖同道人就可想而知了。敵人暗中以金刀圖謀，買出能手來對付我老婆子，他們必然是以十二分的力量來下手，自己那得不想到這層，不禁不由的對暗中圖謀的人，懷着警惕之意，當時羅刹女葉青鸞向金鶯說道：「你把軟帘打起來，把迎着門，明間西牆那面鏡子挪開，你把明間的燈也撤了去。」金鶯高高興興照着祖母的吩咐全移挪完了，依然回到祖母的身旁，羅刹女葉青鸞把掌中扣着這種驚人的暗器，往掌中一托，向金鶯說道：「你看，只是這點東西，已經毀了多少綠林成名的人物，看着沒有什麼奇特的地方吧。」金鶯看祖母掌中托着的，僅有三寸多長，核桃粗細，是用紫銅打造的，看不出什麼來，羅刹女葉青鸞跟着扣到掌中，向金鶯說道：「這一箇暗器，我向咱這門上打，這東

面打出去，在一丈五尺內，上下左右全不容人逃得開，任憑身形多快，這一箇攝魂釘，是同時打出，同時打到，你絕沒它快，不過這種暗器過於毒惡，並且也不易打造，平常的製造兵刃暗器的不會作，這種暗器不入譜，這完全是你外祖宗自己研究出來，打這種暗器，是不得已，這攝魂釘必要如數找回來，因為我只存了兩槽，只要用完了這隻暗器就形成了廢物，這種攝魂釘弄到了雲南大理縣兵器楊家，他那裏能打造，別處多有名的造兵器匠人，也不會配製它。」說到這，葉青鸞把身軀緊退到裏間的東牆下，這也就是迎着門的地方，羅利女葉青鸞更向金鶯招呼：「你把桌上的燈光用你的身軀也擋一下。」這金鶯趕緊答應着，她是一心瞧着祖母倒是怎樣打法，却把燈台端起來，往椅子下面桌圍子能遮蔽的地方一放，向羅利女葉青鸞問了聲「這樣好嗎？」葉青鸞道：「很好這五雲捧日攝魂釘一共六隻，當中這隻我安教它打在外間的西牆上，那張畫兒的正中，不能教它稍偏，這一攝魂釘，要打在這軸畫的那隻展翅的小燕上，這四週的五隻攝魂釘，上面的三隻，當中那隻教它打在上門坎上，兩邊那兩隻要教它打在帘鉤下五寸的地方，儘下邊這兩隻攝魂釘，一定全落在下門坎兩旁。因為這屋中限於地勢，無法施展，只好這麼試一試，金鶯答了聲：「祖母你可快打呀！」金鶯的話聲未落，羅利女葉青鸞把扣在掌中的暗器，用拇指指一撥機紐；「錚錚的一聲，在這燈光已隱的屋中，一片銀星似的從掌中發出，「吧拉」的一聲爆響，震得這木板牆子顫動作聲；一片輕輕塵形如煙霧，飛落在屋中。外面的西山牆也是一聲爆響，打得牆上的灰石四濺，果然這暗器實有一種驚人的威力，羅利女葉青鸞向金鶯招呼道：「把燈拿起來，你看看可跟我們說的一樣麼？」金鶯趕緊從桌圍後的地上，把那盞燈端起來，往木板牆上看時，果然祖母

所言，絲毫不差，再看打在屋門四週的五隻攝魂釘，全牢牢的釘在木板牆子上，入木寸許，這種力量，實不是平常暗器所能有的，金鶯雖然年紀小，她也看得懂，向祖母驚呀道：「這種暗器若是打在人身上，那會活的了，這要是離遠了呢？」羅刹女葉青鸞微微一笑，用手向明間指着道：「你去看。」金鶯忙的來到明間把燈撥亮，往那面牆上看時，只見打在外間這隻攝魂釘，準正打在那軸畫的一朵花心上，也是打進一寸多深去，牢牢的釘在牆上。

這時羅刹女葉青鸞也跟了出來，只用食中二指箝住了攝魂釘的釘尾，輕輕的把這釘起下來，復返到裏間，金鶯是天性聰明，若是在平常的孩子們看到往下起牆上的暗器，絕不會再留意到這裏邊與平常有不同的地方。她可就留了心，因為這種攝魂釘打的這麼大力量，可是祖母往下取它時，絲毫不費力氣，金鶯看着就覺祖母這種手上的力量不同，自己緊跟着來到裏間，打木板牆絕不是容易往下取的，要看看祖母是怎樣往下拿，那知道位老婆婆依然和在外間一樣，絲毫沒有費力，仍然是用雙指一箝釘尾，如同往下取一點浮放的東西，隨手放到左掌內，跟着第二枚，第三枚，沒費一點力全從木板牆上拔下來，金鶯向祖母問道：「祖母，平常木牆上一枚小釘子，往下起着，全很費力，祖母手指上怎樣有得這麼大力量。」羅刹女葉青鸞道：「只這牆上拔釘，我已經擱上個一二十年的功夫，再沒有一點成就，我也太沒用了。」

金鶯說道：「依祖母這種手指的力量，倘若是打中了人，那還不隨手廢命，你有這樣的本領，還怕什麼惡人來攪擾我們麼？」羅刹女葉青鸞一邊收拾着這隻暗器，把打出來的六隻攝魂釘完全裝入，卡簧按好，把它藏入懷中，向金鶯說道：「這種微末的功夫算不得一件

事，江湖上盡有能人，武林中更多絕技，我們要以這點功夫看輕了一切，那更得吃虧了。一說着話已經把門闔好，教金鸞上牀歇息，羅刹女葉青鸞自己也收拾完了之後，却是合衣而臥。

屋中的燈僅僅的撥得只剩一點微光，羅刹女葉青鸞躺在牀上，反復的思量眼前的事和將來的事，那裏睡得着，躺到三更左右，自己才有些困倦，可是仍然是沒有睡實在了，只在朦朧之間，耳中只聽得一點聲息，這有年歲的人根本就睡覺很輕，有一點響動，立時就可以驚醒，何況羅刹女葉青鸞現在是已經時時在提防着或有敵人前來攪擾，窺探。窗上這微微一響，羅刹女葉青鸞已經睜開眼欠身起來往窗上看，這時因為三更已過，月色已經上來，院中是很亮，看窗上有什麼形跡，仔細聽了聽，也沒有什麼聲響，自己認為這是疑心生暗鬼，定是風過處紙上發了些聲息仍然又睡下，這一來是更睡不着了，沉了一刻，仔細注意着，忽然又聽得明間的隔扇門微微動了一下，羅刹女葉青鸞十分詫異！心說：這可是怪事，怎的竟連連聽到外面的聲息，難道我的耳音就不中用了麼？這次羅刹女葉青鸞却不肯再躺着，輕輕的下了牀，躡足輕步到了窗前，屏息凝神側耳傾聽，只是這一注意外面的情形，立刻聲息寂然，任什麼也聽不到，羅刹女葉青鸞心說：這可是怪事，分明是門外有了聲息，怎麼只要一注意，立刻任什麼全沒有了，自己就不相信自己完全聽錯，遂把紙窗點破了一些，往外眇一目的查着，院中這時清草滿地，花影在夜風中幌動着，院中沒有潛形匿跡的地方，絕不會有人在這裏窺探，認為自己還是多疑，可是又輕輕來到明間房內，往隔扇門前看了看，也沒有一點異樣，門窗全沒動，羅刹女葉青鸞不覺暗笑自己，直成了庸人自擾，自起矛盾。又從

夏往外看了

是靜悄悄的，羅刹女葉青鸞返身回到裏間，自

定的力量就沒有了麼？這是怎麼講，自

是認定了或是自己多疑，但是這

到也加了一番小心，從

甜甜的，葉青鸞

又躺到

自己想到自己

段麼？自

也只能這樣，難道我要用手段麼？自

惡辣的江湖盜，飛賊巨盜，也和他們比較過手段

雍非一來，他一番善意不辭風塵勞苦，把南海漁人千里

的破碎家庭，給我掀起了風火，我這一家人從此算是不能再安生

雖然自己認着自己不疑，可是總不能釋懷。這時已經到了四更左右，

湘，臨到夜深的時候，江風送到這裏常常有一片聲音，送入耳內，江流游盪，

靜夜中，這全村可以聽到。羅刹女葉青鸞在這裏是住久了的人，這些厭雜的聲音，

蔽其他，可是這位老婆婆却能辨別得清清楚楚，只要是其他的聲息，依然能辨別得出來。

就在這時，又聽得院中廳的響了一下，似乎有人用腳輕輕在地面上掃了一下，這次却不

是一次的聲音，分明是有人已經輕輕的落到窗前。羅刹女葉青鸞十分憤恨！跟着飛身而起，

很快的已到窗了，往外查看時，竟有一條黑影。正在窗前想往明間的門外走去。

羅利女葉青鸞心說：你好大胆，這人才一舉步，羅利女葉青鸞心說：我要是輕舉妄動，用五雲捧日攝魂釘傷你，那算我羅利女葉青鸞沒見過大陣勢，我先教你嘗嘗這個。隨手從囊中摸了兩枚青銅錢拈在指尖，向外輕叱一聲：「朋友既然前來，就別再走了，我這主人有一點小意思，你接着。」說着可正俯着身從紙窗孔往外看着，手中方待用青銅錢往外一打，那知這一隔窗喝問，外面竟答了話道：「母親，別動手，是我。」羅利女也是一驚！把往外打的青銅錢的力量往左微帶了帶，哧的一聲，青銅錢已經穿窗而出，叮咚的掉在地上，羅利女葉青鸞忙喝問：「商和，你這時進來作什麼？」外面正是天龍劍商和，經羅利女這一喝問忙答道：「竹樓上已現敵人的踪跡，兒子從前面追趕下來，這人竟自失蹤，再也找不着一點跡象，恐怕母親要受他人的暗算，緊趕到這裏，只是那夜行人業已失蹤，更恐怕到母親這裏攪擾，所以搜尋了一遍，不知這夜行人已經隱藏到那裏去了，母親怎麼還沒睡着，趕是已有人到這裏麼？」

羅利女葉青鸞趕緊把屋門開了，讓商和進來，細問他前面的情形，商和草草說了。

原來商和已經在竹樓上安歇睡覺，也是不敢少微大意，竭力的提防着。把天龍劍放在枕邊，一身短小的衣服，坐在一所竹樓上，安息養神，還沒敢就躺下去，坐到三更才交過時，夫人柳玉蟾也在樓下已經睡下，忽的翻上竹樓，用手指輕敲樓上的窗戶，招呼商和，夫人柳玉蟾正是因為樓下有了聲息，對於樓上不放心，恐怕丈夫這裏生了意外，那知依然這裏安安靜靜的沒有一點事故，柳玉蟾聽得丈夫好端端的答話，竟沒教商和開門，仍然回到樓下。就在這時，忽然窗上用指甲輕輕敲了兩下，商和還疑心是夫人又翻了回來，自己匆匆來給開門，

趕到把門兒開了，往外面看時，樓上下那有什麼踪跡可尋。這指甲窗門的聲音自己沒聽錯，門開的也很快，怎麼樓上下連院中竟沒有一點別的形跡，這真是怪事！自己莫明所以，趕緊提劍出來，縱身到樓下各處查看了一番，只是一點什麼搜尋不出來，更到了苗成所住的屋門前，側耳聽了聽，那苗成睡得正酣，自己也沒驚動他，來到夫人臥室的窗下，故意的咳嗽了一聲，教夫人柳玉蟾知道是自己在院中尋查，商和在前後轉了一週，心想這可是真怪，難道世上真有鬼神兩字麼？自己就根本不信有這些事，回到竹樓上，把燈火撥亮了，一賭氣子也不再睡，坐在燈下自己拿起本書看着，耳中可是留神着外面一切的聲音，這次沒有一盞茶時，紙窗上突然喇的響了一聲，我已跟踪出去，只是僅僅看到一點踪影，已經逃出宅去，就這樣我絕不敢深信有江湖人具這般身手，他也太快了，把前面排搜一過，再沒有一點形跡，玉蟾也是一樣聽見了院中有動靜，只是果有人前來，以我們這般防備了，竟沒搜尋一點踪跡，這也太有些奇怪了。」羅刹女葉青鸞冷笑一聲，向天龍劍商和道：「我們這叫自起矛盾，其實絕不會有人前來向我們窺視，你們來了也正好，進來，我今夜十分煩躁，金鸞這孩子夜間睡覺又不安寧，把他抱到前面去。」

金鸞被說話的聲音驚醒，正不知爲了什麼事，看着他爹娘祖母，只是懷疑的不敢問，這位老婆婆拍了拍他肩頭，向他搖了搖頭，不叫他說話，金鸞這孩子倒十分聰明，從祖母和他說這一番話，他已知道大概的情形，更不敢多問，羅刹女葉青鸞叫他把衣服穿上，更向柳玉蟾示意，不叫他們再說什麼，趕緊把金鸞弄走，天龍劍商和已知道母親預備和來人一較身手，遂把金鸞帶了出來，送到樓下，附耳低聲向柳玉蟾示意，教他只管照顧金鸞，外面的事不

要再管。自己也如無其事的，仍然回到竹樓上，把裏面的燈完全熄滅，暗暗的靜聽外邊動靜，可是前後院這時一點什麼聲息也沒有，自己十分懷疑，所聽到的，所看到的，已分明是有人暗中到這裏窺探，想在這裏下手，來意已不問可知，正如鐵鷄子雍非所說：定是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所派來的黨羽無疑，怎會稍一追蹤他，立刻他蹤跡隱去，再不肯露面，來人的身手頗為厲害，他就不肯就這麼罷爭，可是因為母親那種情形，不教自己和夫人多管，此時索性連出去全不敢了，只好靜聽消息，天龍劍商和在竹樓中靜聽勁靜。

那羅刹女葉青鸞，把孫女金鸞打發了離開眼前，自己把屋中燈熄滅之後，悄悄的靜坐了一刻，慕然的一盤算這來人的舉動，認定了他們決不肯稍一窺查即行隱去，定然有什麼圖謀，自己料事結束，拿定了主意，索性不等待他再來窺探，先去搜尋他的踪跡。我倒要查看查看他的來踪去跡，主意拿定，悄悄的從屋中出來，這時連明間的格扇門，全緊緊的閉着，葉青鸞更不敢稍行大意，不開屋門，聳身躍上窗口，抓上面的橫過木，把上亮子拉開，輕輕的翻到外面，一飄身已落到窗下，先聽了聽院中各地沒有一點動靜，聳身躍上房頭，就這樣，自己形跡，絕不肯明顯露，處處找隱避身形的地方。

這所宅子的房後，並不跟綠雲村聯着，和村中的房屋相隔着有一箭地遠，這宅後是一片古槐樹，全是多年的古木，羅刹女葉青鸞毫不遲疑的，飛奔這樹下，找了一棵最高的槐樹，抬頭看了看上面，聳身一躍，已躍上一根樹牙杈，這裏居高臨下，自己所住的房子，全在眼底，除了三間竹樓較高，看着竹樓前的一切，自己住的後院中，以及兩邊全看得清清楚楚，而有濃蔭蔽着，這地方十分黑暗，是一個絕好的隱身所在。

這時已到了後半夜，江風陣陣，吹得樹一陣陣唼啦啦的響着，身後綠雲村一帶，野犬的吠聲，不時的送入耳中。從左右看去，一片片的樹木，和土崗，是靜蕩蕩的，看不出一點異狀來，羅剎女葉青鸞默然思索，我雖是女流，江湖道上，我已闖蕩了一生，今夜所來的人我認定了，他必有一番動作，難道我所料的就全錯了麼！我却不信。

羅剎女葉青鸞此時倒沉心靜氣坐在樹杈子上，靜靜的等待變動，又過了一刻，羅剎女葉青鸞頗有些失望，難道我今夜就有失招的地方嗎！自己方待動身往綠雲村查看一番，猛然身後樹帽子上唼啦一響，羅剎女葉青鸞已經騰身而起，可是這是站在樹杈子上，把身軀已轉過來，查看後面，只在他一轉身時，猛然脚下所站的樹杈子往下一沉，吶噹噹一響，眼看着這樹杈子就要倒下去，羅剎女葉青鸞已知被人暗算，這時可不能再管身後來人，是何種動作，往這已向下的折去的樹杈子上，索性用力一蹬，用「燕子倒穿雲」的式子，把身軀仰着臉，飛縱起來，反比這棵槐樹縱高了丈許，一個「雲裏翻身」飛到地面上，見正有一人，他是把自己所站的那枝樹杈子，黛梢兒上撲着了，猛用千斤墜往下折斷，自己這一飛縱起來，此人竟自從樹隙中飛身縱躍，逃了出去，這一枝樹杈子已然斷在地上，枝葉落了一地。羅剎女葉青鸞被人這麼暗算，豈肯甘心，憤怒之下，那肯再容他走開，腳下一點，雙掌一分，柔身而進，他往這樹隙中穿來，葉青鸞跟的緊，趕的快，可是暗算的這人身形也太快了，容到羅剎女葉青鸞追過來，他又出去了五六丈遠，快如脫弓之箭，蹤躡如飛，這種輕功的快法，教這久經大敵的羅剎女葉青鸞，十分驚心，近二十年來，像他這樣身手的，還沒見過幾個，羅剎女葉青鸞也把一身的輕功施展開，倏起倏落，緊緊的追趕他的踪跡。

但是綠雲村相隔不遠，這條無形地撲奔村中，羅利女葉青爲知這安相，又要被他逃山去，厲聲喝叱：「來人是那道的朋友，你再若這麼藏藏躲躲，可休怪我老婆子手下無情，既收到綠雲村來，豈容鼠竊狗偷之輩，你還不站住。」只是前面這個夜行人，可也真怪，任憑羅利女這麼喝罵，他反倒緊緊的飛縱，已入綠雲村口，見他微一回身，說道：「今夜走略厭一點見面禮，老怪物回去吧！」羅利女葉青怒怒喝聲：「你敢戲弄我老婆子，打！」這個打字出口，葉青鸞已經連掙出三隻青銅錢，向這人打去，只見這人似乎早已提防，斜着一擋牙，已經騰身躍起，飛躍上綠雲村左邊的民房屋頂，葉青鸞連發三隻金錢鏢，此人竟輕輕閃過，這位老婆婆脚下可沒停，已經飛撲過來，可是那人兩次騰身，疾疾逃走，趕到羅利女葉青鸞追上綠雲村民房的屋頂，那人又翻到街心，只這兩次閃起落一閃避，竟被他從一條小巷中把身形隱去，再也找不着他的踪跡，這一來幾乎把葉青鸞活活的氣死。

羅利女葉青鸞在江湖中就沒被人這樣戲弄過，在憤怒之下，把這綠雲村又搜了一遍，依舊沒有那人的踪跡，只得仍然翻回，再經過方才被暗算的樹林前，羅利女看到那斷枝落葉，真如芒刺在背，自己在江湖上也有闖蕩了半生，雖然也遭到失敗，但是還沒有受到這麼大的侮辱，今晚的事，實在是自己一生最可恥的事，羅利女葉青鸞此時憤怒十分，恨恨的回轉了家宅，仍然是越牆而入。

這裏離着自己的住房最近，隱身登起，落到後坡上，往院中看了一眼，靜悄悄沒有一些異狀，羅利女復又往前面轉了一週，竹樓這邊知道不用自己管，商和夫婦自能戒備着。連面皮也感覺，今夜宅中是有人進來，但是他經過夫人柳玉蟾的囑咐，老太太交派的嚴厲，不該

不聽，他就沒敢出來，羅利女葉青鸞看了看前面，也沒有什麼動靜，仍然翻回來，回到後院中，看了看門窗戶壁，也沒有異狀，仍然從上面橫窗翻進屋中。明間裏頭燈火是早熄，裏間只把油燈留着一點光焰，並且遮避兩窗口，自己回到屋中，伸手去摸那油燈時，突然把手縮回。自己暗暗搖頭，覺得有差異的地方，這屋中情形絲毫沒有變動，可是羅利女葉青鸞是機警過人，尤其是他自己住的屋子，所有屋中不怕一件細微的東西，若是經過外人挪動，無形中他全能覺查出來，把手縮回，反往後退回一步，這時屋中可是十分黑沉沉的，羅利女退到屋子當中，借着院中的月光，仔細辨查屋中的情形。不禁恨聲說道：「大胆的狂徒，你真是欺我葉青鸞太甚了！」伸手把油燈端起，用手把燈焰挑亮，用油燈照着，見靠窗的桌上一隻蓋碗，兩張菜單子，全挪了地方，那隻蓋碗是自己親手放置。一個人所用的東西，有一種習慣，也絕非故意，他歷來這件東西在什麼地方放的，是決不會錯，尤其是這位老婆婆，既精明，又好乾淨，這屋中任憑一件什麼不重要的東西，全有一定的地方放置，決不會差了的，就是孫女金鶯，憑着自己一處睡眠，這女孩子雖然整天的在祖母身旁，但是他也被祖母熏陶得喜歡乾淨，放置東西有秩序，凡是祖母所放的東西，他決不敢隨意挪動。葉青鸞他所寫好的兩張菜單子，是預備第二天苗成收拾完院子，交給他，去往市鎮上買菜，可是這兩張菜單子已經挪到桌角，葉青鸞仔細一看，桌上果然有兩點輕微的脚印，但是這人的手脚頗為輕靈，只是用脚尖微點着桌案，不過微留下一點跡象。

葉青鸞把油燈放在桌上，回身往牀上和牀邊堆放箱籠的地方，略看了看，知道全沒動，抬頭往窗上看，因為桌案上猛有痕跡，此人決不是從外間進來的，他和自己出入的情形是一

樣，葉青鸞身躍上桌案，已經看出上面那條橫條，雖然仍舊關閉着，但是台幾處的紙，全被劃開，葉青鸞輕輕一躍，身軀騰起，抓着橫窗上凸出的橫過木，伸手把這橫窗不費事的掀開，隨手仍關好，飄身又落在地上，心中十分懷疑：此人他暗入我屋中，他究竟是要着什麼心意，看這人有這般身手，決不會那麼糊塗，我已然離開屋中，難道我這一五雲捧日攝魂釘，還會放在這裏麼？你這種舉動，只怕與我無傷，與你無益，你這處藐視我葉青鸞，我倒要以全力對付了，自己想到這種情形，又有些情理不合，看這怪形頗像鐵鴿子窠非所說，久走邊荒的綠林能手，偷天換日喬元茂，和鬼影兒方化龍兩人到了，葉青鸞總想今夜的事越覺懊喪，自己退到牀邊，座在那兒怔怔柯柯出神。無意中一扭頭，在牀旁邊甯建漆的箱子上，所放的鐵拐杖，也被人移動，葉青鸞倒不禁一笑，自己自言自語道：「你真要是想來取我老婆僅有的一點養生送死的資財，那倒好了，我這棺材本有了着落。」站起來，因為有牀的帳子擋着。這兩只箱子的前臉，遂把牀帳的左邊擦起，借着桌上的燈光看時，不禁又意興索然，把帳子一放，仍然坐在那裏，只爲那兩只箱子依然是好好的鎖着，依然沒動，這種情形越發教羅剎女葉青鸞放心不下，真想不出此人是何來意；自己坐在那兒柯柯的出神的想，無意中一抬頭，「啊！」的驚呀了一聲，霍然站起，見正面的橫條上粘着一張紙帖。

這種鄉居的房子，尤其是天龍劍齋和所住的這裏，是他們來到綠雲村精工起蓋，那三間竹樓，倒還是舊有的建築，這後面的房屋，完全是新蓋的，這種房子未免因陋就簡，所以屋頂沒有天花板，明着現出橫條來，羅剎女葉青鸞一看，這張字帖所放的地方，此人的輕功提縱術，實不是江湖道中所常見的身手，輕功提縱術，沒有十分火候，不能施展提縱術。

刺女葉青鸞自己看了看，往屋門口退了一步，身形往下一矮，復往起一聳身，「汗地拔葱」往屋頂上縱去，單臂將橫柁攀住，輕輕把這紙帖揭了下來，往下一飄身，落在地上，把衣袖上的塵土，抖了抖，匆匆來到燈前，仔細看時，只見這紙帖上寫着：

「字呈羅刺女葉青鸞：

久慕大名特來拜訪，五雲捧日，爲武林三絕之一，凡屬道兒，誰不欲一瞻此殺人利器，迢迢千里，專誠奉詣，謹先奉東陳明，請勿作小家氣，祕術自珍，致令我等徒勞瀟湘一行也。

江湖末流 喬元茂 方化龍拜

葉青鸞把這紙帖看完憤怒十分，不禁恨聲說道：「果然是這兩個小輩前來，他真就敢和我葉青鸞明示來意，這是教我提防，不取走我這五雲捧日攝魂釘，絕不肯甘心，絕不肯罷手，只是你們也太以的狂妄，我葉青鸞只有這條性命在，大約這不能教你那麼容易得手。」只是這兩人來的這麼快，真教自己意想不到，更兼今夜的情形，尤其是可恨，他把我誘出去，竟敢進入屋中，示名留柬，並且雖不知這進來的是他兩人中那一個，但是此人狡詐的地方，也實在令人不敢輕視。明間窗口分明留着出入的地方，他却不去用他，你還是恐怕我葉青鸞所出入的地方暗伏下什麼，恐怕受了我的暗算，寧可多費手脚，從裏面窗上出入，此人的手脚倒是我葉青鸞一個勁敵呢！知道商和夫婦住在前面防備着，擔心這後面的情形，葉青鸞索性把窗門開了，把明間的燈火也點起。

來到院中，看了看滿天星斗，月影西沉，已然將近五更，知道這兩個巨盜今天絕不能再來了，遂到角門前往前面看了看，招呼了聲：「商和，你們全到後院來，我有話對你們

講。」

柳玉蟾在樓下，聞聲已推門出來問道：「祖母招呼我們麼？金鷺還睡覺呢，我能去嗎？」天龍劍商和也聞着出來，從竹樓上飛身躍到院中。

羅刹女葉青鸞向兒媳柳玉蟾說道：「五更已過，不妨事了，招呼苗成叫他照管金鷺，你們趕緊來。」天龍劍商和已經趕到母親近前，問道：「媳怎麼樣？這半夜敵人蹤跡不見，他們來意不明，娘不是已經知道他們的來路了麼？」羅刹女葉青鸞點頭道：「隨我來，給你一點東西看。」這時柳玉蟾已然跟過來，夫婦兩人跟隨羅刹女葉青鸞來到屋中，葉青鸞叫他們跟進明間，自己在牀上一坐，天龍劍商和跟夫人柳玉蟾一看母親臉上這種情形，怒容滿面，知道這是定與敵人會過，大約是不易對付的敵手。這夫婦兩人不敢多言多語，只看着這位老太太發怔。

羅刹女葉青鸞「唉！」的一聲，向商和說道：「我在兩川一帶二十餘年，什麼成名人物，什麼極強敵，我也曾會過，不過今夜所受的侮辱，為我妻子自入江湖以來所未有，商和！我們娘兒們這次恐怕要栽到底了，你沒看十年前一場慘敗，我們雖然在兩川一帶，不能立足，但是我老妻子沒放在心上，我認爲我母子婆媳，只要能任江湖上活着，我們就有恢復以往威名的日子，決不灰心，這次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恐怕我們要對付不了，就許要栽到人家手內，從此在武林中我們母子婆媳，大約全不易再恢復當年的舊業了。」

天龍劍商和憤然說道：「娘！何必這麼灰心，縱然來人利害，我們全力對付，真個是人家對手嗎？」

羅刹女葉青鸞道：「這件事現在真不敢說，你去看桌上那紙字帖。」天龍劍

驚，心頭騰騰跳個不住，因為自己這位老母一生是不服人的，雖然賊跡斂銳，隱跡緣雲，平常的口風中，時時的流露出來，決不承認自己這一家人從此就墮落下去，要等待緣緣一至，仍要到兩川一帶，恢復以往的威名，重立當年的威望，他老人家似有十分把握，今夜竟說出這種話來，來人一定是不易對付的勁敵可想而知，轉身來見桌上放着一張字帖，拿起來走到燈旁，那柳玉蛇也湊到他的身邊，來看這康字帖，這兩人一看了這字帖，也不禁眉峯緊蹙，暗暗着急，事情來的這麼急，這意料之外，因為鐵錫子來穿所說的情形，絕不會假，可是認為他們真找到綠雲村，還料等待一個時期，萬沒想到竟自這麼快的來到這裏，並且還是偷天換日喬元茂，鬼影兒方化龍，全親自起來對我們下手，就今夜所見的情形雖是沒會過這兩人，身手不凡，不易對付，並且竟敢侵入採親的屋中，寄柬留名，分明是要和母親挑戰，明告訴你，不把五雲捧日攝魂釘取走，決不甘心，這種情形，那會教母親不着急，遂把字柬放下，向母親說道：「我看娘倒不必過分的擔心，這兩個巨盜，縱然身手不凡，可是他這種妄想，也教他難以趁心如意，」羅刹女葉青鸞把頭搖了搖道：「唯獨這場事，不是我老婆子氣餒，來人這種身手，在綠林中，可以說是少見的人物，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此番約請這種綠林的飛賊巨盜前來，果然海惡萬分，凡是行俠作義的，在江湖道中還是最怕，這種飛賊巨盜，這就是叫你防不勝防，任憑他是多大本領，登門找你，另是種說法，武功不及，本領不佳，總然毀在人家手內，倒還落個爽快，越是這種暗中下手，教你空有本領，有時竟無法應付，所以我想彭天壽這種手段，真是萬惡，我們這次還不要吃了這種虧，敵暗我明

，我們不趕緊設法對付他，恐怕要有意外的情形，我們自己可要瞧明白了，不要着了人家的道兒，反倒貽笑於人，我們若是只往這一點重要的東西上着眼，我怕要吃他們的大虧，商和，不是我老婆子多慮，我的好兒媳婦，你也是在江湖道上闖過「義」兒女英雄，你們全要仔細想想，他們只爲這五雲捧日攝魂釘而來麼？不得了這隻獨門暗器他不肯罷手，這種情形是現在明擺着的事，是不是南海漁人詹四先生令鐵錫子雞非千里送信，鐵劍先生他關心二十年來的道義之交，也是這麼講的，這兩個賊子具名留柬，也是不得這隻暗器不肯甘心，這全是千真萬確的事，這裏邊沒有虛假，沒有猶疑，那麼我們憑一家全力，要保全這五雲捧日攝魂釘小小的一件暗器，總還不致沒有那種力量吧？那麼他們向番到綠雲村來，倘若終不能得手，他們又該如何？這偷天換日喬元茂，鬼影兒方化龍全在綠林難得的能手，這兩個人倘若在我們面前討不了好去，又該如何？以情理論，簡而易明的，必然是另約能手，固然是按着平常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可是今夜我老婆子已和他們較量過，我就不信綠林中還有比他們兩人本領再高的，既或有，也不見得五虎斷門刀彭天壽也能收買了去，爲他効力，和我老婆子作死對頭。不過我們可全蒙住了，彭天壽這斷不惜用這種卑下手段，想把我這隻五雲捧日攝魂釘得去，但是到了他們手中，你們說該怎麼樣？」

商和答道：「只爲有這種利器，他不敢動我們，我們沒有這種利器了，他好放心下手。」

羅刹女葉青鸞說道：「他放胆下手，他想要把我們怎麼樣？」

天龍劍商和道：「他那還用說麼！這次他安心是要斬草除根，不留後患，想把我們一網打盡，他的居心已經顯然可見。」

羅刹女葉青鸞道：「對呀！他沒想再留我們，可是」

天壽買出這兩個巨盜來，替他動手，只怕這五雲捧日攝魂釘不過是作我們的催命符，我們絲毫無益。」柳玉蟾一旁說道：「哎呀！不是娘想到這層，我們幾乎中人家的暗算，不錯，虛張聲勢，他們只揚言非得五雲捧日攝魂釘不可，把這種獨門暗器得去，是怕不如連人除掉反倒省事得多，他們恐怕要暗中下毒手，五雲捧日攝魂釘，他絕不想從我們手中盜去，可是他若以毒辣手段暗中圖謀我們，婆媳母子間，只怕我們非要遭他毒手不可了。」

羅刹女葉青鸞道：「玉蟾你這可明白了，匪黨定是這種陰謀鬼計，他才故弄玄虛，故意的早早在外面放出這種風話，教我們是注意到這件暗器上，反把切身之害忽略過去，豈不要鑄成大錯！所以彭天壽這老兒，陰毒狡惡，也就在這種地方。我老婆子被他們暗算而死，他定要親自前來把這場事作個了斷，可是這種陰謀下手，還落個不是他親手所為，在江湖中他還有的可說，你們想這種情形，既覺可怕，又覺可恨，現在我想到這層，真覺不寒而慄！那麼怎能再忽視這兩個匪徒，不速謀應付之法，難道我們就這樣全落在他的手中麼？只是我想着他用這種狡惡的手段，我老婆子偏要教他上我的釣鉤，我們再不能容他們逃出手去，好好的安排一番，早作了斷，他雖然用這種危言引誘我們，教我們只注意到這種暗器，我們索性不要用它來張網捕魚，我就不信他不上我的鉤！」天龍劍商和想到前後的情形，也覺十分可怕，果然母親身上十分危險了，這時已經東方才發曉，紙窗上已經透着青濛濛的曉色，天龍劍商和問道：「這張網要怎樣下去呢？」羅刹女葉青鸞遂把天龍劍商和叫到近前，附耳低聲說了一番，天龍劍商和點頭答道：「我們定然憑着母親的辦法，絕不誤事。」羅刹女葉青鸞向女兒柳玉蟾道：「回頭教他告訴你吧，你也不許誤了我的事。」柳玉蟾雖然不知婆母是用

什麼計策對付來人，可是恭恭敬敬的答應着，葉青鸞道：「天亮了，你們歇息去吧。」天龍劍商和，和夫人柳玉蟾回轉了前面，苗成尙在樓下，廊子底下那兒來回走着，照廳屋中睡覺的金鶯，見主人主母走出來，迎着問道：「夜間的情形，怎樣？可與來人會着了嗎？」柳玉蟾道：「狂徒縱然胆大，這件事老太太既然一力擔當，諒還不至於把他們放在心上，這回的事，老太太連我們都不教多管，老太太這兩天心憤不快，苗成你小心一些，收拾院子，趕緊上街去買菜，在老太太面前不要多問才好。」苗成答應着，自去打掃院落，收拾一切。

天龍劍商和回到樓上，夫人柳玉蟾在下面看了看女兒金鶯，見他正好已經醒了，遂指點他梳洗，金鶯更把昨夜祖母所說的話，跟阿娘說了一番，柳玉蟾聽了十分難過，囑咐金鶯在祖母面前這兩天更加小心，不要頑皮，金鶯答應着，柳玉蟾給金鶯收拾完了，教她去找祖母，自己到竹樓上向丈夫天龍劍商和，細問婆母應付來人的計劃？天龍劍商和，又把母親所說的辦法，也對夫人說了一番，柳玉蟾點頭答應着，這白天天龍劍商和仍然是假做閑遊，在這附近一帶詳細探查，找尋匪盜蹤跡的所在。只是這瀟湘附近地勢非常的遼闊，匿跡潛形的地方到處皆有，一時那裏找尋得到，最可慮的是自己所住的這綠雲村，不過這裏並沒有店房茶場酒肆，容納閑人的地方，除了綠雲村街那片桑林中一座小小的白雲庵，再沒有可以容納閑人的地方，因為全村居民，全是本地土著，這倒不用多慮，自己又在這綠雲村轉了一週，更把村外所有林木較多的地方，也全注意了一番，從那白雲庵轉過來，這座尼姑庵在綠蔭的桑林中，庵門緊閉，更不是是非之地，因為這座尼庵十分清靜，只有師徒兩人，在這裏，伴着古佛清燈，靜參經典，再有的也就是一個燒火的老婆子，這庵中沒有香客，沒有佛

易是沒有人來的。天龍劍商和，只在這庵門前，略微的留戀一會。回轉家中，到了母親，看了看，羅刹女葉青鸞，已在白天把精神養足，一切如平時一樣，絲毫看不出來，是要應付一件生死關頭的大事，天龍劍商和也不再提這些事，仍回到前面。在晚飯後，苗成全收拾完了之後，夫人柳玉蟾把苗成叫到近前，悄悄的告訴他道：「老太太這兩夜預備和來人較量一下，夜間把金鸞打發到前面，只好教他在我房中睡，可是我們夫婦兩人奉老太太之命，夜間大約也得出去，金鸞他年歲還是太小，離開我和老太太的身旁，總是教人不放心，我那時一離開樓下，你也不必出來，好在你那屋中往這樓下的門口看，倒也不費事，你要注意些，只要沒有人侵入樓下，你只在暗中監視着就行了。」苗成點頭應道：「這點事，都交給給我，決不會誤事。」吩咐完了之後，苗成回轉自己屋中，柳玉蟾到後面慈母屋中，看了看，老太太已然收拾完了，柳玉蟾把金鸞領到前面來，打點他睡覺，可是教他各衣而臥，囑咐金鸞夜間無論有什麼事，小孩子家不准多管，不准多問，在這屋中，苗成不能來，他只能在暗中保護你，你不要害怕，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金鸞答應着，已然在床上睡下。柳玉蟾結束停妥，到樓上轉了一週，天龍劍商和向夫人說：「我們各幹各的事，誰也不用招呼誰了。」柳玉蟾回到自己屋中，把燈僅留一點光焰，也躺在金鸞旁歇息着，靜待外面的動靜，天龍劍商和自己在竹樓上早早的把裏面的衣服收拾整齊，暗器是早已配帶好了，將到二更，却故意的像與平時一樣，泡了一壺香茶，這竹樓上前後面的窗戶全做閉，十分涼爽，商和坐在燈下，看着書，不時的還吟哦出聲，神情十分的閒逸。直在這窗前提到二更過後，這才站了起來，伸伸懶腰，打了個呵欠，帶着有些疲倦的情形，把長衫脫去，裏面是一身藍綢子短衣，先把支

着的後窗落下來，又把前面的窗戶關上，案上的燈燭熄滅，倒在床上睡下。其實天龍劍商和那會睡者，輕輕坐起，一點聲息沒有，竟奔後窗，早已作好了的手脚，於窗的窗紙上在白天就弄好了裂縫，天龍劍商和從這竹樓的後窗往外看去，可以直望到宅後那片樹林。因為早和夫人柳玉蟾定規下，竹樓前院中有柳玉蟾負責往外查看，只要有賊人的蹤跡，絕逃不開他們夫婦的眼下。天龍劍商和俯身在後窗內平心靜氣注視着外面，悄悄的等待着，過了很大時候，夫人柳玉蟾那裏也沒有動靜，商和只是耐心等待，絲毫不起浮躁，約摸到了三更將盡，忽然看見房後那片樹林中，似乎有黑影晃動了一下，可是跟着又沒有動靜。又沉了一刻，那樹林中又起了一點響聲，似乎有什麼東西落在樹林前，跟着如回飛鳥盤從樹上飛墜下一人。

第五章 護金鶯避禍洞庭湖

天龍劍商和見下來這人身形真快，往下一落，似乎很注意附近這一帶，往這邊張望了一回，見他回身作勢，似乎又發了一個暗號，天龍劍商和相隔既遠，又在樓上，聽不見什麼聲息，跟着却從林中飛縱出一人，這人起落之間，輕快異常，天龍劍商和暗暗驚異，這人竟是這般身手，果然是江湖道中不輕見的人物，這時他兩人聚在一起，似乎互相商議了一下，竟自分開，不往住宅這邊來，反往綠雲村中分頭撲去，天龍劍商和，看這種舉動，十分詫異，倒不明白他們這是怎麼個行徑，工夫不大，這兩人竟自由綠雲村翻回來，這次却直撲自己這宅子而來，天龍劍商和這才看出這兩人狡詐十分，他是未從往自己這裏來，先提防暗中有人跟着他們，先把自己的來路排搜了一下，把一個綠雲村全趟了一遭，這種處處謹慎小心，也

是時提防着被人暗算。

這時見這兩個夜行人，已經躡牆而入，兩人也不奔竹樓，也不奔老太太所住的後院的屋頂，反沿着這所宅子的四週，繞了一遭，這時天龍劍商和已聽得樓下夫人柳玉蟾給自己遞了暗號，知道夫人業已看見了賊人的踪跡，天龍劍商和仍俯身在後窗下不動，這時見這兩個賊人在宅後聚到一處，彼此低聲商量了一下，互相一打手勢，一個是奔前面竹樓，一個奔後面羅刹女葉青鸞那裏，天龍劍商和趕緊躡足輕步，回到床上咳嗽了一聲，故意的作爲由睡夢中驚醒，自己故意的作爲茫然間想起一件事，自言自語道：「我真糊塗怎麼我竟沒告訴母親一聲，竟自這麼放心大胆的睡起覺來，商和你枉在江湖道上跑了，真真誤事。一邊自己說着，一邊下了床，摸着火鏢火石，把火打着，重把案上的蠟燭點起，慌慌張張的把牆上掛的劍抓過來，撒出劍鞘，把劍鞘扔在地上，不去管它，提着劍開了樞門，在外走來，腳下的聲音還是挺重，騰騰的順着樓梯下了竹樓，竟奔跨院，後面的小門虛掩着，天龍劍商和還咳嗽了一聲，推門而入，一邊招呼着：「娘可睡了麼？」

這時羅刹女葉青鸞屋中燈光未熄，羅刹女葉青鸞隔着屋子答道：「商和，半夜三更你有什么事？」天龍劍商和道：「娘你沒睡，很好，我有要緊的事，忘了和娘說了。」自己說罷，在門前等候，屋子跟着把堂屋的門開了，商和走進屋中間道：「娘怎麼這時還沒睡呢？」

羅刹女葉青鸞說道：「我自從得着這點信息，把我老婆子鬧得寢食不安，心裏總像放着一件事，攔不下，我從昨夜就是半夜未眠，今夜竟其是心緒不寧，我不明白，大風大浪難道

這兩個小輩還能把我老婆子怎樣？」一同走到裏間。羅刹女葉青鸞坐在床沿，向天龍劍商和說道：「你坐下講什麼事？值得半夜三更的這麼大驚小怪起來。」天龍劍商和坐母親的對面，說道：「我已經睡了，忽然想起這件事來，再也不能睡下去，我昨天看見一個形跡可疑的人，那神色絕不是本地人，並且明露出是江湖道中人，他在我們這家門口十分注意的查看了半晌，竟往村頭走去，兒未曾跟蹤他，現在想起十分後悔，莫不這就是寄柬留名從天南下來的那兩個小輩中之一？我現在想起來，我們手段還算弱了，無論是否華是他，我當時也不該教他走開，他既敢明着露了相，來人頗有藐視我們之意了，現在又明着和我們挑戰，我們何妨和他一決雌雄，說不定，今夜又許前來，母親到不能輕視他們，須要好好提防才是。」

羅刹女葉青鸞道：「我還沒把他們放在心上，五雲濤日懸魂釘，他們雖然心生算計，但是我教他們暗地這暗地的滋味，然後再送給他們。他們這種舉動，我倒十分高興，我原打算來到綠雲村這一潛踪隱跡脫離江湖，從此再不用它，可是他們竟給我提醒兒，我們十年沒動的東西，小輩們也太以的聰明過度，他們要是遽然下手，給我個猝不及防，我這個暗器要是一個再不應手，他們就許不費手脚的把我們了結了，豈不省事，這一來這兩個小輩們只怕未必能呀那麼容易稱心如願吧。」說到這羅刹女葉青鸞站起來，到牀旁邊把那上面一隻建漆的箱子打開，很費事的從箱子底下找出一個小包來，放到牀上，仍把箱子鎖好，向天龍劍商和道：「這可是我們母子賭命運的時候了，這件利器，如若還能用，他們雖然是暗中圖謀我，但是我老婆子還能對付他們，我就不信他們能夠從我手中把這東西奪去，但是只要不能應用，我們母子倒危險萬分了，慢說是五虎斷門刀彭天壽親自前來，就是這兩個小輩也不好對

付呢。」一邊說着，已把那小包打開，裏面是一件紫銅箭筒子，比較箭筒稍短，可見比平常雙筒箭筒還粗，還有一個藥瓶子，跟這件暗器包在一處，羅刹女葉青鸞，把藥瓶子放到一旁，向商和道：「我們母子原想着在這裏度有這種清苦的歲月，與人無悔與世無爭，可是現在竟由不得我們，依然找上門來，教我們再入是非場，這瓶子藥是當年你外祖母賜給我的，名叫子午還魂丹，不論多重的傷痕，以及內家的掌力所傷，最利害的鐵沙軍重手傷，或是打傷了內都，平常醫藥所不能治，這種藥力，全能起死回生，雖然存着這種妙藥靈丹，我認爲，留着它算沒有用了。以現在的事情看起來，就還許能用上它。」天龍劍商和知道母親所說的話，完全是故意做作，決沒有那種事，外祖父若是留下這種神藥，當時苗成幾乎死在敵人手內，母親何至於捨死忘生，給他奔馳千里，求得靈丹償命，這完全沒有那麼回事，母親故意這樣，大約也是給外邊這兩個小輩聽，給他們多加一分貪心，天龍劍只有隨口答應着，這時葉青鸞也把那只五雲捧日攝魂釘卡簧打開，把裏面六隻三稜純鋼釘退出來，把裏面的崩簧試了試，向商和道：「我們母子的運氣還好，我現在想起來，自己十分恨自己，疏狂的性情，到甚麼時候也改不掉，這只暗器，打造的十分精工，這種東西，只要一有毛病，現在沒法收拾，你說當年收存它時，竟沒把這六隻釘撤出來，這不是糊塗嗎？差不多十年的工夫，它居然力量還沒減，真是難得的事。」隨手把這六隻釘裝好，把口門卡住，葉青鸞很高興的，把這藥瓶子和這暗器，隨手的全放在自己床頭的簾下，向商和道：「好罷，你回去歇息吧，你不要以爲娘年紀老了，就沒有用，這班後生晚輩，雖全是江湖能手，但是我還沒把他們放在心上。」天龍劍商和遂即站起，答了聲道：「我倒不是認爲我們母子準比他們手段弱，不過是明槍易

躲，暗箭難防，真正是以江湖上的本來面目，來找謝綠雲村，和我們母子相見，我們以武功分強弱，本領上見高低，誰行誰不行，教人落魄死而無怨，這種宵小的行爲，卑劣的手段，我倒十分怕他們呢。」天龍劍一邊說，一邊往外走。葉青鸞跟着也到了明間，口中還說着：「我們娘兒們現在雖然和埋名隱姓一樣，可是也不能教他們太以的看輕了，事情臨到頭上，我們給他個兵來將擋，水來土屯，你在江湖中大小也算有個「萬」兒了，遇上事要沉着應付，有甚麼舉動，不要慌張，我們這一家人，也不致於就懼怕這兩個鼠竊狗偷之輩，你看三更已過，快些早早睡去罷。」隨着走向門口，容天龍劍商和出去，羅利女的情形是推屋門闔閉，自己也回屋歇息。

就在天龍劍商和才走到院中，羅利女把格扇門也是兩扇關好，天龍劍商和忽的失聲驚呼道：「娘！前面大約有人了。玉蟾怎麼不喊叫我們一聲呢？」天龍劍商和這話說得非常緊促，非常着急。羅利女猛地把兩扇格扇門往兩下一分，手底下的力量用得很大，碰的一聲，這格扇門碰開時互碰的聲音很大，把前窺的門窗，全震的虫響，一脚把外邊的風門踢開，躍身竄出來，這位老婆婆看着那般年歲，手底下那份力猛勢急，已到了天龍劍商和的身旁，十分憤怒的喝了聲：「好大胆的狂徒，他們真敢這麼欺人，我老婆子不信這個。」話聲沒落，腳下一點，已經騰身躍起，羅利女葉青鸞施展「燕子飛雲蹤」的身法，已經竄上跨院的牆頭，起落之間，已然撲向前面，這種身形矯捷，十分驚人！天龍劍商和也緊跟着趕過去，口中却招呼道：「玉蟾甚麼事？」可是他招呼着，並沒看見柳玉蟾的踪跡。這時羅利女葉青鸞却已飛蹤到竹樓上的頂子，也在招呼：「玉蟾你在那裏？」在這老婆子聲中，在西牆外柳玉蟾

答了話：「娘，我在這裏呢！」跟着由牆外躡身而入，柳玉蟾仗着劍，已經落到廂房上。天龍劍商和却從苗成所住的屋頂上翻回來，羅刹女葉青鸞也一翻身。從竹樓頂子上翻下來，和兒媳柳玉蟾聚在一處，天龍劍商和也提劍趕過來，葉青鸞已在問：「玉蟾，可是已發現敵人的踪跡嗎？他現在逃到那裏，我們不能教他走開。」柳玉蟾忙答道：「我聽得屋面上有些響動，我從房中翻出來，竟見有賊人要侵入竹樓，見兒媳賞了他一龍眼珠，他竟自躍窗竊逃了出去，我恐怕他來的不止一人，所以才發聲驚動，爲是教商和他也好好的提防。」可是說到這，柳玉蟾微微一頓，向葉青鸞道：「我們全出來，後院娘的屋中不怕他們再弄什麼手脚嗎？」羅刹女葉青鸞「哎呀」了一聲，恨聲說道：「糟了，我又學被這小輩們所暗算。」說到這，猛然翻身，矯捷的身形，直回後面撲去。

天龍劍商和，跟夫人柳玉蟾不用打招呼，一個從東，一個從西，抄着兩面也往後面闖來，羅刹女葉青鸞頭一個撲進後院，口中却在嚷：「鼠輩們竟敢在私宅中來攪擾，你們是自覓死路，我倒要會會你全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人物。」身形往後院的院當中一落，突然在自已那屋中，飛縱出一人，身形輕快，長的是短小精悍，葉青鸞怒叱聲：「小輩你欺我太甚，我葉青鸞所住的地方豈能任你出入，你還想走嗎？往前一縱身，猛撲過去，現掌就打，這人却也是空着手，背後措刀，往旁一縱身，略微閃避，喝聲：「你這類人也過分無禮，喬元茂特來拜訪，你怎麼這樣對待遠來之客。」羅刹女葉青鸞身形頓停，喝叱道：「我與你素昧平生，寄柬留名，分明是要和我老婆子作對手，那我倒不惱你們，今夜爲何又暗入我屋中，趕是用下流的手段，竊取我五雲捧日攝魂釘。」

這本人竟自毫不遲疑的率然承認道：「我們正是要取這件東西一用，我弟兄的舉動不敢承認下流兩字，來明去白，早已在你面前說明，定要暫借這五雲捧日一用，你怎麼這麼小家氣。一方說到這句，天龍劍商和已從前面跟蹤趕到，身形往院中一落，喝聲：「小輩們太以張狂，你還那裏走。」掌中劍往胸前一捧，獨身而進，「白蛇吐信」式往這偷天換日喬元茂的胸前點來，這喬元茂往旁一撤身，伸手把背上插的七星尖子撤下來，冷笑聲向商和喝叱道：「我們弟兄來到瀟湘，是先禮後兵，你們竟敢這麼藐視好朋友，恕我無禮了。」他這時把手中這口七星尖子，也施展開，和天龍劍商和動上手，這位羅刹女葉青鸞，却飛身竄上簷頭，柳玉蟾也在這時趕到，她是從西邊翻過來的，才到後院的牆頭，已見丈夫天龍劍商和跟一個賊人在院中動上手，婆母也就在這時猛然翻上簷頭，柳玉蟾才要往下縱身，猛然喝了聲：「賊子你還不下來。」一揚手打出一粒龍蝦珠，奔上房偏西的後坡打去。

她這暗器發出，聽得上房的後坡一人哈哈一笑，却說了聲：「主人也太客氣了」突從房後坡現出一個匪徒，身形比房下喬元茂略高，背插判官雙筆，一身青色短裝，髮辮盤在脖頂上，那情形很沒把柳玉蟾等放在心上。

柳玉蟾已經一縱身撲了過來，青鋼劍走輕靈，腳點房坡，「仙人指路」向這賊人的胸腹上便扎，這賊人身形驟輕，一個旋身，判官雙筆已然撤到掌中，這位羅刹女葉青鸞却向柳玉蟾招呼了聲：「不要叫這賊子逃出手去，我要看看我那件東西，被他們得了沒有。」葉青鸞一翻身，縱下房來，竄進屋去，很快的從裏面怒罵着闖出來，手中已提着一隻鐵拐杖往院中一落，大叫：「賊子敢把我五雲捧日攝魂釘盜去，我老婆子和你們拚了。」柳玉蟾一柄青

鋼劍，絲毫不肯容讓，竟和這賊人拚命的搏擊，只是房上現身這賊人，這時判官雙筆非常厲害，招術變化得十分靈活迅速，雙筆上更夾着打穴的招術，羅刹女葉青鸞恐怕兒媳非他的敵手，喝聲：「玉蟾後退，待我老婆子收拾這賊子。」柳玉蟾虛點一劍，往旁一縱身，羅刹女葉青鸞喝叱道：「我老婆子這隻鐵拐杖下，沒跟那無名小輩動過手，你報上名來。」這使判官雙筆的答道：「我弟兄早已具名，何必明知故問，明人不作暗事，我們不僅是來取你的五雲捧日攝魂釘，還要你母子婆媳的性命呢。」

羅刹女葉青鸞喝叱道：「這一說你就是鬼影兒方化龍了，你有多大本領，敢出這種狂言，你可知羅刹女葉青鸞鐵拐杖下就沒容你們這綠林盜猖狂過。」說到這往前一縱身，喝聲：「打！」這隻鐵拐杖前把往下一沉，向鬼影兒方化龍的面門便點，方化龍身軀往左一偏，判官雙筆翻起，斜着往上就崩，羅刹女葉青鸞鐵拐杖的前把往後一帶，後把往外一推斜打鬼影兒方化龍的右肋。方化龍雙筆崩空，身軀左一沉，判官雙筆圈回來，往外一封；跟一個「大鵬展翅」式左手的筆往羅刹女葉青鸞胸前打來，羅刹女葉青鸞右腳往左一撤，雙手握鐵拐杖，斜着往外一碰，可是身形更往後一閃，右手掄鐵拐杖，倒翻過來，鬼影兒方化龍就攔腰掃去。那方化龍一蹶身，身軀竄起丈餘來，再往下落時，已退出四五步去，葉青鸞往前一趕步，身軀往下一矮，手中的鐵拐杖二次翻出去，又是一個盤旋趕打，這隻拐杖塌着地面，鬼影兒方化龍雙足掃去。這隻鐵拐杖施展開另具一種威力，莫視羅刹女葉青鸞這般年歲的老婆子，趕到動上手，真如生龍活虎一般，鐵拐杖舞動上下翻飛，崩、砸、劈、掃、壓、點、打、撞、轉、滑、翻、翻是死靈路的棍法全融合一處，另有種絕妙的手法，更兼這隻拐杖，全是熟鐵打造的，分

量非常重，運用開每一撇招，全帶着一股子勁風，無論什麼兵刃，只要和它硬碰硬接，力量稍差，抵不住它的，非被他震出了手不可，這隻鐵拐杖霍霍生風，也就是這鬼影兒方化龍判官雙筆，既有真傳，更有一身小巧的功夫，竄高縱矯，起伏進退，靈活巧快，才算是和羅刹女葉青鸞走了二十餘招，不過憑真實的功夫，他還真不是對手，葉青鸞這隻鐵拐杖下絲毫不肯留情。

天龍劍所對付的偷天換日喬元茂，這賊人也是以輕巧捉蹤法小巧的功夫見長，他掌中這把七星尖子，尤其是既賊且滑，和天龍劍商和竟戰了個平手，那鬼影兒方化龍知道功夫一大非要我在这裏不成，我們完全是懷着一番惡意而來，竟自向偷天換日喬元茂打了個招呼，兩人是虛遞了一招，縱身逃走，一個翻到迎面房上的前坡，一個撲奔西面的牆頭。

羅刹女葉青鸞喝聲：「你們逃到天邊，今夜也要把你追回來，綠雲村許你們來，就不許你們走了。」這兩個賊人的身法真快，天龍劍商和也是不肯捨却他，飛身竄上簷頭，羅刹女葉青鸞却撲奔了西牆，柳玉蟾却不敢跟着追了，因為敵人雖說是現身的只是兩人，但是他們是否還有餘黨，不得而知，這宅中還得提防一切，遂也飛身竄上角門的牆頭，一面查看着前面，一面留神着後院中，這時羅刹女葉青鸞，天龍劍商和，已然追出宅去。這兩個賊人逃出這宅子之後，竟自撲奔了那片樹林，天龍劍商和知道要容他們飛進了樹林子，又算被他們脫了身，一面追趕着已經把天龍劍交在左手，掌中連扣了兩隻鋼梭，脚下加緊，相離那偷天換日喬元茂有兩丈左右，一抖手，兩隻鋼梭打出去，一隻奔他腦後，一隻奔他後心，這喬元茂似已覺查暗器的風聲，脚下微一停，從右往後一撲身，把上面這隻鋼梭閃開，下面那隻鋼梭，却穿着他右乳下衣服內穿過去，胸前似已滑過，他却口中仍喊了個好字疾往前一躍身，口

中却說：「商和你敢用暗器傷我，這可是你自己找死。」他說完這話，緊自縱身，他偏偏不往樹林中逃，反往樹林東邊繞過去，天龍劍商和明明看見下面這一鋼梭已然傷着他，可是也居然竟自這麼強，仍然逃下去，可是絕不奔樹林，竟奔那樹林的右側，心說：你這真是找死，我看你還能逃到那裏去。一面往前緊追，探囊又扣了一隻鋼梭預備乘機再賞他一下，這時偷天換日喬元茂已轉到林角，天龍劍商和腳下加緊，生怕他在一轉過樹林子時把身形隱去，腳底下毫沒停留，已追到樹林子轉角，可是偷天換日喬元茂，腳下一用力，已經飛躍入樹林前，那情形就是借著樹林轉角處，把身形隱着，天龍劍商和，那肯容他走開，口中喝聲：「你往那裏走？」腳下用力一點，人到劍到，往喬元茂的背後刺去，可是這賊子似乎早有提防，他連頭也沒回，往左橫着一躍，天龍劍商和劍已調空，可是猛聽他口中喝了一聲：「打！」一件暗器在他身形一落，已然打過來，辨不清是什麼暗器，不敢接，天龍劍商和往右一擁身，一垂左肩頭，這隻暗器從耳旁打過去，可是他的暗器躲過去，同時在樹林轉角樹帽子上猛然喇啦一響，兩隻袖箭苗刀同時打到，任憑天龍劍商和身形怎樣快，也無法閃避兩下的暗器，用劍往外一封，只把下面這隻打落地上，可是上面的那隻苗刀已然打中了商和左肩頭，相離又近，商和受傷甚重，雖自支持，幾乎栽倒。可是在這時，樹上竄下一人，喝聲：「姓商的還想走嗎？」那偷天換日喬元茂也翻身竄回來，樹上這人，提一口青鋼鋸齒刀，也飛躍到面前，跟那偷天換日喬元茂是兩面夾攻，天龍劍商和，被傷的雖不是致命處，但是半邊身子已經動轉不靈，掌中的天龍劍，倒是沒撒手，樹上下來的這人，樹蔭黑暗異常，只看着他身形魁梧，辨不清像貌，他到的快，掌中的那口青鋼鋸齒刀，竟下毒手，向天龍劍商和斜肩帶臂

劈下來，刀鋒勁疾，天龍劍商和此時只有拚命的和他掙扎，往左一斜身，是剪他的腕子。可是這時偷天換日喬元茂也從側面襲過來，七星尖子，一伸腕子，往商和的右肋後便扎，天龍劍商和左脚往後一撤步，天龍劍光往下一沉，倒轉陰陽，反撩他右臂，可是樹上下來的那人，青鋼鋸齒刀，已然一換式，斜着往外一展，向天龍劍商和攔腰斬來，天龍劍商和努力的右脚往後一滑，身形往後一帶，用「猛虎盤椿」式，從右往後一個轉身甩，天龍劍，反斬這人的後膀，不過天龍劍術絕不軟弱，無奈左肩頭受傷，動轉不能再靈活，撤身稍慢，刀尖子掃在了衣衫上，險些當時喪命在那鋸齒刀之下，這時喬元茂更是步步緊逼，這把七星尖子，原本既賊且滑，天龍劍商和，先前在宅中，仗着各人的武功實有功夫，劍術也到了火候，尙足應付，此時可有些不行了，這兩個勁敵，是安心要了結天龍劍商和，兩人是猛力進攻，天龍劍自知難逃他兩人的刀下，閉封科避，右膀又被偷天換日喬元茂七星尖子傷了一下，實在無法支持，就在這種危急之時，那樹林子裏竟有人喝聲：「萬惡強徒，你們以多爲勝，太不要臉了，「打」！這個打字出口，從樹林裏連番發出四隻暗器，向這持鋸齒刀匪徒和喬元茂打來了，這兩人縱身閃避，可是暗器是一件跟一件，連續着打來，只發暗器，不見人的踪跡，更聽不見發話，那持鋸齒刀的猛噶了聲：「那個小輩，敢暗算五太爺，」竟向樹林猛衝過來，可是裏面的暗器，絕不少停，迎頭又給了他一鐵彈丸，一飛蝗石，可是絕不是這對付他的人，那時喬元茂也沒法子再追殺天龍劍商和，鐵彈丸，和飛蝗石，盡揀他要害處下手，那提鋸齒刀的已撲到林邊，天龍劍商和在力盡勁疲之下，稍一緩式，可是那種拚命的精氣神，已然鬆懈，幾乎不能支持，驀然間，在那離開身旁七八尺遠，移影看人用沉重的聲音，喝道：「趁

商的，你不走等什麼？」天龍劍商和被這一聲警告，自己知道這人是客人救我，我不趕緊離開這地，休想逃得活命，一轉身，拚命的往大道上逃下來，那喬元茂在這暗器連番襲擊之下，依然不肯捨商和，縱身趕時，這時迎上兩塊飛蝗石打到，用掌中七星尖子撥打時，右肩上又被飛蝗石掃了一下，他這身形一停，天龍劍商和已經轉出林角，向自己所住的宅子，狂奔過來，只是這左肩頭的傷，若只是疼痛，倒還能忍耐，可是只這剎那之間，這半邊身體，竟有些動轉不靈，反倒麻木異常，右膀的傷，覺得稍一震動，疼澈肺臟，自己強奔到住宅的後牆前，已經實在支持不了，更被脚下的石塊一絆，已經仆倒塵埃，喬元茂的七星尖子已到了他的背後，天龍劍商和只有瞑目待死，就在這千鈞一髮的危急中，就由打樹林的西邊，免起鵲落，一條黑影，飛撲過來，相隔還有兩丈，猛喝了聲：「你敢下毒手，」鏗的一聲，一片寒星，向偷天換日喬元茂打到。

這喬元茂的七星尖子一往下落，被這一驚，眼中更看出這種暗器，嚇得他喪胆亡魂，用盡了全身力量：雙足一蹬，猛往後倒縱出去，就這樣，他依然沒逃開這片暗器，他的左腿上，迎面骨旁，竟被穿了一釘，仗着是沒打正了，若是稍偏一寸，他這腿骨一碎，這條腿就算費了，身軀往地上一倒，跟着從樹林轉角處，飛躍過一人，喬元茂仍然一挺身翻起來，步履蹣跚，私來人迎到一處，正是使鋸齒刀的匪徒，那情形是不像管喬元茂，却仍想追殺天龍劍商和，這喬元茂橫着一迎把他抓住，低聲說：「老怪物，攝魂釘還在，快走！」這提青鋼鋸齒刀的匪徒，也是一驚，竟抓住喬元茂的一只胳膊，一同向樹林裏角逃去。這時天龍劍商和已在必死之下被救，這所來的還是羅刹女葉青鸞，仗着這十年沒用的五雲捧日攝魂釘，保住

商和的性命，忽遽間，把商和攔腰抱起，挾在脅下，蹤躍如飛，回轉宅內。

柳玉蟾尚在房上，提劍梭巡，這時看見婆母挾着商和從屋後翻進來，驚惶失色，迎上前來問：「娘他怎麼樣了？」羅刹女葉青鸞不答他的所問，却喝叱了聲：「好好監視着房後一帶，匪黨再若翻回，趕緊招呼我。」匆匆說了這兩句話，挾着商和，縱下房坡，落到院中，慌忙的走進自己屋中，把鐵拐杖扔到牆角，把商和放到牀上，把燈光撥亮，拿過來，檢查商和身上的傷痕，左肩頭右膀兩處重傷，羅刹女葉青鸞把天龍劍商和左肩頭衣服扯開，仔細一看傷口，這位老婆婆顏色立變，恨聲說道：「彭天壽來的好快，竟敢向我兒身上下毒手，很好，我們倒要痛快分了生死存亡吧，把燈放在桌上，自己匆匆的又走出屋來，向四下裏看了看，這時東方已現魚肚白色，天是快亮了，向房上招呼道：「玉蟾，你要留神着匪黨。」柳玉蟾這時在房上心慌意亂，不知丈夫的生死如何？保的住命保不住命，只是在這種情勢危急之下，那敢多話，那敢多問，答了聲：「娘請放心，上面交給我了。」羅刹女葉青鸞答了聲：「好！」翻身回到屋中，看了看商和胸頭起伏的喘着，雙目緊閃，自己站到裏間的地當中，雙臂往上一抖，往起一縱身，騰身竄起來，單臂擡橫杵，把身形懸住，伸右手，往承塵上，抓下一個四方的布包來，一飄身仍落在地上，取下這個小布包時，抬頭向紙窗上望了望，窗上已經曙色，羅刹女葉青鸞放了心，已到了這般時候，自己的舉動既不至於被賊黨窺探，更不用提防他們再來襲擊。把這布包兒放在桌案上，打開來，裏面是一個小硬木匣兒，揭開這木匣，裏面是兩個藥瓶子，和十根攝魂釘，羅刹女葉青鸞趕緊把囊中的五雲捧日攝魂釘取出來，把口門打開，卡簧退下去，把六隻攝魂釘，軋在裏面，連那多着的一槽攝魂釘，全放入囊中。

把藥瓶子拿起來，拔開瓶塞，用鼻孔嗅了嗅，瓶中的藥氣，知道雖是收藏多年，仗着這種磁藥瓶子，不透氣藥力依然存在，遂把藥瓶子放在桌上，看了看天龍劍商和，氣息雖然比較方才緩和了些，但是這時的臉上越發難看，臉色發青，尤其是左半邊臉，青中透暗，在這種天剛發曉，窗紙上一片青灰顏色，案上的燈光越發暗淡，更顯得商和這種神色難看了，羅利女葉青鸞「咳！」的歎息了一聲，走出裏間，來到堂屋門口，向房上招呼道：「玉蟾，天已亮了，不妨事，你趕緊下來，」柳玉蟾心裏正在像熱鍋上爬螞蟻，在房上看着下面，不知商和是究竟怎樣？只是沒有婆母的話，自己那敢下來，這時聽到婆母的呼喚，立刻飄身下來，趕緊來到屋中，問：「娘有什麼事？」羅利女葉青鸞道：「你要趕快去到廚房中找些熱水來。」柳玉蟾本想到屋中看看丈夫，只是婆母既教自己去取水，那敢違命，遂匆匆趕奔廚房，這鄉居一切全不是方便的，她用砂壺燒了半下開水，提着往後面來。

苗成先前本是遵着主母的囑咐，不敢多管閑事，自己只在屋中提着刀俯身破窗孔那兒，監視着樓下，因為金鶯在主婦屋中睡覺，主母跟他說明他暗中保護，這時天已經亮了，苗成才敢出來，可是尙不知究竟事情如何，聽了聽金鶯尙在睡着，也不敢驚動她，自己在走廊下來回閑踱着，忽見王母從廚房中燒水出來，仍向後面去，他看到主母面色上情形，就知道事情不妙，趕過來問道：「主母怎麼樣了？」柳玉蟾微搖了搖頭，向他說道：「你主人好似負了傷，我還不知怎麼樣呢？反正是受傷不輕，現在老太太房中，你在前面好好照顧着，等我問明了再來告訴你。」柳玉蟾匆匆的走向後面，提着水壺來到屋中，羅利女葉青鸞帶着很不耐煩的神色，說道：「怎麼弄一點熱水這麼麻煩。」柳玉蟾知道婆母此時心中焦躁，自己也

不敢辯駁，遂把這盞水放到桌上，回身來向牀上看了看，商和這種情形，面色青暗，唇白如紙，喘息得胸頭一起一伏，肩頭上血跡滲出，自己心中一慘，不覺滴下淚來，羅刹女葉青鸞向柳玉蟾擺了擺手，吩咐了聲：「把水斟一碗，把羹匙找一個來。」柳玉蟾到堂屋中，把金鶯吃飯用的羹匙拿進來，水已經斟上，羅刹女葉青鸞拿起一個藥瓶子，這瓶子上面紅紙籤兒寫着「九轉還魂砂。」用紙倒出有五分來，向柳玉蟾道：「你試着用羹匙給他些水喝，把喉嚨先給他潤潤開，看他能嚥得下去麼？回頭好給他服這九轉還魂砂，若是不能下嚥，便要把這藥糟踢了。」柳玉蟾忙答應着，用羹匙試着往他口中送，商和此時雖是昏昏沈沈，所好者口齒尚能活動，羹匙送到他唇邊，他把水嚥下去，羅刹女葉青鸞向柳玉蟾點點頭，把九轉還魂砂倒在羹匙內，合上水，慢慢的給商和送入口中，羅刹女葉青鸞一旁說道：「玉蟾，你不要忙，慢慢的給他留些水喝，好把藥行下去。」柳玉蟾如命辦理，把半碗白開水全給商和喝下去，羅刹女葉青鸞這才長吁了一口氣。向柳玉蟾道：「你把碗放下，來把那瓶子藥拿着。」柳玉蟾又把桌案上另一個藥瓶子拿起，紅籤上寫着「七珍化毒散」，柳玉蟾知道這是婆母收藏的兩種祕藥，遂拿着這藥瓶子，隨在婆母身旁聽候吩咐，羅刹女葉青鸞把棉花布全找到手底下，用剪刀把天龍劍商和肩頭的衣服剪下一個圓洞，把傷口完全露出，柳玉蟾他是很懂得一切暗器的打傷情形，一看商和這種傷痕，一個三寸長的傷口，血流得是不少，但是此時血倒不甚流了，這一片的肉色，全青紫着，並且傷口不往外翻，反往裏捲，柳玉蟾不禁銀牙緊咬，不住的憤恨嘆息，很顯然的認出這是一種毒藥暗器所傷，並且非常重，婆母所收藏的「九轉還魂砂」「七珍化毒散」雖然沒拿出來用過，但是可聽她老人家說過，這兩種藥的效力

，對於內家掌力擊傷，骨斷筋折，全能救治。只是沒聽聽老人家說過有解毒藥暗器之力，看這情形，蹊蹺十分，自己也不敢向婆母問。

羅刹女葉青鸞用新棉花把傷口的瘀血拭了拭，教柳玉蟾把「七珍化毒散」敷在傷口上，用棉花覆上，用布包裹好了，這才一同到堂屋臉盆中，婆媳同把手洗乾淨，仍到臥房中，羅刹女葉青鸞向柳玉蟾道：「我們現在先不用管他，看看藥力如何，不過我可知道，只憑這兩類藥，想把他治好，實沒有希望，祇能說暫保一時，不致出了危險，這是我有把握的。」說到這兒，抬頭看着柳玉蟾，不禁一陣傷心，這位老婆婆竟落下淚來，向柳玉蟾道：「昨夜的事真出我意料之外，我怎麼也沒想到他竟會來的這麼疾，若不是我這一「五雲捧日攝魂釘」只怕商和這時早已廢命了。現在我們只能賤命運，真若是天罰我等，那也就沒法子了。」柳玉蟾忙問道：「這是什麼人，用什麼暗器他竟會受了這樣的傷，我怎看不出來是那一種暗器呢？」羅刹女葉青鸞道：「那是毒藥剪所傷，別的暗器沒有這麼重，只是五虎斷門刀彭天壽竟來的這麼快，真出我意料之外了，我雖然沒有正式和他見面，但是這種毒藥剪，除非是苗疆的人，沒有會用的，不是他還有何人？」柳玉蟾聽到婆母的話，也不禁大驚失色！向婆母道：「怎麼此人此時竟會來到這裏？」羅刹女葉青鸞道：「這次我雖知全是勁敵，但是我還沒有預防他們竟有這般毒辣的手段，並且下手的情形陰毒狠惡，頗有些令人防不勝防，我們看起來，實在是毀在看輕了他們，才有這次的失着，賊子們從一露面起，全是早有計劃，他們這種下手的情形，是安定了對我們作斬草除根之計，偷天換日喬元茂，鬼影兒方化龍，他們逃走時，竟是故意誘我母子入他的圈套，在後面那片樹林中，已經早佈置下了埋伏，商和

被喬元茂賊子誘向樹林的左首，我被那方化龍誘向樹林的右邊，他把我子母分開，正是減少我們的力量，這次賊子們頗有黨羽，我在樹林那邊，堪堪追上，方化龍和他的同黨連番暗中襲擊，我已知道賊子們預伏陰謀，我就知道怕要中了他們暗算，真沒料到商和落在他們手中，我倒深爲你和合營關心，恐怕受了他們的暗算，疾忙的往回下救應，賊子們竟不容我往下退，使我盡力和他們周旋，傷了他們兩名黨羽，這才脫身退下來，遇到商和受傷逃下來，那喬元茂竟自安心下毒手，我這才賞了他五雲捧日攝魂釘，賊子帶傷逃去，我才把商和救回來，這就是我經過的情形，只是他這種傷勢危險實多，九轉還魂砂，只能保住他現時不死，若想救他，還得另想法子，我想去找一個人求些藥來，尚可救他命在，只是能解這種毒藥剪的藥，必須趕到長沙府，找那位萬勝鏢主計老鏢頭，此人就是不在，他的後人必也收藏着這種靈藥，除此以外，別無他法，只是我們母子婆媳，應付這種強敵，已覺力有未足，商和已經生死不保，我婆媳兩人若再走一個，豈不是更給了敵人圖謀我們的機會，我總有托天的本領，也覺孤掌難鳴，這件事頗費思量了，我們要仔細盤算一下才好。」柳玉蟾歎聲答道：「娘所說的極是，五虎斷門刀彭天壽既已到來，那麼現在以全力應付，尚恐怕有些失閃，但是這惡徒來的這麼快，真叫出人意外，這情形我們可不是自餒，應付這羣強梁，現在的力量實有些不夠，我看我們必須找幾個可以幫忙的人，助我們消滅這羣惡魔才好。」羅刹女葉青鸞微搖了搖頭道：「我們來到瀟湘，消聲匿跡，這些年武林中能提到道義之交的，雖有幾人，但全遠在川滇一帶，我們在這裏那有知己的朋友。」方說到這，那苗成已領着金鸞從前面進來。苗成在外招呼了聲，金鸞却已跑進來，柳玉蟾怕他看見他父親的情形，失聲呼喊，忙的

迎到門口，把金鶯拉着低聲說：「不要鬧，你爹爹受傷，在祖厝牀上躺着。」金鶯一聽，立刻吓得滿面驚慌，隨着就走進屋中，看見祖母坐在牀旁，爹爹面如白紙，仰面躺在牀上，肩頭上紫裏着，金鶯因為母親囑咐不要鬧，可是已經吓的哭了，羅刹女葉青鸞向他招招手，把金鶯招呼過去，抱在懷中，溫語的安慰他：「好孩子，不要哭，不要緊，你爹爹受傷三兩日就能好的。」金鶯哭着說道：「爹爹臉上怎麼那麼難看，他怎麼不說話呢？」

羅刹女葉青鸞被孫女這話，也勾起一陣難過，老淚漣漣，拭了拭淚痕，慘然說道：「呆一刻他就許會說話了。」柳玉蟾怕金鶯竟自惹起婆母傷心，遂把他領開，可是金鶯把柳玉蟾甩開，奔到牀前，把商和的手拉着，連招呼了兩聲道：「阿爹你醒醒！我叫你呢。」可也事有湊巧，天龍劍商和此時藥力已然行開，心中已然略微明白了些，耳中聽到愛女的呼聲，兩眼微睜，嘆息了聲，偏着頭看了看正是金鶯站在自己面前。羅刹女葉青鸞和柳玉蟾，見他已然醒轉，全趕到面前，老太太低頭招呼道：「商和，你現在心中明白些麼？」商和翻着眼皮看了看老母，柳玉蟾也問了聲：「你現在覺得傷處怎麼樣？」商和又看了看夫人，長嘆了一口氣，向母親羅刹女葉青鸞道：「我已經落在強徒手內，自知必死無疑，誰把我救回來的？」羅刹女葉青鸞道：「我們全中了賊子的鬼計，我一步來遲，你竟毀在他們手內，幸仗着五雲捧日攝魂釘，一擊之功，把賊子驚走，大約他已受傷，你算是沒死在他的刀下，也算十分僥倖了，不過你知道你是被什麼所傷？」

天龍劍商和眉頭一皺道：「動手傷我的人，在黑暗中我沒辨清他的面貌，只是見了他這種暗器，如見其人，毒藥剪，恐怕是那彭天壽賊子已到，兒終未能脫開他們毒手，大約我不

易再好了，兒實在是有不孝之罪，不能侍奉母親的天年，雖是受的暗算但也自恨無能。」

羅刹女葉青鸞慨然說道：「不錯，來人正是五虎斷門刀彭天壽，在內地裏使用這種毒藥剪的，找不出第二個人來，定然是他無疑了，可是現在你先不用那麼想，我們還沒有到了最後一步，現在你覺着這等邊身怎麼樣，只要麻木略減尚有挽救，有藥力托着，這種毒不至於歸到心裏，還能支持幾日。」天龍劍商和喘息了半響，向柳玉蟾說了聲：「給我拿些水來，」柳玉蟾忙用碗倒了半碗水，用羹匙慢慢給他喝下去，金鸞仍然站在牀邊，却用絹帕給爹爹擦着口角流下來的水，天龍劍把喉嚨潤了潤，覺得心裏好些，遂向母親說道：「這時倒覺得這半邊身子有些疼痛了。」羅刹女葉青鸞點點頭道：「好，這還有幾分希望，這種傷痕無論輕重，就怕不覺疼痛，只覺麻木，心中再時時的昏迷，那就不易挽救了。現在已經給你服下了九轉還魂砂，傷口也敷上七珍化毒散，不過這兩種藥，雖沒有解毒藥之力，可能抵這種毒藥的力量，不至教它散到全身，我打算趕奔長沙，找萬勝鏢主，計老英雄，他那裏有這種解毒秘藥，專治毒藥暗器，你的性命定能保全，商和你要放開了懷抱，不必着急，不必傷神，我老婆子要用全力和賊子周旋，我偏不教白髮人送了黑髮人，我們最後的存亡，尚不能決定，我們婆媳正商議誰奔長沙呢。」這時苗成遂金鸞過來，隨着招呼了聲，老太太和主母全沒答聲，自己木立了半晌，聽到屋內的情形不對，急的苗成咬牙切齒，他已聽出是主人商和已經受傷，這實無法再忍下去，遂招呼道：「主母，我在這裏等候了半晌，主人倒是怎麼樣？怎麼竟不教我苗成知道。」

葉青鸞忙答道：「苗成你進來吧！可是你不要大聲喊。」苗成隨着走進屋中，一眼望到

主人躺在床上，吓得他驚惶萬分失聲說道：「主人被誰所傷，怎麼我們一家人竟不是人家的敵手嗎？」羅刹女葉青鸞道：「你不要吵，你主人傷勢很重，苗成我們的對頭人已經到了。」

苗成道：「敢是那五虎斷門刀彭天壽麼？」柳玉蟾道：「不是他還有何人！你主人是被他毒藥剪所傷，現在已是我這一家人最後關頭，眼前也就是分生死的時候了。」苗成怒容滿面的說道：「既然是這樣，我唯有和老太太你當面要求，昨晚你教主母告訴我，不教我多管閑事，我不敢違背你的命令，現在主人的生死不保，無論如何，也得叫我苗成算個數兒，我和彭天壽這個賊子，也有一筆舊賬，也該清算了。」葉青鸞道：「苗成你先不要發你那暴躁脾氣，現在的事，你倒也不用想脫身倖免，到了緊要的時候，我們也只好同歸於盡呢。」苗成道：「那倒是小事，我沒放在心上，我只問主人能救不能救，傷在那裏？」柳玉蟾遂答道：「傷的地方雖非致命處，只是這毒藥剪十分利害，我們身邊沒有解毒的藥，我正和老太太商量着，到長沙萬勝鏢主去求那解毒的妙藥。」苗成說道：「現在強敵已在近前，主人已經受傷不能行動，假若你們娘兒再走一人，應付強敵，更覺力弱，我願意替你們去一趟，只怕他不認識我苗成，不肯給我。」

這時天龍劍商和，伸手把金鸞往旁推了推，向苗成點了點手，苗成趕緊伏身到床前，低着一張醜臉滿面悽惶的問道：「主人你現在怎麼樣？」天龍劍商和道：「苗成暫時我還要緊，不過再活下去的希望太以渺茫了，我往長沙府找計老鏢頭，這件事你去着倒十分相宜，教老太太寫一封信，你帶着，我們以江湖道義求他幫忙，諒還不至於不肯把藥給你，彭天

壽等既然已經發動了力量，來圖謀我們，下手已毒，這是空前危急時候，他們娘兒倆個，那能離開這裏，好在我們情同骨肉，沒有別的說的，你就趕緊起身，我盼你早早回來。」

苗成道：「主人你只管放心，我晝夜兼程而進，決不會誤事的，只要你能延遲三日三夜，我定可趕回，商和道：「只怕你沒有那麼快的腳程。」苗成道：「不用你管，我自有辦法。」苗成說到這，方要向老太太葉青鸞發話，葉青鸞向他一擺手道：「你不要鬧，我想起一件事。」說到這，遂向柳玉蟾道：「事情已到這種地步，我們不能再往好處想了，我們盡全力和賊子周旋，只是來人，全過分扎手，結局如何，我現在全不敢決定了，不過這次事，我葉青鸞已拚着和彭天壽賊子弄個同歸於盡，我們誰也別再活下去，我想把金鸞送走教他離開綠雲村，小小的年紀，又是一個女孩子，何必連他也斷送賊黨的手內，他雖是一個女孩子，總也算我商氏門中的後代，這件事我打算就交給苗成去辦，把金鸞送到洞庭湖，石城山，樂天村村主，金沙手黃承義那兒，教他替我們保全天龍劍商和這一點骨血，我和他雖是已經多年沒有來往，不過我知道他定能保全金鸞的將來，我們倘能夠把這般惡魔消滅了，一家團聚，不也是很容易嗎？你可願意這麼辦？」柳玉蟾淚流滿面的點點頭道：「娘是處處爲自己骨肉打算，我有什麼不願意，我也正愁着金鸞在身邊是一件麻煩事，本來這孩子在我家中，是我商氏門中惟一的後代，我們毀在敵人手內，既然是寄身江湖道中人講不起，遇到這種情形，只有認命，那算天絕我等，天意該當，命該如此，這孩子兒媳也願意保全他，把他留在身旁實在沒法保護他了，不過這石城山，樂天村主與娘是怎樣的關係？雖則這麼個小孩子，但是託付到誰手裏，那就是把一生將來交付與人家，必須交情十分靠得着，人家才肯接受我們所託。」

羅刹女葉青鸞答道：「這件事你倒不必擔心，我沒有十分把握的事，決不肯去做，樂天村村主金沙手黃承義，他和我娘家是三代祖交，我與村主黃承義從幼小時就在一處練過功夫，直到我十七歲以後，他們遊俠大河以北，天南地北，是隔絕多年，直到我們事敗之前，我才得到他的信息，他已經隱居在洞庭湖，在石城山樂天村享受人間的清福，比我們好的多呢？那稱得起是武林世家，人家祖孫父子三代人，行道江湖，可以說享了一生的盛名，臨到老來，能夠得到了這麼個結果。聽說村主黃承義此時兒孫繞膝，他那樂天村非常的富饒，我想把金鸞這孩子送到那裏，豈不是最妥善之地麼？」

柳玉蟾道：「只是娘和村主，又是十年的光景，沒見面了，何況苗成他又不認識，把金鸞這麼冒然送去了，他能夠相信麼？」羅刹女葉青鸞道：「那倒不必擔心，我自有辦法，我有一點信物，教他帶了去，自能如同見我本人一樣。」柳玉蟾回過頭來，看了看床上躺的商和，閉着眼，兩眼角上掛了兩行清淚，愛女金鸞爬在床邊上哭了起來，柳玉蟾忙的把金鸞摟在懷內，招呼道：「好孩子你不要哭，這還是為你打算，我打點打點，教苗成送你去，你阿爹的情形，你不害怕嗎？我和你祖母現在需要盡全力對付敵人，那能再保護你，我們把賊子們除掉了，自然就趕到石城山藥天村，接你回來，我們把你放在那裏，那會放心得下，好孩子不要教你祖母着急，不是事情擠到這，娘和祖母那捨得把你打發離開身邊。」

金鸞此時躺在柳玉蟾懷中，越發泣不成聲，不過這孩子非常明白，她雖然不願意離開母親和祖母，但是他聽到娘和祖母所說的情形，這強徒實不易對付，全家全陷在危險的地步，自己雖則是一個小孩子，這種殺人不自覺的賊黨，落在他們手中，那還保的活命，所以此時

只有難過痛哭，不肯纏磨娘和祖母，說出不走兩字。

那苗成在一旁，已經急得髮根子全立起來，好像一頭飢餓的猛獸，恨不得常時抓過這班匪謀自己的敵人，把他們全吞下去，他又是急，又是難過，也不會說勸慰的話，只有吁吁的喘着，從口角發出，咬牙切齒之聲，就在這時，葉青鸞方才吩咐柳玉蟾不要耽擱，趕緊給金鶯打點隨身的衣物，自己要寫兩封信教苗成帶着，忽然院中有人招呼道：「客人來了，竟給一盃閉門羹，怎麼你這貴宅的人，一個找不着，難道全遷居遠走了麼？」這人一邊說着話，脚步的聲音，直奔屋門走來，屋中的人聽得話聲，不禁一驚，葉青鸞頭一個闖出屋去，向外客聲道：「那位貴客賜教？」一邊說着話，把門已推開，帶着驚詫的聲音說道：「原來是雍二俠，你這時從那裏來，我們失迎得很了。」

（上集終）

